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编者的话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编者的话

◎编辑小组

佛法自东汉明帝传入中国，迄今两千多年。两千多年来，几经兴衰，佛教仍在中国源远流长，法赖僧传，高僧大德功不可没。

首先梵僧不辞劳苦，为法忘躯，翻山越岭将佛法带到中国来。播种之后，佛法在中国扎根萌芽、开花结果，则仰赖于华僧的传承。中国历代高僧辈出，维繫著佛教的血脉，如道安法师对佛教诸多贡献，其弟子亦承先启后，令佛教在中国广泛流传。

何谓高僧？一如《高僧传》作者南梁·慧皎法师所言：“前代所撰，多曰名僧，然名者，本实之宾也，若实行潜光，则高而不名；寡德适时，则名而不高。名而不高，本非所纪；高而不名，则备今录。”简而言之，《高僧传》所收录的都是真实修行的高僧大德，从这些事蹟中可以窥得其行迹与道风，令后人见贤思齐。

宣公上人于一九七○年至一九七一年间，在美国三藩市佛教讲堂，打了十四个禅七，谓之“百日禅”。期间上人每日开示参禅要义，然而诚如上人所言：

> 我想在打禅七的时候，参禅的道理，讲得太深，人听了不懂；讲得太浅，人听了没有意思。所以我选出来几位过去的高僧，讲给大家

听一听。

故上人观察当时机缘，讲述古今高僧数十位，上人这麼期许弟子——

你们若能把每一位高僧的样子、声音、肖貌，他修行的定力、慧力和戒力，都能画出一个模型来，作自己的榜样。这样子，在这个国家就会出很多高僧、很多圣僧、很多精进僧，很多不可思议的神通僧。若是不这样，恐怕就凡夫僧都没有了。

上人鼓励弟子学习高僧大德的行谊，老实修行，以为榜样；今特将上人讲解的“高僧传”彙集成书，传诸于世，以不辜负上人的苦心。不同于慧皎法师以译经、义解、神异、习禅、明律等十种分类来编纂，本书依年代排序，法门传承为主干，冀能帮助读者瞭解高僧的传承与年代，以启发道心，坚固修行。

从“百日禅”开始，一直到次年四月，上人除了参禅开示，讲解高僧传之外，还带著弟子修缮道场，随机开示各种法门。今年逢宣公上人百岁诞辰，特将当时的开示，彙集为“百日禅系列”——《百日禅》、《高僧传》、《建立菩提道场》、《金山慈诲》等四册。本书压轴出版，期人人见贤思齐，效法先贤，臻至修行。

编辑小组 谨识

公元二○一八年七月

用词说明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用词说明

◎ 编辑小组

本会出版品流通全球，华语文因国情与地域不同，用词遣字亦有出入。以“做”与“作”二字为例，现代各版中文字典之定义不尽相同。经查历代字典，汉代已有“作”字出现；“做”字则最早见于明代，其意为“作之俗字”。明代以降的佛教相关著作，亦罕见“做”字。本会为遵古且尽量避免争议，均以佛经用字为主。

上人原籍东北，行化香港、美国，但口音与词彙仍以东北用语为主，佐以香港粤语或英语。本书保留了上人原音，并加注说明，以助读者有亲炙上人教化之感。

安世高法师（安清）/ 汉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安世高法师（安清）

汉·雒阳·安息国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7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以安世高法师的道德学问，还要去偿还宿生所杀的命债，所以因果是不可随便造的。

“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来世果，今生作者是。”这两句话是说：我们人哪，在这个六道轮迴里边，逃不出去“因果”两个字。要知道你前生种了什么因，就是你今生所接受的，这都是你前生所造的。譬如：我今生富贵，前生就尽作布施来著；我今生贫贱，前生就不肯作布施。那么，这是前生的问题和今生的问题。我们要想来生什么样子，那就要问问你，今生怎么样作？你今生要是尽作功德、行布施，来生一定是富贵的；你今生要是不作布施，来生一定是贫贱的。这个世界的人，不要说得到宿命通和天眼通，你就知道他是个怎么来历。

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富贵的、有贫穷的。说是在共产党的国家，也没有富也没有贫。这也不是的，你看那个作官的，虽然说他怎么样讲道理，或者最讲仁慈、公平，但还是作主席的就比老百姓尊贵得多。所以无论在哪一种的国家里边，也不能一定完全平等的，不能完全平等就有富贵和贫贱的问题。

今天我想起来，以前有一位大德，他是在汉朝的时候才到中国。他原来是安息国的人，在接近印度那个地方。这个大德叫什么名字呢？叫“安清”，又有一个名字叫“安世高”。这一位大德，他生来非常聪明，学什么都比其他人学得快。他的父亲是安息国的国王，母亲是安息国国王的太太。

他生出后，就学所有的医卜星相。医就是给人看病，卜就是算卦，星就是天文学，相就是给人相面。什么他都学得会，不但学人类所有的学问，而且他学兽类、飞禽的语言。兽类互相讲话，他听得懂；飞禽互相谈话，他也听得懂。

有一天，他和很多人在一起玩的时候，就看见一群燕，这燕自己就对自己讲，说：“今天哪，有人给我们送吃的东西来。”那么安世高就对大家讲，说是燕说等一等有人给送东西吃。大家当时也不相信，等一等果然就有人送了很多粮食，来喂这些燕。大家就认为他是很奇怪的，他会懂得小鸟谈话。就像孔子有个徒弟叫公冶长，懂得小鸟说话，又懂得兽类讲话。那么安世高法师有这种学问。

他把所有的学问，都学得很充足了。以后他父亲死了，他就作了国王。作了国王，文武百官一天到晚总有很多的问题来问他，不是这个问题，就是那个问题。他觉得，“唉，太麻烦了，作国王太没有意思！”他就不作国王，把王位让给他的叔父了。他也没有结婚，所以在家就精持戒律。他一不作国王，就出家作了比丘。

先先安世高法师自己这么说过，过去生已经出家，和他一起修行的，有一位比丘非常聪明，也是学佛法学得很快的，一学就明白了。可是这个人就有脾气，脾气很大；他欢喜布施、欢喜作功德。可是作完了功德，就要发一顿脾气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要发脾气，这个瞋恨心很重。以后他出家修道

，有人供养他，布施给他。譬如：这个人就这么供养他了，没有称呼他“大德某某”，他也发脾气了，“嘿，不要你这供养，我不受供养！”就发脾气，脾气最大。

那时的安世高法师就对他讲了，说：“老同参!你的聪明智慧和我是一样的，可是你这个瞋恨心就比我厉害得多了，你将来恐怕要堕落的。可是虽然你堕落，我如果没有证果得道，那我就没有法子了；如果我得道了，我就还要来度你。”说完了这话，就说：“我要去中国的广州，去还我宿生的命债去。”“宿生”，就是前世；“命债”，就是因为杀了人，现在我要还杀生的报。

于是乎他就走到广州。当时是汉朝，汉桓帝的时代。因为时局很乱，土匪就很多。他走到广州，遇著一个年轻人，这个年轻人一见著他，就把身上的佩刀拔出来，说：“啊，这一回我一定要杀你，我可遇著你了！”他就欢欢喜喜地说：“好，那你杀我啦！为什么你对我这么大的火气，你知道吗？”这个少年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见著你就不顺眼，看见你我就要杀你，就觉得你是最不好的。”安世高法师就说：“为什么你要杀我，你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。因为前生我杀过你，所以今生你一见著我，就要杀我。我现在来，也就是叫你杀我的。”说完了这话，他就把头一伸，说：“请你杀我了！”面上一点惧色也没有，就好像四祖那么把头伸出叫使臣斩。但是这位少年可不是那个使臣，这位少年说：“好！”拿一把刀就把他头给割下来，他就死了。一班人一看，这个人怎么不怕死？还说：“他前生杀过你，今生你还应该杀他。”很奇怪了？这些人也都就散开走了。

安世高法师他这个灵魂，又回到安息国去了，又托生给安息国的国王作儿子，就是今生的安世高法师。长到十六、七岁，年纪长成了，他又出家了。他又到中国来，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我要度我这位外国的同参。”他又想去找前生杀他这个人。这一回，他不是去杀这个人，他去是想度他，就到广州。杀他这个人现在已经不是少年，是中年人了。安世高法师到他那儿，说：“记得某年某月有一个和尚，你一刀把他杀死了，还记得吗？”这个人说：“是有这么一回事！怎么样？你是不是想给他报仇来啊？”他说：“不是，那

个人就是我，我就是你杀的那个人。”“这怎么回事啊？”他说：“你把我杀了，我又到安息国，现在又长这么大了，所以现在来告诉你这种因果：你杀我，我杀你，这是没有完的时候。所以现在你也不要害怕，我不会杀你的。”

这个人一想，事情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他是个外国人，如果不是这么回事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“既然这样子，你现在来干什么呢？”“我就告诉你这种因缘。现在我要度我前生一位一同修道的朋友。”这个人说：“你的朋友在什么地方？”他说：“他在江西那个地方。”于是乎，这个人就说：“我也跟你去看一看。”就跟他去，一起就有三十多人都跟著安世高法师到庐山去了。

在近庐山这个地方有一个[共＋阝]亭湖，湖堰上就有座庙，这座庙的神非常地有灵感。你在湖里头行船，若到那儿烧一支香，叩几个头，你这艘船就没有风浪，很平稳地在湖里行过去了。如果你不烧香呢？那个地方就有很大风浪，会把你这艘船给翻了，有这种的情形。

有一次，有一个作生意的人，想要庙里头这个神的竹子bamboo。那么就求这个神，这个神也没有许可给他，也没有说yes or no（好或不好），他自己就把庙上的竹子偷去了。偷去了，你说怎么样啊？拿到船上，这艘船就翻过来了，这个人就死了；但是竹子呢，又都回到庙上来，所偷去的竹子又回来了。这样子一来，一般人更相信这个神了，说：“喔，这个神真是有灵感！”所以以后更多人相信这个神。在一千里地以内，也都知道这个神是有灵感的。

安世高法师带的三十多个人，走到[共＋阝]亭湖这儿，也上去烧香拜神，但安世高法师没有去。其馀的人都信神的，都到那儿拜这个神。这个神就说话了，他说：“你们船上有一个沙门，你们请这位沙门上来见我。”大家一听：“哦，这个神真是有神通啊，我们船上有个沙门他都知道！”于是乎，就去叫安世高法师也上来，说：“神现在请你去呢！”安世高法师说：“我就是来度这个神的。”

上到岸上了，安世高法师就说：“老同参！你现在还这么大的脾气啊！有人不恭敬你，你就叫他这艘船翻了，死很多人啊！”安世高法师就给他说法。这个神就说：“唉，我现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办？我知道我今生堕落到作神，管很远的地方，这一千里地以内的地方我都管。但是我若死了，一定堕落地狱的，因为我造的罪孽很多。”

安世高法师说：“你不要忧愁，我这一次来，也就是来度你的。你以前和我是老朋友，既然知道你作错了，现在你可以出来和我见一见面，你把你的本相现出来。”这个神说：“不可以的，我若出来，一现我的本相，把人都吓死了！人人都会恐惧的。”安世高法师说：“不会的，他们现在不会怕你的。你现出来，我看一看囉！”

那儿有一个床，这个神就在床后边伸出来一个头，这一个头很粗很粗的。是个什么头呢？是个大蟒蛇的头，就是摩睺罗伽那一种的头。安世高法师就给他说法，给他诵经、持咒，来超度他。这个蟒蛇就哭起来了，哭得眼睛流的泪好像下雨那么样子——泪如雨下，哭得很厉害。后来这个蟒蛇说：“我寿命就快尽了。我死了，如果我这个身体在这地方露出来，这身体太丑陋了，人看了都不好。我要到山西，那儿有一个泽，我到那地方去死。”

于是乎安世高法师又回到船上，坐船就走了。船走的时候，在庐山山上，这条蟒蛇又现出来，又向他来叩头。这一班人，就向这条蟒蛇来摆手，大约意思也是say good-bye（说再见）这么挥手。这蟒蛇也就没有了。在晚间就来一个年轻人，到这儿给安世高法师跪下，跪下就叩头。安世高法师又给他说法，超度他，然后这个年轻人在船上就没有了。一班人认为是很奇怪的，安世高法师就对他这一些个信徒说：“你们知道这个青年人是谁？就是[共＋阝]亭湖庙里头那个神。现在他来谢谢我。”以后安世高法师就走了，这个地方庙神也不灵了，再求什么也没有感应了。

那么在山西这个地方，有一个泽。那个地方就现出一条死蟒，这大蟒蛇有几里路那么长，那么大的蟒蛇在那儿死了。所以山西那个地方有一条村，现在就叫“蛇屯”。这是安世高法师度[共＋阝]亭湖庙神；这一件事情，当

时不知有多少人都知道了，所以很多人都信佛。

安世高法师又对前生杀死他这个人说：“我现在还要到一个地方，还是还报去，还命债去。”在没去之前，他就在这个地方，买了一个箱子。这个箱子他把它封好了，告诉这个人说：“四年以后，才可以打开看。”那么他就到江南会稽那个地方去了。

会稽那个地方，在这个时候，也正是在街市上，就有两个人在那儿打架。他走到旁边，这个人本来是打那个人，啊，这一棍子打到他头上，把头打坏了，就死了！他以前就告诉过前生杀他这个人，说会有这样的情形，之后交待这个人把他尸首收殓。

这个人回去又到他原来那个地方，把他那箱子打开。一看，那箱子里边有几句话，说是：“尊吾道者，居士陈惠；传禅经者，比丘僧会。”那么当时的人呢，也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以后又过了很久的时候，这儿有一位居士叫陈惠，就很恭敬安世高法师的；有一位和尚叫僧会，就弘扬他所翻译的经典。

安世高法师在中国有二十多年，二十多年的期间翻译出来三十几部经，他所翻译的经典都非常正确。本来他是外国人，到达中国后很快把中国话学会了，中国的文字也都学会了，所以很多的经典都是他翻译成中文。

以安世高法师的道德学问，还要去偿还他宿生所杀的命债。所以在佛教里头，这个因果是不可随便造的，也不可以随便发脾气的。你看[共＋阝]亭湖庙这个神前生也是个比丘，就因为欢喜发脾气，所以堕落蟒蛇的身，作那一方的神。至于神哪，一般人认为他是很有灵感的，其实你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怪物在那个地方，才有这种灵感。那么这个神，幸亏还有老同参安世高法师来超度他，又把他度了；如果没有这样子老朋友的话，是很危险的一件事。

安世高法师有一种特别的好处，这种好处是什么呢？就是对于父亲母亲非常孝顺。在他国家里头一般人都知道：他是一位大孝的人，对父母最好了。所以以后他到了中国，从安息国到中国来的人，都知道这一位大德高僧是有道德的。他的父亲是一个国王，一般作买卖的人还都想得到他这种势力的帮

助，所以不称他安世高的名字，叫他“安侯”。这侯就是公、伯、王侯、诸侯那个侯。这是当时一位大德的高僧。

我想在打禅七的时候，讲参禅的道理，讲得太深，人听了不懂；讲得太浅，人听了没有意思。所以我选出来几个过去的高僧，讲给大家听一听。现在讲的是安世高法师，前几天又讲沩仰的祖师——灵祐禅师。或者过几天，我看哪一个和你们大家有缘，来给你们介绍一下。想认识这些个高僧呢，你们就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！这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机会你们能听见过去这些高僧，这种因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，所以想认识这些个高僧呢，就不要失去这个机会!

康僧会法师 / 三国吴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康僧会法师

三国吴·建业建初寺·康居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9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孙权因为亲身见著康僧会法师所求得的舍利，所以佛法就大兴，造一座寺院叫“建初寺”；这个地方就叫“佛陀里”。

今天再给各位介绍一位过去的高僧。这一位高僧是在三国的时代，三国是蜀、魏、吴。蜀就是西蜀，现在是四川；魏是北魏；吴是东吴，大约是在南京这一带。在东吴，这时候有一位大德高僧，叫康僧会，他是印度人。因为他父亲是个作生意的人；作买卖，就由印度到越南和中国各处这么走，以后就搬到越南去住了。越南以前叫“交趾国”，现在叫越南。

他一生出来就与人不同，非常地聪明，很聪明很聪明的。这小孩子很聪明就读书，把世间所有的书都读了。等他十一、二岁的时候，父亲母亲都死

了，他的性情很孝顺，也就守孝。守孝完了，把孝道尽了之后，就出家了。出家，他发愿要弘扬佛法，发很大的愿力，很高的行为——严持戒律。佛教的经典，他读了很多，每一天可以读三万偈颂。

这个时候，在三国东吴那位皇帝叫孙权，在东吴这地方建国，所有江南的土地都是归他管理。在以前有一位法师叫支谶（注1），他翻译了很多经典。以后他教纪明（支亮），就是跟著他学佛法的一个同参。纪明以后又传授给一个人，叫支谦（注2）。

这位支谦非常聪明，他精通三藏的道理，通达六国的语言。他想要弘扬佛法，当时东吴这个地方，还很太平的，他就走到东吴来避难。因为汉献帝的时候，已经各处都是战争，很荒乱。那么他走到东吴去避难，东吴孙权听说他有才敏，非常聪明有智慧，是一个人才，就请他去谈论。谈论后就封他作博士，他就帮著来治理国家。

这个人是什么样子呢？长得很高的，但是像一根竹竿似的，很细的，不肥。眼睛白的很多，但是眼珠子是黄的。当时人就有这么几句话给他造出来，说是：“支郎眼中黄，形躯虽细是智囊。”“支郎”，就是因为他叫支谦，所以就叫他支郎；“眼中黄”，说他眼珠子是黄的。“形躯虽细”，他身形很细的，但是“是智囊”，是有智慧的一个囊。这个囊，就好像揹著装东西的袋子，box（箱子），都叫囊。他在东吴翻译了很多经典，因为他通晓六国的语言，所以把佛教的经典翻译出来很多。但是这个人在三国吴国的历史上没有记载。为什么没有记载呢？因为他是个外国人，所以在东吴历史上没有写他。

在这个时候，康僧会法师知道在中国没有寺院，他想到这儿来造寺院。于是乎就穿著出家人的衣服，戴著出家人的帽子，穿出家人的鞋袜，就这么到吴国去，自己造一个小茅篷，供了佛像，在那地方来修行。你说这一修行怎么样啊？就有麻烦了！因为中国人没有见著这一种的衣冠，这种样子的人。当时虽然有佛法，正式的沙门是很少见的。就很奇怪的，大约这个也传，那个也说：“你看那个人，穿著那么样的衣服！他天天在那儿趴下又起来，起

来又趴下，不知道在那个茅草房子里头干什么？”就认为很奇怪的。

于是乎政府就知道了，好像警察局，或者是FBI（联邦调查局）就知道了。就向孙权去报告，说是：“现在有一个奇怪的胡人来了（中国人称外国人都叫“胡人”）。他在这个地方，不知道干什么？他奇装异服地，这一定要检查检查他，一定要叫他来问问话，来调查调查他。”孙权说：“好，叫他来！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汉明帝作梦梦到金人，说是在西方有佛教，这大约是信佛、学佛的僧人吧！”

叫他来，孙权就问他：“你是个干什么的？”

“我是个学佛的。”

“什么叫佛啊？”

他说：“佛就是当时淨饭王的太子，他出家在雪山六年，以后在菩提树下，夜睹明星而悟道成佛了。等他圆寂入涅槃之后，又得到很多的舍利，那位阿育王造了八万四千个塔，供养舍利。佛是最有威灵的，是最妙不过了。”

孙权说：“你这个说法，完全是说得夸张其辞，故意说得太玄妙了，根本没有这个道理！如果你能得到舍利给我看看，我也给你造个塔。”孙权这么样讲。

康僧会法师当时也有很多徒弟跟著他，有几十人那么多。他就向孙权说：“好，我们在一个礼拜求舍利，给陛下你看一看!”于是乎，他带著这些徒弟，就在淨室里边，先沐浴斋戒，把身上都洗乾淨了。然后在佛前放上一个桌子，桌子上边放一个铜瓶，说我们一定要求舍利，要得到舍利才可以。康僧会法师说：“佛教兴亡，在此一举。我们要是这回得到舍利，佛教就该兴了；我们得不到舍利，佛教就该亡了。我相信佛法应该到中国来，我们一定会得到舍利的。这一个礼拜，我们大家诚心一点来拜。”于是乎这一个礼拜，大家就拜。

拜了一个礼拜，没有得到舍利。

孙权就来问他：“现在怎么样啊？你得到舍利了没有？”

康僧会法师说：“没有。但是我请你再多给一个礼拜的时间，我们一定可以得到。”

孙权说：“好，再给你一个礼拜！”

这一回，康僧会法师带著徒弟更诚心来求舍利。一个礼拜已经过去了，第二个礼拜也完了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孙权问他说：“你这第二个礼拜得到舍利了吗？”

康僧会法师说：“没有。”

孙权已经很不高兴了，就说：“你对著我来打妄语啊！我国家有国家的法律，你知道吗？”就要杀他。

他说：“请你再给我一个礼拜的期间。”

孙权也是一个很聪明量大的人，于是乎说：“好，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期间！”

这一回康僧会法师对他徒弟就说了：“在这个礼拜如果得不到舍利，不要等到皇帝来杀我们，我们自己把自己杀了好了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活著了。因为佛法是应该有感应的，现在这个时候感应也应该到了。我们还没有得到感应，还有什么面目来弘扬佛法呢？”于是乎，他的徒弟就大家发愿：如果这个礼拜不得到舍利，就大家都一起自杀。这样子呢，这一个礼拜已经到第六天了，晚间也没有什么动静，还是什么消息也没有，连个梦也没有作。

等到第七天一早五更，大约就五点钟的时候了，就听到瓶子里头“砰”一声！因他们白天、晚间都在那儿拜的，这一声响的时候，康僧会法师就拿起铜瓶子一看，里边果然有一颗五色光明灿烂的舍利。啊，放五色光的这么一颗舍利！在第六天晚间大家已经都吓得不得了，都怕死了；到第七天再没有一定都要自杀了。那么第七天一早些就有了。

有了就好啦，就拿去给孙权看。文武百官这时候都非常地紧张，都要看这个舍利。孙权拿起瓶子，说：“我来看。”拿起铜瓶子就往下一倒，倒在一个铜盘子里头。殊不知这一倒，就把铜盘给碰坏了。孙权肃然起敬，喔，

就这样子！说：“这真是祥瑞得不得了，这真是宝贝！”于是乎就发心给造一座塔，又造个寺院。这个寺院，就叫“建初寺”。因为它是头一座寺院，所以叫“建初寺”，这是beginning，一个开始的意思。就请康僧会法师在这个地方住下了。

在刚看见舍利的时候，康僧会法师又祈祷，说：“佛已经显威灵了，现在法云已经到中国，应该再显大威灵。”于是乎就对孙权说：“舍利劫火洞烧，也烧不坏它。你要不相信，现在拿一个打铁的砧子（就是打铁时垫底下那个东西叫砧子），你用铁锤鎚到那个砧子上，你怎么打也打不坏这个舍利。”孙权说：“试试看！”就把舍利放到铁砧子上，用一个最有力的力士，一下就打下去了。一看，这个砧子也出个坑，锤子也出个坑，唯独这颗舍利没有坏。所以孙权说：“这真是宝贝，这比鑽石diamond都硬啊！”所以大家就相信这个舍利是不可思议。

孙权以后就大兴佛教，在东吴这个地方，各处都发扬佛教。这个佛法有兴有衰，有人相信，就有人不相信。孙权因为亲身见著康僧会法师所求得的舍利，所以佛法就大兴，造一座寺院叫“建初寺”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就叫“佛陀里”。吴国在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相信佛法；所以到现在苏州、杭州、南京一带，有很多人相信佛法，也就是这样子。

可是孙权虽然相信，孙权的孙子（孙皓）就不相信了。他爷爷一生造塔，他一作了皇帝的时候，就认为他爷爷是一个最愚蠢的人，是一个脑筋不清楚的人。他认为自己是非常聪明的人，所以就把所有的庙宇都要烧了它；所有没有意义的事情都要革除了它。于是乎就问文武百官，说：“谁兴的佛法？谁提倡佛教？究竟它有什么用呢？你们大家来研究研究。如果它真正有用的话，我们可以保留它存在；它若没有什么意义的话，对人世间、社会上没有好处，我们就要把它取缔了，把庙烧了它。”

这么样讲，文武百官说：“佛的威德神通这种力量是不可思议的，不可以随便把庙烧了。”于是乎他派张昱，是个舌辩之士，就专会讲话，你有什么理论，他一讲就把你批倒了；去见康僧会法师，用种种的理论来攻击佛教。

张昱和康僧会法师辩论了一天，始终也说不过康僧会法师，始终他的理论也不成立。那么他没有法子了，到晚间就走了。

走了，在山门口一看，那儿有土地庙之类的不太正当的小祠堂。他说：“佛法既然是这么样子正当，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小祠堂在这个地方？这是不对的，应该把它革除。”在庙旁边有这么一种的小祠堂，人在那上供猪啊、鸡啊，什么都拿去供养给这个神，就好像那个[共＋阝]亭庙神似的。他要看康僧会法师怎么说？康僧会法师说：“雷霆破山，聋者不闻。”就是打雷把山打坏了，把山石头都劈碎了；可是聋者不闻，聋的人听不见。意思是佛虽然灵，这种无知识的，佛不管他的。

那么张昱听了也觉得有道理，说不过这个沙门，没有什么理论可以把他说倒了。于是就回去对孙皓说：“僧会沙门聪明智慧，非臣之智所可测。”说不是我的智慧所可知道他的。“请陛下天聪察之”，臣叫皇帝叫“天”，请您以天的聪明来观察观察康僧会法师。

孙权这个孙子孙皓，就驾了一辆很漂亮的四匹马车，去把康僧会法师请来了。请来了，就坐下，问康僧会法师，说：“佛教有什么灵验？善恶因果报应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你给我讲一讲。这鬼神怎么样讲？”

康僧会法师说：“《易经》说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。这是儒教所讲的善恶。这恶若小，在隐形看不见的地方，鬼得而诛之；这恶若是有形的，人得而诛之。”说他要作恶，人可以看得见，人可以杀他。人看不见呢，这鬼可以杀了他，说这是善恶。又说：“作善降祥，就有祥瑞；那么作恶呢，一定也就有灾殃，这是善恶因果报应。”

孙皓说：“这是孔子和周公已经这么样讲过了，何必又等著佛来讲呢？”康僧会法师说：“这个儒教虽然说，但是它所说的是很显明的禁忌。佛教所说的善恶因果报应，是以很幽微深远的道理说的。以这种的教化来教化人，令人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。这岂不是很好的一件事？”

当时孙皓也因为很聪明的，他本来想用个方法来把康僧会法师给说倒折服，取消佛教不要了。但是他没有折服康僧会法师，于是乎也就不管了，没

有取消佛教。但是他也不相信佛教，他认为自己聪明。像孙皓这样的人，世界上不知有多少？那个不相信佛教的都有这种情形。

以后他叫守卫的卫兵，到他的后花园作工，清理后花园garden这个地方。清理花园的时候，就得到一个金人，大约有五、六尺高这么大的一个人，当然就是佛像囉！但是当时他不认为是佛像，就说是人像。孙皓就把金人放在什么地方呢？放在厕所里头，就用屎啊、尿啊来浇金人的头，叫文武百官都聚在一起，用屎尿一浇金人的头的时候，他和文武百官都哈哈大笑。说：“你看，这有什么灵感呢？”这样子作乐，以为是快乐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你说怎么样？这个孙皓的麻烦就来了，浑身都肿了，尤其是小便的男根痛得不得了，就叫啊叫啊，躺到地下打滚地叫！

那么就请史官来给占算。史官会算卦，算算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给一占算，说“有犯大神”了，因为他不知道是佛，就说是大神。这么样子，孙皓自己不能动弹，就叫人去烧香拜神去。因为得罪大神了，他那时候还是不信佛，就个个小庙去拜这个神。拜也拜不好，一点痛苦也不减少。

以后他有一个婇女，就是宫里头的宫女，这宫女是个信佛的，就到他的面前，给孙皓打个问讯，问他说：
“陛下！您有没有到佛寺里去求忏悔啊？”孙皓就在枕头上，把头抬起来问她：“佛大过神吗？”“当然！”这位婇女说：“佛就是大神！”

孙皓一听，“喔，佛是最大的神哪！”他那个史官占算说有犯大神，得罪大神了，他以为就普通这个神。现在这位婇女一说，佛就是大神，所以他就省悟了，“喔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！”

于是乎就叫人把金人从厕所里抬出来，用香水叫这位婇女来洗。洗了不知多少遍，又给上香来求忏悔。孙皓就在枕头上，对著金像叩头，诉说他的罪状，就说他怎么样不对了，自己这么认错求忏悔。求忏悔没有多久，就不痛了。

他知道是怎么回事啦，所以自己以后就到佛像前忏悔，又到建初寺去把康僧会法师请来给他说法，问罪福因果的事情。这位康僧会法师也是辩才无

碍，给他说法说得正对机，于是乎孙皓就改过信佛了，皈依康僧会法师，又受五戒。以后他想看看出家人的比丘戒，因为比丘戒不能给在家人看，所以康僧会法师就给他写了二百五十条愿。这个愿都是当愿众生怎么样怎么样，都是利益众生。他一看更发心了，以后就叫他所有的宗室，和他一家人都皈依三宝，信奉佛法来修行。

等到以后，孙皓在四月初四这一天投降晋朝。康僧会法师在九月间得病就往生了。往生之后，有一些官就在这个地方也给造个塔。后来，有一个叫苏峻的人作乱，他叛乱把庙给烧了。以后又有一个人把康僧会法师的舍利塔和建初寺，又都给重造好了。造好当时有一个平西将军，他最不相信佛法，对三宝他很骄傲的，“这简直没有这么一回事，这是人迷信！”这么样子，他就作个梦，梦到塔里边去了，对人讲说：“这个塔，人人都说它放光，我不相信的！如果我自己看见它放光的话，那么我就相信了。”他说完这话，就在梦里看见这塔放出五色的光来，照遍了天地。他醒来之后，就相信佛了，也不敢再谤谤三宝了。这是康僧会法师大略的因缘。

(注1)：支娄迦谶，亦直云支谶，本月支人。操行纯深性度开敏，禀持法戒以精懃著称，讽诵群经志存宣法。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。传译梵文，出般若道行般舟首楞严等三经。--《高僧传》卷第一·译经上

(注2)：三支指汉末、三国时来华弘法的月氏高僧支谶、支亮和支谦优婆塞三人。支谦受业于支亮，亮受业于支谶，世称“天下博知，不出三支”。博览经籍，莫不精究。黄初五年，月氏国优婆塞支谦来雒阳。谦受业于支亮，亮受业于支谶。世称天下博知无出三支。谦细长黑瘦眼白睛黄，时人语曰：“支郎眼中黄，形躯虽细是智囊。”后避地归吴，拜为博士。--《佛祖统纪》卷第三十五

维祇难法师 / 三国吴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维祇难法师

三国吴·武昌·天竺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9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，一天可以读诵两万言或者三万言，很聪明的。他虽然中文不好，但是他敢翻译，这是很值得人来纪念他这种勇气的。

今天我再给各位介绍一位善知识，这位善知识叫什么名字呢？他叫维祇难，是个印度人。他的祖父是外道，修外道法的，他父亲也是修外道法的。修什么外道呢？修“事火”外道，专门就恭敬火，认为火是最高无上的，所以家里边总点著火把，他对火就好像恭敬佛那么样的恭敬。

有一天，来了一位沙门，这位沙门是修行小乘法的，精通咒术，会念很多咒，他的咒念得非常地灵。这一天走路天黑了，就到维祇难的家里，想在他这儿住，就和他的父亲讲要借住一宿。可是他们家里是修外道法的，就看这位沙门很不顺眼——这是个干什么的？看不惯呢，就说：“你在我们这里住可以，但是我们房子里边不能给你住，你要在门外边住。”因为他很多的猜忌，就因为自己修外道的，怕人家来破坏他这个道。

他叫沙门在门外边住下，这位沙门就用起神通来了，念上咒来，念什么咒呢？就念灭火咒。沙门一念咒，把他家里所供奉的火就给念灭了，念得没有火了。唷，这火一熄灭了，他家里的人就恐怖起来了，就大惊害怕了！一齐出来向这位沙门叩头顶礼，向他求忏悔，请这位沙门到房里边去住；他们知道是自己的不对了。请这沙门到房子里边去住，这位沙门，就又念了一个咒，念什么咒呢？就念一个生火的咒。先念一个灭火的咒，这会儿念一个生火的咒。他那火已经没有了，这会儿自己又生出来。

这个事火外道全家一看，“哦，这太神妙了！我们虽然事火这么多年，也没有这种神通，这太妙了！”所以维祇难一看，沙门的神通，比他们的神通大，于是乎就相信这沙门，就要跟著这沙门来出家修道了。他父亲母亲一

看这沙门的确是有点神通，所以也就准许他们这个小孩跟沙门出家修道。修道就专门习读诵经典，学读诵的法师。他一天可以读诵两万言或者三万言，很聪明的。以后在东吴（孙权）黄武三年的时候，就到吴国来了。

来到中国，他学中文学得很慢的，怎么样学也学得不太好。他还有一位一起来的同参，这位同参叫律炎。两个人学中文都学得不太好，但是以后也就硬翻译经典。怎么翻译呢？就查字典来翻译经典，查一个字翻译一个字，查一个字翻译一个字。这个经典虽然勉强翻译出来了，但是读起来都很不顺口的。这么样子，就把佛法翻译出很多小小的经典，但是翻得都很古朴的，看了就知道这不是懂得中文的人所翻译的。可是这些个翻译的经典，以后经过一个时期，因为变乱了，把这些经典就都给毁坏了，都没有流通下来，写的稿子，没有印就没有了（注）。

虽然没有了，但是这两位法师，功德也是很大的。在当时中国没有翻译过来的经典，在那时候翻译经典，要经过很困难很困难的情形，比你们现在还困难。现在比那时候是容易了，因为科学进步的时代，是比较快一点。这位维祇难法师，虽然中文不好，但是他敢翻译，这是很值得人们来纪念他这种勇气的。

(注)：以吴黄武三年，与同伴竺律炎，来至武昌。齎昙钵经梵本。昙钵者，即法句经也。时吴士共请出经，难既未善国语，乃共其伴律炎，译为汉文。炎亦未善汉言，颇有不尽。志存义本，辞近朴质。至晋惠之末，有沙门法立，更译为五卷；沙门法巨著笔，其辞小华也。立又别出小经近四许首。值永嘉末乱，多不复存。——《高僧传》卷第一

觉名法师（佛陀耶舍）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觉名法师（佛陀耶舍）

晋·长安·阛宾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9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你看古来有道德的沙门，国家当宝贝，不准出国的，好像《楞严经》一样，也不叫它到旁的地方去。

现在再讲另外一位法师，这位大德高僧叫什么？他叫“觉名”，也是印度人;现在讲的完全是印度的高僧，不是中国的。因为佛教是从印度来的，所以现在要提倡印度的高僧。这位觉名法师出家因缘也很特别的。他家里是外道，这外道是很特别的一个外道，很祕密的外道，不叫其他人知道。有一天就来一个沙门，到他家来乞食，他的父亲一看见这沙门就发了脾气：“真讨厌，这些东西跑到这里来要饭吃！哼，赶快去把他给我打一顿!”就叫一个人到那儿打这沙门。

这个人到了就打这沙门，殊不知打这沙门，觉名的父亲身上就痛了。本来打这位沙门，这位沙门没有怎么样子；反倒他父亲身上痛，然后手脚也都痉挛起来，就都抽到一起，不能动弹了，走也不能走，站也站不起来了。他这回知道是得罪这沙门了，然后就问巫师——巫师就是有鬼到身上说话那种人，问他是怎么回事？

这巫师就说：“你得罪贤人了，所以鬼神就叫你这么样子了！”他说：“那要怎么办呢？”“你得罪哪一位贤人，你要向哪一位贤人去求忏悔，他要是原谅你，你就会好的。”于是乎他就把他打的这位沙门，又请到家里来，叩头礼拜来忏悔认错，说是我不对，怎么样子、怎么样子的。这一忏悔呢，他的病就好了。

可是他这个儿子，就是这位觉名，一看这位沙门这么有道德，就跟他出家，拜他作师父了，常常到各国去游化。有一次，走在路上，遇到一隻猛虎，他师父就要跑，要避开这隻虎。但觉名就说：“这隻老虎吃饱了，你不要怕牠，牠不会再来伤我们的。”他这么讲，他师父也不一定不信，也不一定相信，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牠吃饱了？”可是这隻老虎，果然也没有理他们就走了。他们就向前面走，走了没有多远，果然看见那儿有人的骨头，又有人

血流到地下，还有那些痕迹。

他的师父就说：“咦，他怎么知道的呢？奇怪了？”认为很奇怪。这时候觉名才十三岁。其实这不足为奇，不算什么奇怪。我相信这个小孩子——觉名大德那时候是沙弥——大约已经得了天眼通，所以他能看见这隻老虎已经吃饱了。他看见牠肚里是有东西了，要不然他不会那么说。

他十四岁就读诵经典，读诵很多很多经典，读了几百万言，几百万卷的经书。他读的经书多了，性情也就骄傲起来了。骄傲什么呢？他说：“在这个世界上，大约可以作我师父的人很少很少囉！”认为自己比谁都高，所以没有人可以作他师父了，就生出这么一种骄傲心来。他生出骄傲心，当然就有一种骄傲的样子；所以一般的僧人都对他也看不起，“这个人太骄傲了，没有什么大意思。”

因此他到了二十岁，还没受戒，还是作沙弥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人愿意给他授戒，因为他太骄傲了，不能叫他作和尚，不能叫他作比丘。大家都来抵制他，就谁也不肯，譬如说师父叫谁去登坛给他授戒，都不去，就好像要罢工似的，不传这个戒，所以他二十多岁还没有受戒。

以后，他又跟舅父学《五明论》，《五明论》是一种外道法，学的大约时间久了，也就有一些比丘很慈悲，说可以给他授戒了。或者他师父也去各方面来找不讨厌他的人来给他授戒，二十七岁才受了具足戒。你看，受戒也不容易的！不是说像现在你们到台湾去，就可以受戒的；当时很不容易的，这三师七证要慢慢地找。

在他学了《五明论》和受了具足戒以后，还是专门研究读诵法门，又研究翻译经典的法门。那么鸠摩罗什法师就跟著他来学佛法，对觉名法师很恭敬的。以后就到了沙勒国，沙勒国国王叫“不念”，他对佛法非常有兴趣，供养三宝不遗馀力，就是儘量来供养三宝。有一次，国王请了三千多个比丘、比丘尼来应供，开弘法大会。觉名法师也参加这个法会，也是三千比丘、比丘尼其中的一个。

当时的太子叫“达摩弗多”，一看他容貌也圆满，衣服也整齐，这种的威仪教相非常之好，就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”他对太子的谈话也非常有辩才，这种辩才不是横不讲道理那种辩才，好像说是他和哪个佛教也不来往，或者独创一派，不是这一套，就很有道理地讲话。那么这位太子就非常欢喜，把他留下了，留在宫里边供养他。供养，那是人间最上的妙味，最好吃的东西、最好的衣服、最好的房子，都用最优厚的东西来供养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鸠摩罗什法师就跟他妈妈到沙勒国，想亲近他，跟他学佛法。跟他一学，鸠摩罗什法师原来是学小乘佛法，现在跟他学大乘的佛法。学了大约一、两年的时候，鸠摩罗什法师的母亲就带著鸠摩罗什法师回到龟兹国去了。

这时候不念王就逝世了，就薨了。薨，国王死叫薨，这个“薨”字，我相信你都不认识。这位太子达摩弗多就作皇帝了，没有好久，前秦的苻坚就派大将军吕光到龟兹国去征伐，想抢鸠摩罗什法师。龟兹国的国王就向沙勒国王来求救，沙勒国王就去帮助龟兹国王，想和吕光来作战，就把国家的事情交给觉名比丘和太子来管理，他带著兵去救龟兹国。可是他这个兵没有到龟兹国，龟兹国已经被吕光给破了；战败了，把鸠摩罗什法师给抢去了。沙勒国王又带著兵回到自己本国去了，告诉觉名法师，说是鸠摩罗什法师被中国的吕光给抢去了。觉名法师就很叹息地说：“我和罗什法师虽然相处很久，但是没有说完我所怀抱的道理，我还没有和他讲完呢！唉，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可以和他相见了！”就很叹息的。

又过了一个时期，他就到龟兹国去弘法。在龟兹国这个法化大兴，一般人都相信觉名法师。这时候，鸠摩罗什法师在中国（姑臧）给他写信，请他到中国来。他一得到鸠摩罗什法师的消息，就即刻对他徒弟讲了，说：“我们快到中国去，鸠摩罗什法师请我们去。”他想要去，这龟兹国国王、老百姓都不准他走，就看著他，不准他走。

又过了一年，他对弟子说：“现在一定要走了，一定要到中国去，我们今天晚间就跑！”他的弟子就说：“今天晚间跑，也跑不多远，明天早起国

王知道，还一样把我们赶回来，怎么能跑得了啊？”他说：“不要紧，有法子，可以跑得了。”就取很多清水，他在清水里头放了一些个药材medicine，就念咒来咒清水。咒清水之后，就叫他所有的徒弟都用清水来洗脚。那么用这个咒水洗脚之后，大家就收拾行李，各人揹起sleeping bag（睡袋），就跑了。

这一夜的时间，就跑出有五、六百里路——也没有骑马，也没有用automobile（汽车），就是用两条腿跑，跑了五、六百里路。到天明了的时候，他就问徒弟，说：“你们觉得怎么样呀？”徒弟说：“我们就听耳朵里风呼呼地响，眼睛被风颳得流眼泪。”在这个地方他用清水又念了一个咒，叫大家把脚又洗了。那么先前念这个咒是飞行的咒，现在念这个咒是不飞行的咒了。等到第二天，国王知道了，派人来追也追不上了，所以觉名法师就跑到中国来。你看古来有道德的沙门，国家当宝贝，不准出国的，好像《楞严经》一样，也不叫它到旁的地方去。

那么他到中国来，以后帮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弘扬佛法（注1）（注2）。他到中国时，姚兴很恭敬他，等他到国门的时候，亲自去迎接他。迎接回来，就在逍遥园另给造了一个房子在那儿住。凡是人所供养他的钱、东西、什么什么的，他一概不受。在中国几年，四事供养的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这些个东西，用三间大房子来装满了，他也不管（注3）。以后姚兴又把他供养的这些东西都给卖了，给他造了座庙，最后给他一万匹绢布，他也不要。他不受人家的供养，这是觉名法师特别的长处。

(注1)：兴(姚兴)命什(鸠摩罗什)译出经藏，什曰：“夫弘宣法教，宜令文义圆通。贫道虽诵其文，未善其理。唯佛陀耶舍深达幽致，今在姑臧，愿下诏徵之。一言三详，然后著笔。使微言不坠，取信千载也。”于是姚兴听从什师语，即刻遣使招迎之。——《高僧传》卷二

(注2)：佛陀耶舍法师有红色的鬍子，又善解毘婆沙。故当时人号曰“赤髭毘婆沙”。又为罗什之师，故有“大毘婆沙”之称。弘始十二年译出《四分律》凡四十四卷，并《长阿含经》等。凉州沙门竺佛念译为秦言，道含笔

受。──原文见《高僧传》卷二

(注3)：四事供养，并不受，时至分卫，一食而已。于时罗什出《十住经》，一月馀日，疑难犹豫，尚未操笔。耶舍既至，共相徵决，辞理方定。道俗三千馀人，皆歎其赏要。──《高僧传》卷二

法忻法师（昙无忻）/ 晋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忻法师（昙无忻）

晋·北凉河西·中天竺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6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善于念咒，又可以看见鬼。当时有人看见有很多瘟疫鬼，这种鬼没有了，大家都知道是法忻法师的功德。

今天所讲的这位法师叫法忻，他是印度人。在六岁他的父亲死了，他的妈妈就守寡，以织毛蓆来维持生活，也就是用毛作的毛毡，人可以睡觉用的。当时就有一位法明法师，即达摩耶舍法师，名誉很高，所有的有钱人都来供养他，什至于国王、大臣都皈依他，所以他的供养就特别多。法忻的妈妈一看，“这个真是不错耶！我这个小孩子，反正我维持他生活很困难的，叫他跟法明法师出家好了，生活就不会成问题了。将来他长大了，也像这位法师这么多的供养，我这个作母亲的一定也不会饿死囉！”于是乎就叫她儿子跟法明法师出家了。

出家之后，他学小乘教，读诵的经典很多很多的，和一般的沙弥完全不一样。一般的沙弥，都没有他智慧这么高、这么大；所以是很特殊的一个人才。这样子，他就遇到一位叫白头禅师的，这位禅师是个学大乘法的，就和他来辩论。一辩论，辩论多长的时间呢？辩论了一百天，这一百天的时间，

他也没有胜利过，总是白头禅师胜利。然后他就问这位禅师说：“你有什么经典可以看一看吗？”这位禅师就给他《涅槃经》来看。他一看《涅槃经》，知道自己好像在小水坑里头的那种境界，又好像在井里头看天的那种境界，所有的智慧都不圆满。他知道自己小乘的境界是不对了，于是乎就把他所有的同学——就是这些个沙弥聚会到一起，来向白头禅师求忏悔。由此之后，他就学大乘法了。在二十岁时，他读了大乘的经典有二百万言。

他有一个弟弟，他这个兄弟有一种特别的本事、特别的能力，什么能力呢？他可以降伏大象，他能骑象。什么样子的象，他都可以降伏，又可以骑，并且又可以杀象。在当时，印度国王有一头白耳朵的大象，是国王所骑的，国王最爱骑这头象。那么他弟弟骑国王这头象，这象就不听他招呼，于是乎就把这头象给杀了。把国王的象杀了，那还得了！国王也就把他这个兄弟给杀了。杀了之后，馀怒还没有消，还是very angry（很生气），就下了一道命令说：“如果有谁看一看他的尸首，或者收他的尸首，祸灭三族，把他家里的亲戚朋友都给杀了。”祸灭三族，就是父党之亲戚、母党之亲戚，连他自己的亲戚都给杀了。有的祸灭九族的，九族就是哥哥的亲戚、妹妹的亲戚，所有的亲戚都给杀了。那么现在不是九族，是三族，三种的亲戚都要杀（注1）。就这样子，所有的人连看都不敢看。

这个时候，法忏法师因为是他弟弟，就哭著去把他弟弟尸首给收殓，make cave（挖个洞）埋起来。这国王大怒，“哦，真可恶！一定要把他捉住，杀了他。”这把一般人吓得什至于不寒而慄——不冷都打战颤。那么国王要杀他，他对国王说：“国王你杀他，是因为他有罪，所以你杀他；而我因为和他是亲戚，所以我把他收起来。我这是属于义，又犯什么法呢？”国王听他这么样一辩论，并且他的神色自若，并不害怕。所以国王一看他，说：“哦，这和尚有点来历，他不怕死。好了，就不杀他了！”就把他留起来，并供养他。

法忏法师很会念咒的，无论念什么咒都很有效验。甚至于人家有病，他念一个咒，这病就好了。人家有什么其他不吉祥的事情，他念一个咒也好了，就变成吉祥了。这样子，一般人就叫他大咒师，大咒师善于念咒。有一次

最显著的，他陪同国王到山上去打猎，打围；他不过跟著国王去，国王叫他陪著。这座山没有水，国王想水喝，就对他讲说：“山上没有水，我现在很渴，想喝水。”他就祕密地念一个咒，叫龙王给送水来。很奇怪的，他一念咒，本来也没有水，那么石头上就有水流出来了。国王看见有水来了，他就对国王说：“因为国王您的道德，您的恩惠对老百姓太深了，所以现在感得感应了，这个乾石头上会有水来，这真是国王的道德太高了。”其实是他念咒念出来的水，他就给国王戴了个高帽子，说是国王道德的感应。国王也就觉得甜甜的，很舒服地，就把这个帽子戴上了。这件事情传到其他的国家去了，其他国家就都对这位国王非常地佩服，非常地讚歎，说：“这位国王真是特别有道德，感召得乾石头上都可以流水出来！”人人就对这国王很好，愿意和他作朋友。

这国王初初对这位法师的供养很丰富，也正是这位法师母亲求之不得的事。时间久了，国王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了，对他疏远了。他一想，不要再在这儿贪图供养，应该走了。一走就走到罽宾国，罽宾国很多的佛教徒，都是习学小乘的，所以对他都没有什么缘。他又走到龟兹国，到龟兹国以后，他在这儿就大兴法化，教化众生，很多人都很相信他。在这个地方住了一个时期，又想要到中国来。（注2）

当时有个北凉，北凉的地方大约就现在的新疆。有一个人叫沮渠蒙逊在那儿称王，很相信佛教的。他到这个地方来，沮渠蒙逊对他很恭敬，因为早就听见他名字，就供养他。他就在这儿也是教化众生。因为他善于念咒，又可以看见鬼。有一次，他对沮渠蒙逊说：“很多瘟疫的鬼，现在到这地方来了。”沮渠蒙逊说：“我不相信有鬼啊！我若能见一见，我就相信了。”他说：“那好，叫你见一见。”果然沮渠蒙逊就看见鬼，吓得不得了。然后他念了三天咒，这些鬼都没有了。当时就有人看见有很多瘟疫鬼，瘟疫鬼就是害人得这个病就会死的。这种鬼没有了，大家都知道是法忏法师的功德。

在这时候，沮渠蒙逊就派他儿子到其他的国家去作战。他儿子叫兴国，殊不知和人一作战，就被人捉住了。和谁作战呢？和暮末作战。他这个儿子被敌人给抓住了。没有好久，另外有一个叫赫连勃勃的，又把暮末这个国家

也给平了。在乱军之中，就两国的兵作战的时候，沮渠蒙逊的儿子被乱兵给杀了。沮渠蒙逊大怒，说：“我这一生信佛，佛一点都没有灵验，为什么你不保护著我这个儿子？”从此之后，他就下命令，不过五十岁的所有的和尚都要还俗，都不要再作和尚了；过五十岁的可以。

沮渠蒙逊在以前用石头给他母亲造一个石像，有几丈高。正在下这个命令的时候，他母亲这个石像就哭起来了，眼睛就出眼泪，鼻子就出鼻涕，痛哭流涕，虽然没有声，但是眼泪和鼻涕都流下来了。他一看这种情形，并且法忏法师也劝他，说：“你不应该这么作，这不是佛没有灵验；这是因果的关係，不可以避免的。”沮渠蒙逊就没有叫五十岁以下的人都还俗，没有下命令；以后他就在这儿来弘扬佛法。

这时候魏国（北魏），听说法忏法师和鸠摩罗什法师一样是那么聪明有智慧，也和佛图澄一样那么有神通，就派人来和沮渠蒙逊要他，说：“如果你不把法忏法师送给我们，不叫他来，我们就要用兵来同你战争了。兵事相见，我就要发兵了。”因为沮渠蒙逊对法忏法师是非常捨不得，也就不派他去。又等了几年，魏国又派了一个大官，叫李顺，又来和沮渠蒙逊要；魏国就封沮渠蒙逊作凉州牧，就是凉王，又送给他很多东西，结果还是干什么呢？还是和他要法忏法师。

沮渠蒙逊就请魏国使臣吃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对使臣说：“北凉的老臣我呀，是很老的一个人了，你想要法忏法师，我无论如何捨不得叫他去，因为他是我的门师。如果你一定要，我宁可和我这个法师就一起死了给你看，也不能叫他去。”李顺就说：“皇帝对你这么好，又封你作王，又送给你东西，无非想要法忏法师。你何必因为一个胡人，把自己的江山都不顾了，你就是和他一起死了，也没有价值啊！这有什么意思呢？要是我，我才不像你这么作呢，现在皇帝正对你好，你应该把法忏法师派去啊！”沮渠蒙逊说：“不能！他是我这国家最要紧的一个人，我不能叫他去。”但是他又怕魏国，又捨不得派法忏法师去。

就这样子，又过了一个时期。法忏法师本来回印度去了一次，在印度住过一年；（注3）这一次，他又要回印度去。沮渠蒙逊就很不愿意他走，又发脾气了。这一回怎么样呢？就预备刺客——就是偷著去杀人的人，这叫刺客——要在半路把他杀了。在这个时候，法忏法师还没走之前，就对大家哭起来，说：“我的业障对头来了，现在又找上我来了，就是佛菩萨也救不了我，没有法子了。但是我的愿力是要去找《涅槃经》的后分（注4），我不能因为业报来了，就停留在这儿。”所以就走了，沮渠蒙逊本来送给法忏法师很多值钱的东西，但是他又派去一个人，在半路上偷偷把法忏法师杀了，把所有的宝物又都拿回来了。

这时候，法忏法师才仅仅四十九岁。他死了之后，沮渠蒙逊左右的这些人，就天天看见有鬼神，拿著宝剑斩沮渠蒙逊。过了没有好久，那一年四月，沮渠蒙逊也死了。

在法忏法师没有死之前，有过这么一回事：当时有一位出家人叫道进，向法忏法师求授菩萨戒，法忏法师就教他说：“你自己先去忏悔了。”道进法师回去就拜佛求忏悔，求了七天七夜，第八天又去见法忏法师了。一见，法忏法师就发大脾气，对他大骂了一顿。道进呢，“这大约是自己的业障太重了，所以这法师不给授菩萨戒！”于是就一边坐禅，一边修定，一边忏悔。这样作了三年，他就作梦，梦见释迦牟尼佛和一切十方的菩萨大众来给他授戒了；不单他一个人作这种梦，和他在一起的十几个人都得到这种的梦。他就预备去对法忏法师讲这种境界；正来了，离法忏法师还有十几步远，法忏法师就即刻站起来，很惊奇地说：“善哉！善哉！你已经得戒了。虽然你得到戒了，可是现在我再给你作证明，证明你正式得到戒了。”所以在佛像前，又给他授菩萨戒。

当时，长安有一个沙门叫道朗。道朗也是在梦中，有好像道进这种境界的梦。在道进作这个梦的这一天，道朗也有这种的梦，那相离得很远很远的！道朗本来是个老资格，出家很早的，以后他自己叫道进叫法兄，自己退到法弟上。当时这件事情一般人都认为是很奇怪的，所以以后跟著道进法师受戒的人很多很多的。

以上是法忏法师这一生大概的事情。

(注1)：三族、九族的解释有几种说法——

三族：（1）父、子、孙。（2）父族、母族、子族。

九族：（1）上自高祖、下至玄孙。（2）父族四、母族三、妻族三。

(注2)：顷之，王意稍歇，待之渐薄。谶以久处致厌，乃辞往罽宾，齎《大涅槃》前分十卷，并《菩萨戒经》《菩萨戒本》等。彼国多学小乘，不信涅槃，乃东适龟兹。顷之，复进到姑臧，止于传舍。虑失经本，枕之而寝。有人牵之在地，谶惊觉，谓是盗者。如此三夕，闻空中语曰：“此如来解脱之藏，何以枕之？”谶乃惭悟，别置高处。夜有盗之者，数过提举，竟不能胜。明旦谶将经去，不以为重。盗者见之，谓是圣人，悉来拜谢。——《高僧传》卷第二

(注3)：《高僧传》卷第二：“谶以《涅槃经》本品数未足，还外国究寻。值其母亡，遂留岁馀。”正好当时他母亲病故，于是回国一年多。后来在于阗得到经本中分，回到姑臧继续翻译。

(注4)：《高僧传》卷第二提到昙无谶法师翻译经典和《涅槃经》的过程——闻谶名，呼与相见，接待甚厚。蒙逊素奉大法，志在弘通，欲请出经本。谶以未参土言，又无传译，恐言舛于理，不许即翻。于是学语三年，方译写初分十卷。

法显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显法师

晋·江陵辛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7日、8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这位高僧，他在佛教的地位是实实在在地很高，甚至于比唐玄奘法师都高。为求戒律，法显法师在六十二岁从长安出发，历尽千辛万苦到印度，七十六岁回到中国。

今天给各位介绍这位高僧，他在佛教的地位是实实在在地很高，甚至于比唐玄奘法师都高。为呢？他是中国到印度去取经很早的一个人。在当时，中国的僧人去到印度，是很难的一件事，因为当时的交通特别不方便，行路非常地困难。从中国到印度，走路要走几年的时间，所以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。究竟这位高僧是谁呢？他是晋代时候的人，名字叫法显大师。

这位大师本来有三个哥哥，第一个哥哥生出来，三岁就死了。第二个哥哥又来了，两岁就死了。第三个哥哥又来了，一岁就死了。这回他爸爸妈妈就都慌上来了。等法显一生出来，就把他送到庙上去，因为生出来就怕他死，所以叫他到庙上去作沙弥。在庙上住了三年，也没有死。他爸爸妈妈一想，这个小孩子或者不会死了，又从庙上把他拿回来了。很奇怪，拿回他就有病，病得不省人事了。他爸爸妈妈又慌上来了，说：“哦，这不得了了，还得要把他送到庙上去！”本来捨不得这第四个儿子，捨不得也不行啊，病得这个样子，就又送回到庙上去，过了一宿就好了，这么严重的病就没有了。

于是乎就还在庙上住，以后他妈妈总想看她这个孩子，但是他又不能到家里来，一到家里就有病。于是乎想一个方便的办法，就在门口单单给小沙弥儿子，作一个小小的房间，等他回来住三天两天，给他妈妈看一看。就这样子，或者一年回来一次，或者回来两次，最多最多不超过三次。这一年，妈妈只可以看三次自己这个儿子，还不能到她自己的房门口里边去，要在门外边那个小房子里见他。那个小房间也就等于一个小庙一样，单给这个小沙弥作小庙。

等到长到十岁，他爸爸死了。他的叔父就多事了，说：“你爸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爸爸已经死了，你现在不能出家了，应该还俗了。”他叔父就逼著一定叫他还俗，说是：“你妈妈守寡不容易，你应该回家里，给你妈妈作个伴，陪著你妈妈。你不可以再出家了！”你说这个小沙弥说话，他说

：“我出家不是因为我有父亲出家呀！那么不是因为我有父亲出家，所以现在我父亲死了，我怎么应该就不出家了呢？”这一句话把他叔父给问住了，没有话讲了。他叔叔说：“你这个小孩子，我如果和你打官司，也打不赢你，你可以自己作辩护律师，自己给自己作lawyer（律师）。”没有法子了，就由他出家了。

前边我说过他一生出来，他父亲母亲就把他捨到庙上去作沙弥。那么这个小孩子一生出来，怎么就可以作沙弥呢？这个沙弥是在家里作的。一生出，就怕他会死，说：“这个小孩子长大了，若活过三岁，我就叫他去作沙弥。现在在家里能养到三岁，就叫他作沙弥。”所以由一岁一生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沙弥了。那么等到三岁送到庙上去，他妈妈就捨不得，过了几天，又想把他拿回来，哎，他就生病啊！送到庙上，病就好了。所以在中国有一种出家人，好像法显法师这样子的很多很多的。由一小因为有病，爸爸、妈妈就把他送给庙上作出家人。送给庙上呢，这病就好了。这样子的人，虽然是从小就出家，不一定会修行的。他若遇到真正的善知识，就可以修行；不遇到善知识，就不一定会修行。相信法显法师，一定遇著善知识，所以以后他叔父逼迫他还俗，他也不肯还俗。那么这位法显法师，他是出家之后成了一位很高的法师。

出家就在庙上行苦行。人家所作不到的苦行，他就作；没有人欢喜作的苦行，那么他就作。他作了苦行，还不叫人知道。那么其中就有一个欢喜图虚名的沙弥，有人问他：“是谁作的？”这个图虚名的说：“我作的！”就把他这个功劳给领去了。譬如庙上有当家师、有方丈和尚，他们说：“这个工谁作的？作得不错啊！”那个沙弥知道没有人承认，就说：“我作的！”大家都以为这个沙弥是真作了苦行，想不到他是假的。

有一次，就很多沙弥到稻田里去割稻 rice。那个时候割稻，年成大约也不好，或者就和现在高棉和越南差不多这种性质，年年一到收穀这时候，就有很多人去抢去。当时就有一些个饿的贼，这些饿的贼饿得大约和饿鬼差不多，看见庙上割稻，就去抢。这些个沙弥一看见土匪强盗来了，吓得都跑了；就是法显没有跑，没跑他干呢？他给土匪来说法。

他说：“各位兄弟们，现在因为饿，所以要来拿这个穀，这是很好的。你们随便拿，欢喜拿多少就拿多少，我们这穀你们都拿去没有关係。可是，我现在要告诉你们一个道理，你们愿不愿意听啊？”

这些土匪一听他说愿意把穀都送给他们，也不和他们抵抗。于是乎就都很高兴这位小沙弥，说：“你说吧，有话你讲吧！我们欢喜听的。”他说：“你们自己知不知道为你们没有饭吃？为你们饿得这样子呢？”这些个土匪你看看他，他看看你，这样互相一看，也没有话讲，大家说：“我们不知道哪！”

“你们若不知道，我就告诉你；你们若知道呢，就不必我讲了。”土匪说：“因为？”

法显法师说：“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你们今生没有饭吃，作土匪各处去抢，因为你们前生没有布施给他人，所以今生就穷得连饭都没得吃啊！可是你们今生还不作布施想，还是到处去抢，恐怕你们来生更不如今生了。今生，你们还会抢；来生，恐怕你连腿都不会走路了，活活地会饿死。你说，那是很可怜的！”

这土匪一想，“咦——他讲的是有一点道理。”讲完了，法显这位沙弥头也不回就走了，也不望望这些个土匪是怎么样子。土匪自己一想就生大忏悔心，一粒穀也没有抢，就跑了。

他庙上有几百个和尚啊，这沙弥真是……！他胆量这么大，也不怕土匪，把土匪都给教化得改恶向善了。于是乎一般人认为这个沙弥不是普通的沙弥，对他都特别注意了，“哦，这将来是一位法门的人才啊！”

等到他二十岁受戒之后，就看佛经有的翻译得不太好的，有的又翻译得不完全的，有的翻译得有上卷就没有下卷，有的翻译得有下卷又没有上卷。这样子，他就发愿要到印度去取经。那时候在中国的佛教，也就和现在在美国一样的，根本就没有佛经，很少很少的。就有呀，也很简单的，摩腾、竺法兰两位尊者翻译《佛说四十二章经》，因为当时印刷也没有这么进步，所以翻译出来的经典，就互相抄写。那么抄写有些地方就会错的，很不圆满。

他就发愿组织一个团体，徵求所有的同志一起到印度去取经（注1）。这么一徵求，就得到十多个人，或者二十多人的样子，都是出家的法师，预备一同到印度去求法。

于是乎就从中国到印度去。当时和他在一团的人，其中有叫慧景的，又有叫道整的，有个叫慧应，又有个叫慧嵬的，其馀的还有十多个名字也都不记得了，一起由中国向印度走去。所经过的地方有流沙，经过几百里路完全都是沙，也没有水喝，困苦到极点。又走到最不容易走的地方，上边连一隻飞鸟也没有，下边连一头走兽也没有。飞禽走兽都断了，何况人呢？简直这个地方就没有生物，没有活的东西。又有一种热风，人被这热风一吹就头迷眼花，躺在那地方都不知道就死去了。还有一种毒鬼，这种鬼见不著人，人也见不著他，因为他所住的地方太毒了，人一闻见他这种毒气就像现在中gas（瓦斯）差不多，那gas一放出毒气就把人都给毒死了。那么法显法师带领这一团人，经过这种种困难不容易走的地方。

在葱岭之外，有一隻毒龙，这毒龙也吐毒物，在风里边、雨里边就夹杂牠这种毒，人也受不了的。可是法显法师和他这一些个同参道友，明明知道是不能走这个地方，但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，于是乎就冒生命的危险，为求法而向前走。有的地方，那个山没有路可走，只有以前的人在石头上凿的窟窿，就一个窟窿、一个窟窿的，要用木头橛子，放到窟窿里头用脚蹬著，上一脚再把下边那个拿出来，再往上安一个。一个人带四个木头橛子，这个脚放到这个橛子上边；那个又拿起来，又往上放一个，这么一点一点往上爬。那个地方，人人都是这么走。（注2）

他们二十多个人，把这条路走完了，走了三天，少了十二、三个人，都是滚下去死了。那么又往前走，就走到小雪山，这个地方太冷了，把慧景冷得打战颤，就对法显法师说：“我是不能同你们去了，我现在要死了，你们还不要退心，还再往前去，我希望我这个灵魂保护著你们去取经。”说完这个话，慧景法师就冻死了。（注3）

所以有这么一首义淨法师所作的偈颂说：

晋宋齐梁唐代间 高僧求法离长安

去人成百归无十 后者安知前者难（注4）

“晋宋齐梁唐代间”，说在晋朝、宋朝的时候，这个“宋朝”是在唐朝以前南北朝时的刘宋。“高僧求法离长安”，有一些高僧向印度去求法，离开长安。“去人成百归无十”，去的时候有一百，回来没有十个。“后者安知前者难”，后边的人就不知道经典这么样宝贵，这么样艰难！这是中国人到印度去求佛法，拿生命来换，不是去想佔领印度的土地，也不是想去抢印度的珠宝，就去求佛法，不要性命去求佛法。还是美国人有福报，所以现在不用费那么多精神，很容易就可以得到很完整的佛法了。现在中国这些个经典，都是经过很多大德高僧、菩萨、罗汉来印证、来研究，都非常地好而且也完整。所以现在把它翻译成英文，这是很方便的一回事。

那么慧景法师冻死了，法显法师摸著慧景这个尸首就痛哭起来，说：“我们本来的愿力也没有满足，你现在就死了。你虽然死了，但是你也不要有遗憾，我一定到那儿去求佛法去。”说了就走了，又经过三十多个国家，就到印度王舍城了。

离王舍城有三十里，那个地方有一座庙。他到这个庙上，庙上有很多和尚在这儿，有几百个。他说，他是从中国来的，到这儿求佛法，想要到灵鹫山那儿去看一看。这些和尚你说他们说：“唉，那去不了的，那个地方太危险了！没有人敢到灵鹫山去，这佛在世的时候可以，现在不行了，不可以到那地方去！”他就问：“为不可以去？当初佛怎么可以去，我们现在就不可以去了呢？”这些人就说：“佛在世的时候，佛有神通可以降伏恶兽，可以降伏种种的魔。现在灵鹫山上，不要说旁的，就这个黑狮子，那就不得了。见到人牠就吃，这不知有多少的黑狮子，所以不能去的。”法显法师说：“不能去？我从中国来，这么困苦艰难，那个毒蛇猛兽，都遇得太多了，我都不怕死。现在我到灵山底下了，怎么就可以怕死不去呢？无论如何我要去看一看。”那庙上说：“好啦，派两个和尚跟著他去囉！”

陪著他到灵鹫山，这灵鹫山是释迦牟尼佛所住的地方。到灵鹫山上边，大约

走了一天路，已经天要黑了，他就说：“我们在这儿住下。”这两个和尚，你说怎么样？这两个和尚大约是印度的和尚：“哦，在这儿哪里可以住得？在这个地方住一定被狮子给吃了，这不可以住的！无论如何我们快点回去了。”他说：“我不回去了，你们两个如果不愿意在这儿住，你们先回去囉！” 法显法师说完了之后，这两个和尚果然毫不客气，说：“那好了，你在这个 地方叫狮子吃了，我们还要弘扬佛法呢！我们捨不得我们这个生命。”于是 乎这两个和尚就跑了。

他在这一个地方就拜佛，就好像见著释迦牟尼佛还在法会上说法一样——圣迹宛然。拜，拜……你说怎么样？果然庙上和尚所说的话就应验了，就灵了。灵呢？三隻黑狮子来了！狮子比老虎都厉害，黑狮子更厉害，更不讲道理。到这个地方，黑狮子就伸舌头舔自己的嘴唇，又摇尾巴向他来示威，让他看一看多威风！法显法师在这个时候就诵咒诵经，对牠们讲话了，说：“你们如果是想要吃我的话，要等我诵完了经、诵完了咒，再吃我没有关係，我可以同你们三位来结结法缘，布施给你们我这个身体。如果你们不想吃我的话，认为没有这种的缘，你们是来试验我的，那么就赶快走吧！不要在这儿了。”说完了这话，这三隻狮子就趴在他脚前边了，他就用手给三隻黑狮子摩顶。这三隻黑狮子就像猫那么样子，对人那么样子亲善，那么样好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这三隻黑狮子跑了。大约这三隻黑狮子，或者也是因为他一个人不够牠们三隻黑狮子吃，莫如就大家都不吃，所以法显法师是在狮子口里头捡回来这一条命。

等到天亮了，他又往回走，走了大约一里路的样子，遇到一位很高很大的人，看那个样子有九十多岁了，穿的衣服非常朴素，就和他打对面过去了。他看这个人，不是平常人，但是他也想不到这个人是谁，以为这是普通的人，又走几步，回头看看这个高大的人，没有了！在这个时候就很奇怪了，前面又来一个很年轻的僧人。他就问那个僧人，说：“方才那个很高很大的人是谁？”这个僧人对他一笑，说：“哦，你问他啊！他是摩诃迦叶的大徒弟。”法显法师说，“喔——”这才知道是遇到圣人了，遇到摩诃迦叶的大徒弟了！又一会儿，他又想看看这位高人，回头一看，咦！这一个年轻的和尚也

没有了。他知道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了。

又有一次，法显法师在印度看见过一条白耳朵的龙，这白耳龙是当地的神龙，牠保护著这个地方每一年都得到丰收。那么这地方的人，必须要供养牠，每一年有一次来专门供养白耳龙。牠现出好像一条蛇那么样子，但是那个耳朵是白的，所以一般人都认识牠，就叫白耳龙。法显法师在印度的时候，也见过这个白耳龙。因为在那儿一般的人都可以看得见，牠每一年出现一次给大家看看，然后牠又没有了。

法显法师在印度就学梵文，并且学著写梵文。在那个地方住了一个时期，他看见庙上佛前有布施供养了一把扇子，他认得这是中国的产品，那么就知道有中国的商人到印度去。以后他就乘著中国商人的船回来了（注5）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得到很多印度的《僧祇律》、《菩萨戒本》等等属于戒律的经典，还有《阿含经》，他得到很多经典。

搭船想回到中国，殊不知就遇到大风浪，一颳，颳到哪个地方？一个从来没有人到过的地方！据说就是现在的墨西哥。到那个地方，他住了五个月，所以墨西哥有的文字和中国古来的文字差不多的。墨西哥有很多好像中国的建筑物，就因为法显法师和几百人被风颳到那个地方去，在那儿住了五个月，教当地人中国文字和建筑。

以后，从墨西哥那地方又走了，又搭船走，又遇到风。这船上还是有两百人，大约有墨西哥人呢，又有其他的人。遇到风浪，这一些人就说：“我们船上就因为有这个沙门，所以就遇到风浪。赶快把沙门推到海里去祭祀海神，风浪就会没有了！”于是乎这些人就预备要把法显法师推到海里头去。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个护他法的人就说：“你们如果想把这位沙门推到海里去，就把我先推下去！如果你们不把我一同杀了的话，我到中国一定报告皇帝，你们这一些人一定都没有命了。因为中国的皇帝是信佛的，他是恭敬三宝的，你们如果把他推到海里去，那你们都没有命了！”这么样子一说，这护法大约也是很有力量的，所以这一些个商人一看打不过他，就不敢把法显法师推到海里去了。

就这么样子，又过了二十几天，他看见岸上有中国的一种菜，叫藜藿。这个藜藿菜，是中国的产品，外国没有的。他一看这菜，就知道到中国了。上岸去一问人，已经到了山东青州这个地方。他到了山东以后，这地方的人就去报告太守，这位太守叫李嶷，就来欢迎他，因为李嶷也是一个信佛的，对三宝非常恭敬，于是乎请他到太守的公馆，就想留他在这儿过年。他告诉太守，因为他去印度去得很久了，现在回来要到京都去。那么太守挽留他不住，就让他走了。

他一走就到京城，当时就是觉贤法师在这儿住的（注6），这个庙叫道场寺。在这个地方就翻译他在印度请回来的经典，有《僧祇律》，又有《泥洹经》，很多很多的，翻译有一百多万言这么多经典。

在他所翻译的经典，有一部叫《大泥洹经》的，一般人都很欢喜研究这一部经典，当时都是用手抄本，没有印出来的。有一个居士，他有这一部《大泥洹经》和他普通的这一些个书都放在一起——因为他没有很多的房间，所以和其他的书都放在一起的。有一次就著火了，把其他所有的书都烧糊了，就这一部《大泥洹经》没有烧。因为这个，当时在京都一般人就认为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所以人人都学这一部经。

法显法师对佛教的贡献、功劳是很大的；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，法显法师是很有功德的一位法师。他八十六岁时圆寂了。

(注1)：法显法师于西元三九九年，为求戒律，以六十二岁高龄从长安出发，于元兴元年（西元四○二年）进入印度，在义熙八年（西元四一二年）带了多部梵本典籍，历尽千辛万苦从海路回到中国。其中经历三十馀国，途中越过中国最大的沙漠（塔克拉玛干沙漠），亦攀登过葱岭（帕米尔高原）。回国时已七十六岁了，馀年全心翻译律典。

(注2)：法显法师所著之《佛国记》中自述：“得度葱岭。葱岭冬夏有雪，又有毒龙，若失其意，则吐毒风、雨雪、飞沙、砾石。遇此难者，万无一全。彼土人人即名为雪山人也。”

《佛国记》：“于此顺岭西南行十五日。其道艰阻，崖岸险绝，其山唯石，壁立千仞，临之目眩，欲进则投足无所。下有水，名新头河。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，凡度七百，度梯已，蹑悬緪过河，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。九驿所记，汉之张骞、甘英皆不至。”

(注3)：住此冬二月，法显等三人南度小雪山。雪山冬夏积雪，山北阴中，过寒暴起，人皆噤战。慧景一人不堪复进，口出白沫，语法显云：“我亦不复活，便可时去，勿得俱死。”于是遂终。法显抚之悲号：“本图不果，命也，奈何！”复自力前得过岭。——《佛国记》

(注4)：义淨法师《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》：“观夫自古神州之地，轻生徇法之宾，法显则开闢荒途，奘法师则中开王路。”中国佛教史上三大西行求法的高僧，其首位乃是法显法师，此后的玄奘法师及义淨法师，都深受其影响。

(注5)：显同旅十馀，或留或亡，顾影唯己，常怀悲慨。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，不觉悽然下泪。停二年，复得《弥沙塞律》、长杂二含(《长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)及杂藏本，并汉土所无。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。——《高僧传卷第三》

(注6)：据《出三藏记集》卷二记载——
法显法师从天竺、师子国带回建康的十一部经律，法显法师与天竺僧人佛陀跋陀罗法师(觉贤)一起合作译出六部，凡六十三卷。除二部律本《摩诃僧祇律》、《僧祇比丘戒本》之外，其馀四部译经为：《大般泥洹经》六卷、《方等般泥洹经》二卷、《杂阿毗昙心》十三卷、《杂藏经》一卷。未及译出而由后人译成汉文的，则尚有《长阿含经》、《杂阿含经》、《弥沙塞（五分）律》、《萨婆多（有部）律》等。从法显法师携归的经律种类及卷数来看，法师重于律部梵本的求取，除了四分律及新的有部律之外，现存于汉文中的诸部广律，几乎都是法显法师带回来的。

康法朗法师（竺僧朗）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康法朗法师

晋·广东中山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4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这位康法朗禅师，他遇著病比丘，如果不发心来服侍这病比丘，那么证果的圣人，他当面也不认识，就错过去了。

今天再给各位介绍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是晋朝时候的，他的名字叫康法朗，是广东中山的人，很小的时候就出家了。从有生以来，就欢喜研究佛法。出家后他研究大乘经典，读诵大乘经典。他能把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和《华严经》都背得出来，不要照经本都能念得出来。因为他非常聪明，所以读诵经典特别快。在他诵经时，有的时候诵到鹿野苑、菩提树，他就合起经本叹息，说：“我这个业障很重的，没有生在佛出世的时候，所以不能见到佛；但是佛所有的圣蹟，我应该去看一看啊！佛当时怎么样地在雪山修行，怎么样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；成佛了之后，又怎么样去度五比丘；这些个事情，我都应该看一看。”

他有这么一个愿力，于是乎就找同伴，看谁也有这种愿力，好和他一起去。找了很久的时间，找著了四个人，连他五个人，就从中国向印度走。走呢，就经过流沙；流沙就是完全是沙子的地方，也没有水，也没有树木，要经过八百多里地这样的地方。所以，经过三天，也没有人，也没有畜生，连个草木都没有。走走啊，就看见有一个地方，有草了，也有树木了，这草长得比人都高，这树木也都很古老了，又有两间破庙。破庙里边有两位穷和尚，不单穷，而且还有一位比丘有病。那位老的没病，也不理年轻有病的比丘。这位病比丘，在房子里住著，身上有很多的疮，这疮都流浓淌水，淌这个水呀，臭不可闻，在脓血里边又生很多的虫。唉，一看见这个样子，是特别的邋遢，一看见就要作呕了！

这时候，康法朗就和他这些个同参讲了，说：“佛法是一个的，我们佛教都是一家人，这一位比丘病得这个样子，那一位老比丘也不管他、不照顾他。我们发心在这儿照顾照顾这位病比丘。”于是乎，就给病比丘烧一点热水，冲一点茶给他喝。又把他身上的疮啊、脓啊，这臭的地方用水洗乾淨，把他衣服也都给洗乾淨了。就这么诚心诚意地来侍候病比丘。侍候了六天以后，第七天早上，病比丘的病好了。这房里边，就有一种香味，有一种花香，味道就不是那么臭了。这位病比丘就告诉他们五个人，说：“房子里边那位老比丘是我的师父，他已是证果的圣人，你们应该去向他请问佛法。”这时候，他们才知道病比丘，原来是个假病，不是真病，就是来试验他们的心。

于是乎就过去见老比丘。老比丘问他们说：“你们是想干什么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想到印度去求佛法，所以经过这个地方。”老比丘说：“修行啊，不必一定到那个地方去求佛法，你自己认真修行用功，就会成道。你自己若不用功，走到天边去，走到什么地方，也不能成道业。若是你听我的话，就在这地方住下来，我们一起用功好了。”这五位比丘一听，也就相信这一位圣人的劝导，就在这儿住下了。以后，康法朗法师又继续到其他的国家去游历，访寻很多善知识。所以我们修道的人，遇到一切的境界应该忍耐。这位康法朗禅师，他遇著这病比丘，如果不发心来服侍这病比丘，那么证果的圣人，他当面也不认识，就错过去了。

康法朗禅师以后也证果了。证果之后，没有人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，是在什么地方圆寂，有没有圆寂也不知道。他有个徒弟，俗家姓吕，法名叫令韶，也是非常聪明。在家的时候，好各处游荡，各处去跑。又欢喜打猎，打了很多畜生，欢喜吃畜生的肉。吃来吃去他觉得：“畜生也不是愿意死的，为什么我要打牠呢？我应该不杀生才对。”于是乎就拜康法朗作师父，也学禅宗的道理。他一坐能坐很多天，禅定的工夫也很好。

他修行修行把师父丢了，不知道师父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就找不著了！找不著，他就跑到一座山上，作了一个石头的洞，在洞里长坐不卧在那地方修行。他又用木头，造了一尊师父的像，他在那个地方就天天诵经，礼拜师父的木头像。那么修行时间大约有十几年，以后他也证果了。他在这个洞里

边坐著就圆寂了，在他圆寂的时候，他所住这座山附近的人，都看见山上大放光明。有的人很好奇地就到山上去看一看，一看，才知道这儿有一位比丘已经圆寂了。一般的人知道光明是这位比丘显现的，于是乎这地方的人信佛的就很多。

人哪，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朱是红色的，墨就是黑色的，所以你“染于苍则苍，染于黄则黄”，你接近什么人，就会学什么人。染就是染污，苍就是比蓝色深一点，或者比绿色要深一点；染到苍，它就不是黄，是苍；染到黄色，它就黄色的。为什么说一般人就发心信佛了呢？就因为看见这样一位比丘，他坐那个地方就圆寂了，这山上又放光，所以有善根的人看见这个情形就发菩提心了，这是受这位比丘的影响。

那么在这个没有佛法的国家来提倡佛法，你们各位若是用功，有人能一坐坐十天，头也不低，腰也不弯，入定定了十天；或者入定定了二十天；甚至于你一入定，定了一个月、两个月、三个月、一百天。这个不信佛法的人，也都要信了。为什么呢？看见你这真是有真工夫啊！凡夫怎么可以坐这个地方坐了一百天？这一定是证果的圣人！

好像中国虚云老和尚，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他呢？就因为他一坐可以坐一个礼拜，乃至十几天、二十几天，都可以坐。他到暹罗，那儿天气非常热。我到过暹罗就受不了，每一天都要用凉水来冲凉take bath with cold water，唉，热得太厉害！他在暹罗呢？一坐坐了九天，所以国王就请他到皇宫里去讲《心经》，讲经说法，然后皈依他。又送给他很多的地，他自己也不要，把这个地以后又送给槟城极乐寺。

所以我们现在在美国作开闢佛教的人，就一定要真真实实去修道用功，得到真正的定力，那时候教化众生就比较容易了。开始是很困难的，但是这个开始也最有价值、最有意义。我希望你们美国出家人、在家人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——都把“我”忘了，来为佛教受一点苦，这也是我们作佛弟子应当作的事情。

在这个国家，现在在这儿有二十二个人来听佛法。其馀的呢？大约有two million people（二百万人）都是去跳舞呀、喝酒呀、看电影呀、打球呀、打bowling（保龄球），或者去滑冰呀，或者有其它种种新的玩意儿去玩。这二十二个人能在这儿这么端然正坐，毕恭毕敬地来听佛法，这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这一些年轻的小姐、中年的妇人、老年的妇人都能这么诚心，来到这儿听佛法，这是很难得的。有的有毛病的人都来听佛法，所以我今天也很高兴的。

本来在这个国家，应该今天晚间一个人都没有了，都跑了，都到各处去玩，但是你们都一样来听佛法。你们这些人都是佛教的先锋，就好像军队有先锋，先到那个地方去打衝锋的叫先锋官。你们在佛教里头，都是佛教里的勇士，将来你们各处都要打胜仗，不要打败仗。要认识自己是一个佛教的勇士，不要有的时候就哭起来了；不要有的时候，又说要跑了。你们不能跑的，你也不能哭，就是再苦都要咬著牙来挺著，一定要在佛教里头作一个勇士。

道安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道安法师

东晋·长安五级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7日、28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道安法师是从来没有过的一位高僧，在中国佛教里头，他的功德是很大的。他的徒弟有很多开悟的，很多都有道德的。

今天我介绍一位从来没有过的一位高僧，是晋朝时代的，俗家姓卫。他是谁呢？就是道安法师。他住在常山扶柳这地方。他生来就很不幸，父亲和母亲很早都死了，由他舅舅的儿子来把他养大的；他舅舅的儿子姓孔。他到

七岁时就读书，他读书啊，读两遍就可以背得出来，完全都记得，所以读书读得非常快。在这个乡村的人，都认为这小孩子是特别有天聪，特别聪明。

他年十二岁的时候，就出家了。出家，他更加聪明，比以前更聪明。可是，人没有十全十美的，事情，你这样好，那样就不好；那样好，这样又不好。他有不好的地方呢？相貌特别丑陋，不好看。那个面上的皮肤啊，就和现在黑人似的。所以以后一般的出家人都叫他“漆道人”，就是黑得像油漆那样子。那么他很丑陋的，就令人很不注意他，谁一看见这个人，就很讨厌，这么丑陋！没有一个女人欢喜他，因为他太丑陋了，女人一看他，就赶快把头转过去。这样子也有他的好处，修行就没有女人来磨他了。不用去讨厌女人，这个女人也不接近他，所以他就很容易用功修行。

就因为相貌生得很丑陋，不单女人不欢喜他，连他自己的师父也不欢喜他，一天到晚不愿意见这位徒弟。那么他干呢？就到田里去种田，作苦工；或者作个驱乌沙弥，就是赶乌鸦的沙弥；或者到田里去耕田，尽作苦工。这么样子，一作作了好几年，最低限度也作了三年。他最勤力，不懒惰。譬如我们三点钟起来，他两点半就起来；晚上十二点钟睡觉，他要十二点半才睡。总而言之，早起在人前，睡在人后，作沙弥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所以果护想作沙弥，就要先起在人前面起，睡在人后面睡，那才行呢！虽然他那么勤劳，也不怨人，也不说：“你看，你们都这么懒惰，就我一个人作工，这太不平等了，出家太不公平了！”没有这话说。他总是一天比一天勤，总也不懒惰。他也吃斋，也守戒，斋戒都守得非常圆满。

在五年之后，就对他师父说了；拜师父拜了五年，才和师父说第一句话，你看！不是像你们这一些，今天来一个question（问题），明天也来一个问题，来一个problem，总有问题来问。这位丑沙弥，不敢去和师父讲话，所以和师父讲第一句话，讲的呢？轻声细语说：“师父！我应该看一部经呢？”他师父听他想要看经，也没有和他讲话，就拿一部《辩意经》给他，这一部经有五千句话那么多。他把这部经带到身上，恭恭敬敬地放在身前边这个地方，带到田里就作工。因为人作苦工是这样子：譬如作两个钟头，要休息半个钟头，再开始作。

那么他带著这一部《辩意经》到田里去，一边作工，休息的时候他来看。等晚间就把经还给师父，又和他师父要第二部。他师父说：“我今天给你这一部经还没看完呢，怎么可以看第二部呢？”他就说：“我已经都能背得出来了。”他师父心里头就，“岂有此理！你一天就把这部经都可以背得出来？简直是打妄语！”不过，也不愿意理这个徒弟，也不同他讲那么多。于是乎就给他又找了一部经，找一部经呢？叫《成具光明经》，有一万言那么多，就给他了。

他又到田里去作工，也是在休息的时候就念经，到晚间又把这部经还给他师父了。他师父说：“你又看完了吗？”“师父，我看完了，我可以背得出来。”他师父说：“真的？我不相信！来，我考验考验你，你把本子给我。”他师父拿著本子，不叫他看著字，把字掩起来自己偷著看，说：“你背啦！”他就从头开始背，背到终了，一个字也不错。

这回他师父可就太奇怪了，“喔，这位丑徒弟，这么样子聪明，这么样子不得了！”于是乎就叫他读书，不叫他作苦工了；叫他看经，学习佛法。道安法师得到这么一个好机会来学习经典，所以把大乘、小乘、经律论三藏都通达无碍。通达这个经藏，就智慧如海，辩才无碍，到处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。那么在年轻的时候，他学习佛法；等到二十岁的时候，就讲经说法。

以后，他就去亲近佛图澄法师。佛图澄法师是位证果的圣人，有很大的神通。一见到他，就特别高兴，说：“你可来了，我等你很久了，你才来！”那么由这一句话“我等你很久了”，就证明道安法师不是一个普通的人。他和佛图澄法师两个人谈话谈得津津有味，从早晨谈到晚间没有间断；也没有吃饭，也没有喝水，都没有。当时佛图澄法师的徒弟就都生了嫉妒心，对他师父讲：“这么一个丑陋的和尚，你同他讲呢？”佛图澄法师说：“这一位丑陋的和尚啊，你们可是比不了他，他不是一个普通人哪！”佛图澄法师有几百个比丘、比丘尼在这儿亲近他。虽然这样讲了，看师父对他这么好，大家还是有一种不满意的妒忌心。所以修行为不证果、不开悟呢？就因为有妒忌心，要没有妒忌心就离开悟、证果不远了。

有的时候佛图澄法师讲经说法，就叫道安法师来给复小座。叫“复小座”呢？就是do the lecture（讲法）。这 do the lecture，道安法师辩才无碍，这一些个人都不佩服他，但是还没有法子他。为不佩服他？新来的讲得这么好！以前跟著佛图澄法师十几年的那些个学生，都没有他这么好的辩才，但是都要和他辩，辩不过他，也要强辩。常常是这样来为法辩论，但是一辩论就输给道安法师了，所以叫“漆道人，惊四邻”。这个四邻，就是四周，邻是邻居，make neighborhood all surprised（惊动四邻）。

道安法师的相貌虽然丑陋，但是他的心性非常美丽。所以当时一些个作官的人，就都皈依他；一些个有学问的文人，也都皈依他。因为他的学问好、智慧也大，所以这一般有名的人士就来亲近他、供养他，各处请他去讲经说法。这一个节度使请他去讲经，（节度使就是作官的，好像作省长的），那一个节度使也请他去讲经。当时他没有一天閒著的时候，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讲经说法。亲近他这一些个门人、弟子，无论到地方，都在五百名以上，所以他这个名声就没有人不知道。

当时有一个隐士，就是“隐居以求其志，行意以达其道”，也不贪，也不求的这么一个人，他也是研究佛法的。叫呢？叫习凿齿。但是他不是一个牙医，不过叫这么一个名字。他来见道安法师，道安法师说：“你贵姓啊？”

“你还不知道我？四海习凿齿！”就是表示人都知道他四海习凿齿，你还问我！

“哦，你是四海习凿齿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”

“你是道安法师。”

“我是弥天释道安！”

弥天就是满天。他是个四海，我是个弥天，弥天正遮盖著四海了。所以当时一般人认为这是一个最好、最有名的问答 famous question and answer。

道安法师各处去讲经说法，翻译经典，其时正逢鸠摩罗什法师这个时候。鸠摩罗什法师在印度，就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位弥天释道安，他就说这一定是圣人，所以就在龟兹、罽宾那一带，每一天都向道安法师顶礼九叩首。他希望到中国来见一见释道安，但是没到中国以前释道安已经往生了。

道安法师在往生之前，有过这么一段事——他告诉当时一位隐士，这位隐士叫王嘉，常常来见道安法师。等道安法师将要圆寂的时候，王嘉又来了，他就对王嘉说：“喂，我们两个应该走囉，我们两个应该不在这儿啦！”王嘉说：“喔，要走吗？要走你先走；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债务没有还清，等我把债务还清，我才走。”债，就譬如借人钱没还这叫债。你杀人的命没有还，这也叫债。说完了不久，道安法师就结上双跏趺坐走了。

又过一个时期，姚苌去伐长安，打符登，在那个地方就把王嘉给捉住，叫王嘉跟著他，去帮他。这个时候，姚苌和苻登相持不下，就问王嘉：“我能不能得到苻登？”王嘉说：“略得。”姚苌很生气，说：“能就说能，有略得的！”就把王嘉杀了。杀了王嘉，在他死的同一天，就有人看见王嘉在另外一个地方走路。那么他所说有一点小债务，就是他要等著来还这个果报（注1）。

所以在古来人哪，看生死的问题，“有轻于鸿毛，有重于泰山”。“轻于鸿毛”，好像一根雁毛那么轻；有“重于泰山”，重要的时候，好像泰山那么重。王嘉虽然是个居士，可是他也明白自己的宿命，要去认账，要去消除这种的宿债。

所以在佛教里头，一切的事情都是讲“因果”，都有前因后果。讲这个业，就是“起惑、造业、受报”。怎么起惑呢？起惑就是那无明，惑就是个无明。因为你不明，没有智慧无明了，所以就造出种种不正当的恶业。造业了，就要受果报，所以叫起惑、造业、受报，这是连带关係。你要是怕受报，就不造业；你若想不造业，就要常常用你般若的智慧，不用你那个无明。

头先果护说有佛法的问题，我以为不是怎么大的一个问题呢！以后我问他是问题，他又说是小问题。小问题说出来，又没有问题了。小问题呢？他

就说找他这desire（欲）的根，没有根，找不著，没有；没有，但是一不找了，它不知道从地方又跑出来了。

从地方呢？现在我答覆你，就是从你那个无明。你那个无明若破了，这些个desire就都没有了，这些个问题也都停止了。所以你若想明白这个问题，先破你的无明，把你无明打破了。无明是？就是你那个黑漆桶，你把黑漆桶给打破了，就破无明，见法性了。见法性，你就是常常在大光明藏里头了。你常常在大光明藏里头，那个desire想进也进不来，想出也出不去了，它根本就没有了。

我再给你们讲一讲出家人何以姓释？本来以前，在中国的出家人都跟著师父姓，师父姓张，徒弟也姓张；师父姓李，徒弟也姓李；师父姓王，徒弟也姓王——师父姓，徒弟跟著姓。因为一定要有个师父，才可以作出家人，才可以有人给你证明你是出家了，受戒了；但是还都没有离开自己本姓。当时道安法师就提倡，说：“我们不应该跟著师父姓，应该跟著佛姓。佛姓释迦，我们出家人都应该姓释迦，姓‘释’。”当时他这个提议，没有人相信，说这是胡闹，怎么可以跟著释迦牟尼佛姓呢？跟著师父姓这是应该的，不应该有自己那个姓啊！就这么传来传去，当时有几十年的时间也没有通行。

等以后，在印度又传过来一部经典，这一部经典叫《增一阿含经》，里边果然有“四河入海，不成为河；四姓出家作沙门，同称释种”这种道理。“四河入海，不成为河”，四条河那个水到大海里，都不再为河了，都成海了。“四姓出家作沙门，同称释种”，四姓，印度有四种的种姓，就是刹帝利、婆罗门、吠舍、旃陀罗；这四姓出家统统都姓释，同称释种（注2）。由这个证明道安法师这种见解，和经上所说的道理是一样的。由此之后，所有出家的比丘都姓释了；所以说释道安，“弥天释道安”。以前有的称他竺道安，在一般人说这是两个，其实不是，因为前边他叫竺道安，以后又叫释道安，都是同一个人。

道安法师有很多徒弟，在中国佛教里头，他的功德是很大的。他相貌虽然丑陋，可是等到他弘法的时候，他的缘特别的广大；就是不信佛的信佛了

，不愿修行的比丘，见到他也欢喜修行。他相貌虽然丑陋，但是对人人都很有缘的。所以他讲经说法那个法座非常庄严，设备非常美丽，里边有幢幡宝盖，又有金佛像，又有刺绣的佛像，又有画的佛像，画得很美丽很庄严。所以到他那儿听经的人都肃然起敬，都生一种恭敬心。

那么其中就有一尊佛像，是外国送给他的。这尊佛像大约雕刻的手工很不好，所以一般人对这尊佛像不恭敬，就说这个佛像造得不好。他就说了："这尊佛像本来也不错，造得过得去，唯独头上无见顶那个肉髻造得不太好。"就叫徒弟生上炉火，把肉髻再往好的作一作。这个徒弟就作，就用磨石来磨这肉髻，往光磨，一磨，这肉髻像就放光了，晚间不用灯，它也照得很光很光的。那么一般人到那里细看，肉髻里边有一颗佛的舍利在放光，所以当时的人就说："哦，难怪安公叫徒弟磨这个肉髻顶相，一定是他知道肉髻里边有一颗舍利。"所以一般人对他更相信。

道安法师当时收了很多徒弟，他的徒弟有很多开悟的，很多都有道德的。所以以后的人，都对道安法师很崇拜。

(注1)：及姚苌之得长安也，嘉时故在城内。苌与苻登相持甚久，苌乃问嘉："朕当得登不？"答曰："略得。"苌怒曰："得当言得，何略之有。"遂斩之。此嘉所谓负债者也。苌死后，其子兴方杀登。兴字子略，即嘉所谓略得者也。——《高僧传》卷第五

(注2)：初魏晋沙门，依师为姓，故姓各不同。安以为大师之本，莫尊释迦，乃以释命氏。后获《增一阿含》，果称"四河入海，无复河名；四姓为沙门，皆称释种"；既悬与经符，遂为永式。——《高僧传》卷第五

四姓，是印度民族之四种阶级：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旃陀罗。《增一阿含经》云："尔时四大河入海已，无复本名字，但名为海。此亦如是，有四姓。云何为四？刹利、婆罗门、长者、居士种，于如来所，剃除鬚髮，著三法衣，出家学道，无复本姓。"

本文保留宣公上人当年讲解之四姓：婆罗门、刹帝利、吠舍、旃陀罗。

法和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和法师

晋·山西蒲坂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7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名字是“法和”，他真是谦恭和蔼，对人人都恭敬，对人人都很有礼貌，一般人都称他叫“常不轻和尚”。

今天讲一位也是在晋朝时候的高僧。这位高僧叫法和，少年出家，和道安法师作过同学。这位法师名字是“法和”，他真是谦恭和蔼，对人人都恭敬，对人人都很有礼貌的，一般人都称他叫“常不轻和尚”。他能把所有经典的道理解释得很清楚。

以后，他带著他的徒弟到四川去，在四川那个地方，所有这些个佛教人士都来亲近他，很多的人皈依他。以后，他又从四川到长安，长安之后又到泰山。在金舆谷昆仑山那个地方造了精舍，讲经说法。

有一次他和道安法师到这个山上，到这个泰山又叫昆仑山来看地方，看这个地方非常的好，风水什么都好，又非常的高。他非常地高兴，先赞叹好，以后就哭起来了，说：“这个地方若造个庙，很多游客来，怎么可以修行呢？这不可以修行啊！”道安法师说：“法师！你若是没有定力，当然是可怕了。若有定力，你‘持心有在’，就止持你这个心有一定的，又怕什么呢？”你既然有智慧，就可以把一切黑暗都破了去；如果没有智慧，这是当然可怕的。于是乎他在这儿造了一座道场，和道安法师在一起来翻译经典。他的学问也非常好，和道安法师都差不多的。

他一生都是非常的精勤，为法忘躯。有一天他对大家说：“这个世界上很多烦恼的，唉，说不出来那么多，这苦太多了！”他就把衣服穿好，穿得

很庄严地，在佛前拜佛、绕佛。拜完了佛，绕完了佛之后，回到自己所住的房里边，用僧伽黎祖衣把头蒙上了。蒙上，众人以为他打坐，等过了好几天，他也没有出来吃饭，到那儿一看，才知道他圆寂了。你看，很好玩的！

僧朗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朗法师（竺僧朗）

晋·太山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7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的道德是很高的，戒律非常精严，他的志愿比一般人都高超。

再讲一位高僧，他的名字叫释僧朗，是太山（泰山）金舆谷“金舆精舍”的住持。他家里在近长安的地方。年纪很轻的时候，就各处去求佛法，访名师善知识。各处他都走遍了，参访善知识也参访了很多。以后，他就出家受了具足戒。

出家人的戒律，沙弥戒有十条，比丘戒有二百五十条，菩萨戒有十重四十八轻戒。现在因为末法时代，有的没有受沙弥戒的，他就说他是沙弥；有的将将受沙弥十戒，他就说他是比丘了；有的也没有受比丘二百五十条戒，他就说他是菩萨了。

所以末法时代这个人哪，“名”总要跑到前面去；“行为”呢，总要落到后边。他认为我先有了名，然后慢慢地再去作。这大约就像一种科学的逻辑 science logic，科学时代都是先说出来，然后再作出来。好像在二十年以前，就有探月的消息，就有到金星、火星去旅行的消息。到现在，果然有人就到月球去了。可是到了月球，那个地方没有东西吃，又跑回来了。啊，

费了很多钱又跑回来！这事虽然是实现了，但是还是没有成功。那么没有受这种戒，就说是比丘，就说是菩萨了，也和这种的情形差不多。

僧朗法师出家之后，就专门读诵经典，旁的事情他不作。读诵大乘经典，读诵了有一百多部；以后，就专门讲经。他的道理，讲得是微妙不可思议。有一次，他和其他庙上几位和尚去应供，走到半路上，他说：“你们应该回去囉，不要去应供了。”这几个人说：“为什么不去应供呢？”他说：“你们的庙上现在来了土匪，要把你们庙上的东西都给抢光了。你们庙上现在没有人，赶快回去！”这几个和尚大约庙上也有一点钱哪，或者有一点金子啊、银子啊，这些很贵重放不下的东西。大石头大约有很多，他们知道石头不会有人拿的；所以他们不是为了那石头回去的，是为了这个黄金。

回去，果然来土匪了！因为他们一回来，这土匪看有人回来了，就都跑了，那么庙上所有的财宝都没有丢。因为这个，一般的人都说僧朗法师有先知的道业了。

他是素食，是不吃肉的，尽吃素的。穿衣服，他不穿毛、不穿丝，不穿丝毛之类的，只穿棉布的衣服。戒律非常精严，他的志愿是比一般人都高超。

在皇始元年苻秦那个时候，他就到泰山那个地方去。那个地方也有一位隐士，这位隐士叫张忠，和他作林下的朋友，就是在树林子里头修行的一个朋友。以后秦主苻坚就请张忠去。张忠因应苻坚之请，走到华阴山这个地方，有病就死了。

僧朗法师就在金舆谷崑崙山这个地方，自己造了一座精舍。这座精舍造到什么地方呢？造到山的最高峰上，很危险的，一不小心就会跌下来。他所造的精舍，这个石头也特别的，与旁的不同，很雄壮的。水旁边有一个瀑布，这个瀑布看著很吓人的。他那个地方，让人看起来很怕的，但是他在那儿住。又造了很多房子，作了很好的花园子。有很多修行的房舍，就有很多人到那地方跟著他修行。

当时有一百多人在他那儿同住，听他讲经说法。那么他天天都是讲经，天天都说法。本来这个法师讲经，和现在美国这儿一些中国法师都是这样子

，一个礼拜只讲一次经，最多讲两次、三次。不像我们这儿天天晚间都讲经，天天晚间都说法。他们怎么说呢？说是：“你若天天讲，就没人听了！”可是我们这儿天天讲啊，总是有这么多人听。我相信其他地方，他们若天天讲，也一样会有人听；不过就是法师怕辛苦。讲经也很辛苦的，要把记忆力都预备好了，说话声音又要大一点，不能音声细微，讲得把人都睡著了那个样子。就好像老太婆说话，一点都没有分别。而这位僧朗法师讲经说法，一天也不休息，也不说他疲倦。

前秦的皇帝苻坚，就是苻秦那位皇帝，听见他的名字，很恭敬他、很佩服他，很崇拜他这种德行，所以就派使臣到那儿请他去，他也不去。不去，等苻坚有一个时期，要淘汰僧人，就是考试僧人，到那儿检查僧人，看看你是不是受戒了，你是不是守戒律，依戒律修行。你若不守戒律，他就叫你还俗的。唯独释僧朗崑崙山这个精舍，皇帝叫不要搜的，不要去检查他这个地方住的和尚。他说：“因为朗公道德清高，所住的人一定也都是好的，都是修行人，所以他这个地方不需要去搜索，不要去给他添麻烦。”等到姚秦的时候，姚兴也对他特别恭敬。在那时候有一个燕王（慕容德），燕王是在北边，也是一个土皇帝；土皇帝，就是地方的一个皇帝，也恭敬他，就送给他两个县，作为供养。

在金舆谷这儿，在他没有去以前，很多的老虎在这儿住；等他到了之后，这些老虎都走了，都搬家了。在他还没去以前，人要到金舆谷，一定要或者十个人、二十个人一起去才可以，一个人、两个人不敢走的。由他到这儿之后，这个人来往，或是无论作什么，也没有老虎给人添麻烦了，所以人们就都认为这位法师的道德是很高的。所以到现在，金舆谷那个地方，一般人不叫它金舆谷，叫“朗公谷”。

他在这儿住的时候，那时候也没什么电报，也没有什么信，交通也不方便。来人也不会预先通知你，给你打电报，或者打个电话，没有的！可是无论哪一天有人来，譬如明天有多少人来，他就告诉作饭的人，说明天要多预备出多少个人的饭菜。果然第二天把饭作好了、菜作好了，就有这么多人来。不是一天这样子，是时时都这样子，人没来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你告诉谁，

预备多几个人的饭。”常常是这样。一般人更知道：“哦，朗公是有先知的能力！”所以人更相信他。

他八十五岁时，在太山里边圆寂了，人把他埋在他住的旁边。

法汰法师（竺法汰）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汰法师（竺法汰）

晋·京师瓦官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7日、28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所见的道理、所讲的道理，都超过一般普通人所讲的，远近都知道他辩才无碍。

现在再讲一位高僧，这一位高僧也是晋朝的，在南京瓦官寺，他的名字叫释法汰。他有两个徒弟，一个叫昙壹，一个叫昙贰。他什么地方人呢？他是广东东莞人。他在青年的时候，就和道安法师作同学，他的智慧和辩才没有道安法师那么高、那么巧妙；可是他的相貌好，不丑陋，生得很端正的。所以和道安法师正是一个相反，道安法师是最丑陋的。

他和道安法师常常在一起。有一次，因为时局很不太平，他们就逃难。道安法师带著很多徒弟；他也带著很多徒弟，有四十多个。走到新野那个地方，就要分手了。为什么要分手？在一起走，人太多了，不太方便。所以道安法师就叫法汰法师向东南那方面走，他带徒弟向西北走。在临别分手的时候，他对著道安法师就说：“法师仪轨西北，下座弘教东南。”就是说：“法师您给西北的人作一个榜样，作一个法师；下座我要到东南那个地方去弘扬佛法了。”上座high seat；下座，在最小的座位上。“我们在这世界来弘扬佛法，大家不要忘了彼此，你要帮助我，我要帮助你，互相帮助，将来

到极乐世界再相见去。”说完这话，两位法师就分手了。这时，法汰法师就哭起来了，因为他捨不得离开道安法师，所以就哭起来了。

于是乎他同徒弟昙壹和昙贰，有四十多个人，就顺著长江，往东南来走。到阳口那个地方，法汰法师有病了。当时有一位作官的叫桓温，在荆州那儿住，听说他有病，就要请他到衙门里来供养。请他到衙门里来供养，他病还没怎样好呢，就去见桓温。桓温要和他谈话时间久一点，所以就没有先和他说话，而和其他的宾客谈话。在桓温谈话的期间，他因为有病不能坐得太久，自己就站起来走了。桓温看他走了，就跟他出来说：“你等一等，我有话同你讲呀！”他说：“等我改日再来，今天我很多痰，咳嗽也不太方便，我要走了。”

法汰法师身高有八尺，相貌生得非常圆满，人人都欢喜见他。他说话，谈吐方面也非常的好。当时有一位道恒法师，就是迁印度觉贤法师单的那位道恒。这道恒有一点辩才，不过他这个辩才是很偏见的。他在荆州这地方很有名誉，不过他有一种执著说这个心没有，没有心；无论讲什么法，他都讲是没有。法汰法师就说：“这种说法是一种邪说，我们应该和他开一个辩论会，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。”于是乎就召集了很多的大德高僧，当时有名的这些个僧人，叫徒弟昙壹就和道恒法师辩论。

昙壹法师引经据典，根据佛所说的道理来和道恒辩论。头一天，辩论得很厉害。道恒很有辩才的，辩论了一天他也不肯屈服，不肯认输。第二天又来辩论，当时慧远法师也在这个地方，就和道恒来辩论，结果把道恒法师所持的这种理论，都给辩论得没有口开了，没有话讲了。所以以后“心无”这个义理就不成立了。

晋朝太宗简文皇帝的时候，也对法汰法师很敬重，请他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就作一个很大的法会。当大法会开始的时候，皇帝自己也到这地方来听经。皇帝既然来听经了，所以公伯王侯这一些个百官都来到这儿听经。法汰法师所见的道理、所讲的道理，都超过一般普通人所讲的，这时候他的名誉更大，远近都知道这位法师是辩才无碍。所以，开讲这一天，出家人、在家

人来了很多。他徒弟很多，皈依弟子也很多，在吴越这地方，有的从一千里地以外，或者数千里地以外，都到这个地方来听经的。

他又造座庙，带著比丘、比丘尼在这儿修行。晋朝有位太子叫司马综就住在庙旁边，他在庙旁挖了一个坑，这个坑就预备来令这座庙坍坏了。果然挖坑之后，山门就倒了。法汰法师本来可以和他理论，但是他也不管，“你侵略庙上的地，随你侵”，他也不讲。他不讲，这位太子自己生惭愧心，说：“我对人这样子，人家也不来和我理论，这真是自己的不对啊！”就到他这儿来认错，求忏悔了。法汰法师就在那儿躺著见这位太子，旁若无人似的，就即使你是太子，他也没有看得起你。本来躺著见人是不对的，但是他躺下来见太子。所以当时有一些将军也都皈依他，谢安、谢玄都对他特别恭敬。

在他将要圆寂的时候，就对他弟子说：“我现在想要走了！”就在晋朝太元十二年，他往生了，当时他六十八岁。晋朝的烈宗孝武皇帝，就下了一道诏书，说法汰法师“道播八方，泽流后裔，奄尔丧逝，痛贯于怀”。“道播八方”，他这个道传播到八方去了。“泽流后裔”，说他这个恩泽流传到将来。“奄尔丧逝”，可惜他现在竟然圆寂了。“痛贯于怀”，说我心里头很痛的。所以就送钱十万来给他办丧事。

法汰法师这两个徒弟，一位叫昙壹，一位叫昙贰。昙贰年纪很轻就死了，法汰法师就哭，说这等于“天丧回”一样，就好像孔子的弟子颜回早死了一样。

昙壹法师，当时也是最有名望的一位法师，他名誉和慧远法师差不多那么样有名；也帮著道安法师来翻译经典，作了很多佛教的工作。这是法汰法师大概的生平。

僧光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光法师

晋·飞龙山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8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和道安法师共同研究经典上的疑问，哪个地方错误就把它更改过来。对于佛教的事情作了很多，所以也是当时的一位高僧。

在晋朝又有一位高僧，他住在飞龙山，叫僧光。这位法师年纪轻的时候，就和道安法师是朋友，以后出家作沙弥，大家也都常常在一起，研究所有的经典。他非常地聪明，和道安法师两个人就共同发愿，说：“我们将来受戒了之后，一定要作弘法的工作。”于是乎，在作沙弥的时候就研究经、律、论三藏，读了一百多部经。

受戒之后，那个时候很不太平的，所以就隐居在飞龙山，每天就是游山玩水；他欢喜山林之乐，在山上听听鸟叫，看看流水，很超然自得的。

以后，道安法师又遇著他，两个人就在一起研究经典上的疑问（注）。因为当时翻译的经典，有很多意思翻译不出来的，所以看起来就有很多的疑问。他和道安法师两人共同来研究，哪个地方错误就把它更改过来，就是作润色的工作。这位法师对于佛教的事情作了很多，所以也是当时的一位高僧。他以后到襄阳弘扬佛法，在襄阳生了一点小小的病，就圆寂了。这是僧光法师的生平。

(注)：当时佛教界以老庄思想义理来解释佛教道理，称为“格义”。道安法师并不赞成，便和僧光法师讨论此事。《高僧传》卷第五：“学通经论，值石氏之乱，隐于飞龙山，游想岩壑，得志禅慧。道安后复从之，相会欣喜，谓昔誓始从，因共披文属思，新悟尤多。安曰：‘先旧格义，于理多违。’光曰：‘且当分析逍遥，何容是非先达。’安曰：‘弘赞理教，宜令允惬，法鼓竞鸣，何先何后？’”

僧辅法师（竺僧辅）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辅法师（竺僧辅）

晋·荆州上明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8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一生很精进，专持戒律，又吃斋、又礼忏，天天都拜忏。他发愿生到兜率天，以见著弥勒菩萨作为他的愿望。

在晋朝时代，荆州上明寺又有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叫僧辅；辅是帮助的意思，辅佐。他在年轻的时候，就专门精持戒律，立志修苦行，修一般人所不能修的苦行。他专门学论，把一切的论都学得通达了；可是经典上的佛法，他也明白。所以在当时河南那一带，一般人都信仰他。

当时，西晋时局很乱、很不平安。所以僧辅法师和释道安法师等，有很多人就在濩泽（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）这个地方隐遁起来。他们隐遁在一起，就研究佛法、研究经典，所以把经典的妙意都研究得很通达。

他以后住在荆州的上明寺。他一生很精进，专持戒律，又吃斋、又礼忏，天天都拜忏，非常地精进。他发愿一定要生到兜率天，去见弥勒菩萨，以见著弥勒菩萨作为他的愿望。

在当时琅玡王忱是荆州的刺史，听见这位法师道德这麽高深，于是乎就把他请到家里去，全家都跟著他受戒，皈依这位法师。

等到这位法师要圆寂的前两天，就告诉大家说：“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你们谁有甚麽问题就赶快问；若没有问题，等将来我不在这里了，你们就没有地方可问了。”

等到第二天，大家都闻到一股异香满空，又在虚空中好像奏音乐似的。他所有的皈依弟子，听说师父要走了都来看他。当时有一万多人来看他，看完了之后，他就坐著无疾而终，没有病就走了。

昙翼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昙翼法师

晋·荆州长沙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8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又得到舍利，又山神布施木头，又得到阿育王所造的佛像，于是江陵一带佛法特别盛行，就是这位法师在那儿教化的功德。

晋朝时，还有一位高僧是在荆州长沙寺，他的名字叫释昙翼。这位法师是冀州人，就是近北京的那个地方。他在十六岁就出家了，拜道安法师作师父。在一般的沙弥里边，他是专门研究戒律、奉持戒律的，所以一般人都叫他叫持戒的沙弥。他所学的通达三藏，经律论都明白。所有道安法师的这些个门人弟子，他可以说是持戒第一了。

以后他就到四川去，四川的刺史叫毛璩，对他特别的信仰，所以就请他去应供。刺史自己亲身来给他作饭菜，来给他添饭。在吃饭的时候，昙翼法师看见饭里边有一粒壳，就把这粒壳先拿起来吃了；这个rice（米）有皮的叫壳。毛璩更信仰他，知道这位法师一定不会糟蹋施主的供养，所以对他就很信仰了。

以后毛璩就供养他一千斛米，一千斛就是大约一千担的米。这位法师说：“你给我这么多米，我一个人怎么吃呢？”于是乎把四川的和尚都请来了，一个人分一份，这一些个和尚都给分了。他常常随著道安法师到各处去讲经说法，也常常住在檀溪寺里。

晋朝长沙的太守叫滕含之，在荆州江陵的地方，把他的房子送出来作庙。就对道安法师讲，请他选择一位法师到那里去作住持。道安法师就叫昙翼法师去作住持。昙翼法师于是乎就揹起他的背架子，带著锡杖，到荆州去这庙

上作住持，这座庙的名字叫长沙寺。当时因为时局很不太平，常常要躲避贼匪之类的，在江陵这地方也不安宁，所以以后昙翼法师又到上明去，在上明又造座寺院。等这些土匪都没有了，他又回到江陵修长沙寺。

修长沙寺之后，因为他特别虔诚，所以感到也有佛的舍利，求到佛的舍利。他用金的瓶子将舍利装上，把它放在斋堂的地方。昙翼法师又向舍利顶礼，就祷告说：“这要是佛的舍利，就应该放光令大家都看见。”他这么一求，果然在半夜的时候，这舍利就放五色光，照耀满室。当时他所有的徒弟，其他的僧人，比丘、比丘尼都看见这种祥瑞，所以对他的信仰就更增加。

这位昙翼法师欢喜造庙。在当时巴陵的君山，有很多的木材，但是山上有神，没有人敢去取木材。他说：“我们造庙大概可以的，这山神应该布施给我们，我们去试一试。”他带著很多的工人就上山。上山就怎么样呢？走到山的半路上，就有很多白蛇在路上这么横躺著，意思就不叫人上山。他就把工人带回来，在庙上对著这山上香，求山神作施主，布施木头。在这天晚间，这山神就给他托了一个梦，说：“法师你道德很高，我恭敬信仰你，所以你现在用我的木头可以的。可是其他人用这木头我就不能给，不要叫其他人来採木头。”

那么第二天又上山，带著工人到上边去取木头，这些白蛇都没有了。可是人都有一些个自私心很重的，这些工人给庙上造的木头，庙上已经够用了，他们又另外拿了很多木头。可是工人拿的这些木头，都叫政府给收去了，庙上的木头就没有给政府收去。所以他这感应的力量很大的。

以后他又想：“阿育王所造的佛像是很多的，我们应该求一尊阿育王造的佛像来。”他就天天拜佛，求一尊阿育王当时所造的佛像。这么求求求……有一天，果然就有一尊佛像在北门外边那个地方放光。洛阳白马寺的和尚先知道了，就先去抢这尊佛像，到那地方去抬，多少个和尚也抬不动，多少个工人请这尊佛像也请不动。

昙翼法师说：“喔，这个是我请来的，我们应该去请去。”白马寺的僧人没有请去；他到那儿叫他徒弟三个人，轻轻地就抬回到自己庙上长沙寺了。

当时昙翼法师说这是阿育王所造的佛像，一般人还不相信，以后有一个印度的和尚来一看，说：“喔，这是阿育王当时所造的佛像！”由这又得到舍利，又採木头这山神也布施给他，又得到阿育王所造的佛像，于是乎江陵一带佛法特别的盛行，就是这位法师在那儿教化的功德。

法遇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遇法师

晋·荆州长沙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7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结上跏趺坐向大家告假，坐在那儿就走了。你们听了很多“坐在这地方就走”，哪一位将来也试一试看！

道安法师有个徒弟叫释法遇，这位法遇以前什么他都干的，无所不为，喝酒啊、吃肉啊，什么坏的他都作，和现在一般美国青年人差不多。你只要有一个坏名堂，他就要去干一下，要去作一作。以后在一种偶然的场合，就遇到道安法师在那儿讲经。“偶然”，就是在他没有想去，但是就到那里了。他一听经，“哦，这比什么都妙了！”于是乎就出家了，跟著道安法师修行，也聪明得很，也讲经说法，以后就很多人都跟著他学了。

在当时就有一些个比丘不守规矩。他知道其中有一位比丘去喝酒，喝醉了回来，就发酒疯——发酒疯就是drunk（酒醉），醉了回来就骂人。这样子，法遇法师就打犯酒戒的和尚一顿；但是打完了，也没有撵他走。这时候有人就传到道安法师那边去，道安法师就给他寄了一个竹筒子，筒子里边盛一根“荆子”寄给法遇法师。法遇法师打开一看，知道这是道安法师要罚他。于是乎就鸣钟打鼓地集众，把大家都召集到一起了。他就告诉维那说：“我

现在真是有罪囉！和尚离得这么远（大约有几百里路远），我作的事情不对令和尚来忧心，我现在是有过啦！”于是乎就跪到佛前，叫维那拿起香板就打他三香板。然后他就痛哭流涕地说：“我真是一个不肖的徒弟，令师父这么远都来分神啊！”就大生惭愧。

他带著很多比丘在这儿修行，又过了一个时期，他也是结上跏趺坐向大家告假，说：“现在我的事情已经完了，我要走了。”坐在那儿就走了。你们听了很多“坐在这地方就走”，你们哪一位将来也试一试看！

昙徽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昙徽法师

晋·荆州上明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9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智慧也高，辩才也大，修行也精进，总而言之，一切一切都是超过其他的人。

今天介绍一位昙徽法师。昙徽法师是河北人，在离北京不太远的地方。他十二岁的时候，就遇著道安法师，跟著道安法师准备出家作沙弥。他相貌生得很圆满，对人又很谦恭和蔼，对人人都好。

因为道安法师出家的时候，他师父和他有五年了才说一句话，他知道作徒弟的和师父应该感情很和合的，所以对这位小徒弟特别爱护。令这位小徒弟读书，读了两三年，这位小徒弟把世间的经典四书、五经，《诗经》、《书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春秋》等都读完了，《史记》也读完了。佛教的经典呢，他也读了很多很多。

到了十六岁，道安法师才正式给他剃度落髮，以后他就受具足戒。但是这时候这位沙弥啊，已经不是一般的沙弥那个样子了！他智慧也高，辩才也大，修行也精进，总而言之，他一切一切都是超过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人都不能和他相比了。在不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他就正式讲经说法。一般人也欢喜听他说法的声音，他声音宏亮，好像洪钟那个样子；所以他每一讲经，很远的人都来听经，对一般人都特别有缘。

他跟著道安法师有十几年，也在襄阳住过。以后就到荆州去，又受一般的官民来请他说法，在这个时候，他的法缘非常的盛。那时道安法师在长安，他在荆州，这长安在荆州的西边，他见不著师父，就怎样呢？就自己画了一幅师父的像，早晚都礼拜、供养，恭敬师父。他这个样子，所以一般的信徒也都效法他，画一张他师父的像。那时候没有照相机，所以照不出来像，就画画像，在家里也都供养这位“印手菩萨”。道安法师有一个名字叫“印手菩萨”。怎叫印手菩萨？因为道安法师一生出来，在胳臂上就有一块四方的皮，好像一个印似的，这个印可以推到肩背这个地方，但是往下不能到手指头上，所以一般人就叫他“印手菩萨”。那他一些个徒弟，也都恭敬向这位印手菩萨叩头礼拜，天天都这个样子。

他法缘特别的盛，名誉也特别的高了。有人就问他，说：“你的道德和和尚的道德怎样呢？”“和尚”，就是说他的师父道安法师。他就说：“我的师父，他的内行浅深我不知道”，就是他自己里边的工夫怎样我不知道，“就拿他外缘来讲，有很多灵验的事情。我若和我师父比，就像一滴水和江海来比一样，我怎能和我师父相比呢？”他这样讲。

他在荆州弘扬佛法，当时他在那个地方是很有人缘的。后来他在荆州上明寺圆寂，没圆寂之前，在吃中饭的时候，就对大家说：“我要向你们大家告辞啦！”要say good-bye（说再见）了。吃完饭，他回到房里头去，右胁而化，这躺下就往生了。他圆寂的时候，已经七十三岁了。他作的《立本论》有九篇，又有《六识旨归》十二首，都流传在世间上。

道立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道立法师

晋·长安覆舟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6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高僧预先就知道往生的日子，为什么他会知道呢？就因为禅定的工夫好。

今天我再给各位讲一位高僧，这一位高僧是出在晋朝，他的师父就是道安法师。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没有人知道，因为他从小就出家，学习《放光般若经》。等道安法师到长安去的时候，他就随著道安法师到长安。可是他欢喜清淨，不受人的供养，愿意在山上住，愿意在林子里边来打坐。于是乎他就隐遁在覆舟山，这座山就好像一艘船翻过来放在那里，所以叫“覆舟山”。他在这住不和任何人接近，也不受人的供养。你想去供养他或者一点钱、一点米啊，他不受的；他性情就是这么古怪！

住了很多年，他也不出来，也不下山。有一年，他就从山上跑出来了，把京城长安里边所有的和尚都请来，就讲《大品般若经》给大家听。旁人就很奇怪的，问他：“你在山里面住著，也不愿意见人，也不愿意受人供养，为什么现在下了山又讲经了呢？”他说：“我的法名叫道立，道安法师是我的师父。我道立修行这么多年，研究这么多的经典，可是现在我时候不多了，大约秋天我就要走了，所以我现在给你们各位讲讲经，结结法缘。把我所明白的道理、所学的佛法，大大概概地讲给各位听一听，就了我的心愿。”一般人就听他讲经。果然到结夏安居以后，就是过七月十五之后，没有多少天他就无疾而终。所以一般的人都说这位法师是预知时至，一定往生极乐世界去了。

这位高僧预先就知道往生的日子——在半年以前就知道，为什么他会知道呢？就因为禅定的工夫好，他每一坐禅最少就是七天，在这七天他也不吃饭、也不喝水，都在定中。七天后他出定，又入第二个七天的定。他因为常常不需要吃东西，常常入定，所以就不受人的供养，不需要吃饭。他认为吃饭是一件最麻烦的事情，不愿意行吃饭的苦行。因为他不愿意行吃饭那种苦行，所以他就禅定三昧现前了，于是乎就预先知道什么时候会往生的。

那么说知道什么时候往生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也可以知道我什么时候往生，譬如我愿意明天死，我吃多一点安眠药就死了。我告诉你们说是我明天就死了，那我这也是预知时至。可是你这是不自然的预知时至，我遇著过这么一位法师，他到过缅甸去拜大金塔，拜了十次。暹罗、印度他都去过，佛的事蹟呀、菩提树啊，他都去看过。可是这位法师没有禅定的工夫，只有拜佛的工夫。天天早上起来拜佛，拜几百拜。然后他又乱拜一气，又拜什么呢？拜皇帝、拜娘娘、拜国王、拜大臣、拜总统，什么都拜。暹罗的皇帝他也拜，缅甸的也拜。这么一位法师，他没有定力，也没有什么智慧，但是因为自己是资格很老了，大约对这个世界也很讨厌了，就告诉人说是他要走了。然后，他就吃了很多的安眠药，又作了一首偈颂，这偈颂是怎么样说我忘了，他说他要往生极乐世界了！殊不知吃了很多安眠药，但是还不够份量，安眠了一天之后又活了，没有死。所以我说你自己要预先说才是；想吃安眠药死，那个不算的！道立法师是自己工夫到这种境界上，知道自己哪一天往生，这才是真正的工夫。

昙戒法师 / 晋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昙戒法师

晋·长沙寺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6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在念“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”的佛号声中圆寂了，面上非常欢喜。这也是道安法师一位最有道德的徒弟。

现在再讲一位法师，这位高僧也是晋朝人，在长沙寺，他的名字叫昙戒。这一位高僧是河南南阳人，俗姓卓，在没出家以前呢，他是一位作官的兄弟，但是他家里很穷的。虽然很穷，可是他很欢喜读书，把“三坟五典、八索九丘”都读了。三坟五典就是中国书的名字，意思就是读书读得多。那么他读这么多书，但他生性很沉静，谁也不知道他读了这么多书，他也不炫示，也不对人说：“我读书读得最多了。”不讲的！

有一次，有一位法道法师讲《放光般若经》。他因为穷得很厉害，想去听经，穿了破衣服也不好去，向朋友借了一件衣服去听经。去到那儿，一听经，他就豁然了悟了，“喔，原来佛法是这么妙的！”所以就不作在家人了，作出家人。作出家人，他也拜道安法师作师父，这个时候，他就修行，诵经诵了五十多万言。一部《法华经》是六万馀言，他诵五十多万言，修行很用功的！

用功！但是他就生了病，病得很厉害、很危险。越危险他越念“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”。弟子就问他：“师父，您怎么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您怎么念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呢？”他说：“唉，你不知道啊，因为我和我的师父等八个人发愿，一起发愿要生兜率天，见弥勒菩萨。那么我师父和道愿他们七个人已经都去了，就剩我一个人在这儿还没有去，所以我一定要求生兜率天，见弥勒菩萨。”说完这话之后，他更虔诚地来念弥勒菩萨。他的徒弟就看见有光到这儿来；他自己也看见这种祥瑞的光明，就很欢喜的样子，念得更是一声接著一声不断。以后就在念“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”的佛号声中圆寂了，他的面上非常欢喜。这也是道安法师一位最有道德的徒弟。

法旷法师（竺法旷）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旷法师（竺法旷）

晋·于潜青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1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在家是个孝子，孝顺继母；出家之后，又孝顺师父。他念〈大悲咒〉，把瘟疫鬼都赶走了。这种治不好的病的确是有鬼，要是开了五眼，就看得见那鬼；有多少呢？就像蚂蚁那么多！

“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从缘灭，我佛大沙门，常作如是说。”这是马胜比丘见著舍利弗说的。舍利弗、目犍连原来是外道，那么见著马胜比丘威仪最好，“严整威仪”，他威仪再也没有比的。舍利弗和目犍连这两位外道，就“啊，他样子这么样好，他一定有个师父，师父是谁呢？”于是乎就请问马胜比丘，说：“你学得这么好样子，你师父是哪一位啊？你一定有师父，你师父所讲的是什么呢？”马胜比丘说：“我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至于他所说的法，他说：‘诸法从缘生，诸法也从缘灭’；这是佛，也叫大沙门，他常常讲这个道理。”

讲到这个“缘”，我们修道一定要结缘，不结冤；对所有的人都要好，甚至于心里边都不要想人的不好，要想人的好。你想人家不好，这有一个不好的念，那么对方对你也就没有好感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修道的期间，不要生一种妒忌心，不要生一种障碍心，不要怕人比自己好；怕人比自己好，结果自己就会不如人，就会没有人那么好。你要不怕人比自己好，自己要勇猛精进，向前用功修行，那才能有所成就的。那么你对人好，人对你也好，那么大家就一天比一天好，作好的朋友。你对人不好，人对你也不好，一天比一天就有一种怨恨。那么怨恨，就没有缘；他对你好，就有缘。

譬如有的法师，本来道德很高超，但是就没有人缘；他讲的道理也非常妙，但没有人听，没有人相信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就是没有种下这个缘，没有

结下这个缘，所以他法缘就不盛。有的法师讲经讲得很不好，好像我似的，连个字都不认识；结果很多不懂话的人，就听不懂也要听，那么这都是有缘的关係。要是没有缘，请他在这儿来听，他听了两句半，三句都等不了就跑了；有缘的，在这儿听完了，还不愿意走，好像果普，昨天晚间说：“啊，走的时候非常困难，不知道怎么样走法。”那么，这就是因为和佛教有大因缘，她种下这个缘了，所以很深很深的；到我们这个道场里边，就觉得像到家了一样，不愿跑了。所以我们修行要结缘，要把你那个慈悲心发大了，要发大菩提心、发大慈悲心和一切众生结缘。佛为什么有那么多徒弟？就因为他和一切众生结缘结的，生生世世他都愿意帮助众生来修行、来成佛，所以一切众生就对他那么样子恭敬、供养、礼拜。

今天再给你们介绍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就愿意结众生缘。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这位高僧的名字叫“法旷”，他是晋朝时候的人，俗姓皋（音：高），他住的地方接近江南。很不幸地，他一生出来，父亲母亲没有好久就都死了。他父亲因为有两个太太，因此由后母把他养大。

这个孩子知恩报德，就报答他后母的这种好处。所以他非常地孝顺，无论吃什么东西，后母没有吃的时候，他不先吃，甚至于嚐一嚐都不嚐。穿衣服都是穿旧的，不穿新衣服，新衣服给他后母穿。因为他家里根本就没有钱，很穷很穷的，穷人没有旁的法子来找钱，就去种田。以种田来得到一点的代价，就是帮人作工去得到一点钱，回来养他的后母。人人都认为这个小孩子是最孝顺不过了，人人都知道他是个孝子。

他后母在他十八、九岁的时候就死了，他就想法子把后母埋到坟里边，然后在那儿守孝。在守孝的期间，也是非常困难，既没有房子住，又没有什么衣服穿，那真是“铺地盖天”，以这个地作他的床铺，以这个天作他的被（blanket）。那么这个大被和大床，他一个人用不了，就借给很多人用，他只用一小部分。

在守孝之后，他就把世界一切的事情都看空了，于是乎出家。出家就遇著一位名师，他师父是谁呢？叫昙印，是当时一位很有智慧的善知识，就跟

他出家。出家之后，学习经藏、律藏、论藏，把三藏通达了。又拜《法华经》，礼“法华忏”。

有一次，他的师父就有病了，病得很严重。于是乎他就发愿拜“法华忏”，早起、晚间，晚间、早起，白天、晚间他都拜忏。拜到第七天的时候，就看见他拜忏这个房里边放大光明，放五色祥光，这个光明就照到他师父的病房里边去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师父就觉得好像有人用手摸他身体、摸他头，这个病就不药而癒，很快就好了。他在家是个孝子，孝顺他的继母；那么出家之后，他又孝顺师父，师父有病痛，他能以尽他的诚心来给拜忏，这是个孝顺的徒弟。

他师父病好了，他就向师父告假，到外边去行脚参方，就是各处去当参学。因为出家人出家之后，在自己的庙上住过五年，要到外边各处去参方。所谓“参方”，就是到各处去学习其他丛林里面的规矩、礼法，到处去看一看，参访善知识。他各处参方之后，看见有一座山，就愿意在这儿修行。

那么修行，他的宗旨就是研究《法华经》，他知道《法华经》是“会三归一”这个道理。“会三”就是声闻、缘觉、菩萨这三乘，然后“归一”；归一佛乘，把这三乘都归到佛乘上。那么《无量寿经》是淨土的因，他一生的宗旨就是讲《妙法莲华经》和《无量寿佛经》。有人来他就讲，甚至一个人来，他也给讲这两部经，或者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或者讲《无量寿佛经》。要没有人呢，他就念诵《法华经》和《无量寿佛经》，这是他的功课。

这一位法师在山上住了很久，这座山叫什么名字呢？叫于潜青山。当时就有很危险的传染病在附近发生，人得了这种病就治不好；你请医生来治，连医生都一起死了，就这么厉害！所以医生也是“泥菩萨过海，自身难保”。这位法师在这时候就大显神通了，显什么神通呢？他原来就修大慈悲法，也就是〈大悲咒〉，大约也有四十二手眼。那么遇到这种的瘟疫传染病，请医生来看连医生也一起死，这种病是最厉害的！他就作了一个“不请的医生”，不要人请，自己就到有病的家里去给人治病。每一个家庭里头有病，他给一念〈大悲咒〉就好了。因为他有慈悲心，又会诵这个咒。

这个咒不是密宗的咒，咒没有一个密，也没有一个不密，不过故意起个名说是密宗。实际上，密就说不出来的，说出来的就不密。所以《六祖坛经》上，惠明问说：“上来密语密意外，还更有密意否？”六祖就说：“密在汝边，与汝说者，即非密也。”密在你那里边，谁也不知道的；我能说出来告诉你的，就不是密了。所以这个咒也是不要故神其说，说：“噢，这是秘密的！”秘密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知道就不是秘密！我要知道更不是秘密了，他要知道也不是秘密了。这叫勉强给它起个名说这个是密，实际上密而不密，不密而密。

今天这个法是没有密宗的人来，我们这样讲；要是有密宗的人来这儿一听，把他肚皮都给气得爆开了。所以昨天晚间我不讲这个，不讲这个他肚皮都差不多爆了，要讲更危险。那么法旷法师念〈大悲咒〉，就把瘟疫鬼都赶走了。这种治不好的病的确是有鬼的，你人要开了五眼，就看得见那鬼，那鬼有多少呢？就像蚂蚁那么多！

慧远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慧远法师

晋·庐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3日、14日、17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中国的念佛法门，是由慧远法师来首创的。这位大师的学问是最好的，他的修行也是最好。

我们今天晚间讲一讲净土法门。什么叫净土呢？“净”就是清净，“土”也就是国土。那么这个国土是清净而没有染污，在极乐世界就叫“净土法门”。怎么有的净土法门？就因为没有妄想、没有杂念。没有一切的妄想，

所以这个土就净；没有一切的杂念，所以就极乐了。

这净土法门，是释迦牟尼佛不问自说的法门。“不问”，就是不等其他的人问，不等到弟子问，佛自己说的。为什么佛不等有个请法的人来问，自己就说这个法门呢？因为这个法门是特别重要，佛的弟子没有哪一个能明白这个法门的。所以佛就“不问”，不等弟子请问就说了；如果要等弟子请问才说这个法，就没有什么时候可以有机会说了。那么这种法门是非常重要的，在一切法门之中，这个法门是不可思议的、是妙不可言的。在《金刚经》上，是须菩提来请法，是当机众。《法华经》上，舍利弗和弥勒菩萨、文殊师利菩萨来请法。在《楞严经》上，是阿难尊者请法。唯独《阿弥陀经》，是不问自说的法门。

这个法门对于后世的众生——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众生，是最相应的一个法门。所以佛说：“末法的众生，一亿人修行，没有一个人得道。唯独要能依念佛的法门，就可以离苦得乐，往生到极乐世界去。”

佛法将来一定会灭的。世间无论什么都是有成、住、坏、空；佛法也是这样，有成、住、坏、空。佛出世讲说佛法，这是一个成就的时候；佛入涅槃之后，这个佛法在世间，一般人宣扬佛教，这是个住；住，世间久了就该坏了；坏之后就该空了。佛法也是这样子。

那么现在是在减劫的时代，怎么叫“减劫”呢？就是每过一百年，人的寿命就减少一岁，身量的高度就减去一寸。减来减去，减到人的身量高度只有两尺高的样子，这和狗差不多那么高，这时候佛法都灭了。

佛法先灭，灭什么呢？就先灭《楞严经》，因为魔王最怕《楞严经》，它把魔王的相貌都给说得清楚楚地，所以魔王就怕《楞严经》，所以就先由《楞严经》上灭。然后其他经灭，《法华经》、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……，最后就剩《阿弥陀佛经》不灭，在世界上多停留一百年，度无量众生。然后《阿弥陀佛经》也灭了，就剩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六字洪名，又在世界多停留一百年。然后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个六个字也灭去两个字，剩四个字，只剩“阿弥陀佛”，又在世间上多停留一百年，那么这个佛法就灭完了。所以

在末法时代，这念佛的法门对我们现在是最好的法门。

今天我所要讲的这位高僧，是净土法门的初祖，也是晋朝的，他是庐山东林念佛社的慧远大师。这位高僧专门提倡念佛法门，那么其他法门他明白不明白呢？他完全都明白，禅、教、律、密他都懂；不单懂，也都深入到里边去，可是他就专门提倡、实行念佛法门。当时这个念佛法门，没有其他人尽力提倡，就慧远法师是专修净土法门。

这一位法师的道德非常地高深，他的学问也非常地通达，多闻强记，记忆力很好。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北方雁门关的人，在中国的西北方，他那个县就叫楼烦县，俗家姓贾。他一出生就非常的聪明，一般人都称他神童。为什么叫神童呢？就因为他记忆力太好了，读书过目不忘，读一遍就记得。他这种记忆力，任何的小孩子都没有这么好，所以一般人称他神童。他所写的文章也与众不同，作文章作得快，而且又不需要修改，写出来就是了。这种的天才智慧是很少有的。

可是在没研究佛法以前，他最欢喜就是老子和庄子。他把六经都熟读于心，都可以背得出来。然后老子《道德经》，他也非常地熟，也能背得出来。庄子的《南华经》，他也能背得出来。这样子一来啊，一般的读书人就没有他的学问这么好了。简直他就在十三岁的时候，和一般的秀才、举人、进士，甚至于状元，这些个最高有学问的学者来和他谈，都认为他的学问是比他们高。所以他十三岁的时候就驰誉全国，全国的人都知道有这么一位神童了。

在他十三岁就把“五经四书”、《老子》《庄子》，甚至于“诸子百家”，所有中国的书差不多都读完了。这样子，他就跟他一位姓令狐的舅舅到洛阳、许州那个地方，各处去游学。什么叫游学呢？就到各处去见一些个读书的人。到什么地方和读书人一谈论，都没有他学问好，他名誉就很高了。

等到他十八岁这个时候，又到荆州、南京那一带去，正赶上那时候时局也不好，他就不能各处去走。这时候在太行山、恒山，道安法师在那儿弘扬佛法，道安法师名誉是很高的，就是印手菩萨。这位印手菩萨，谁都知道他讲经讲得好，偏偏这时候他又讲《般若经》，慧远和他的弟弟叫慧持，就去

听经。到那儿一见道安法师，慧远法师就好像前生认识似的，说：“这位是我的师父啊！”本来他以前没有见过，现在一见就知道这位是他师父，心里总想：“啊，这位法师就是我的师父！”等一听经之下，他就豁然开悟了！他说：“喔，原来真正不可思议的这种妙理，完全在佛教里边。儒教所讲的就好像穀子那糠秕似的，一点用处也没有！”（糠秕，就是穀子的外壳，就是表皮的意思）。

中国有三教九流。“三教”，就是儒教、道教、释教。“九流”，就是一流举子、二流医，三流地理、四流推，五流丹青、六流画，七僧、八道、九琴棋。“一流举子”，举子就是读书的。“二流医”，医就是医生。“三流地理”，地理就是看风水，它叫堪舆学。“四流推”，推就是算命的。“五流丹青”，丹青就是画画的，画得很微细的，它用工笔画的，那个色很淡。就好像我有那唐朝的像，那就叫丹青。“六流画”，这是普通的那种画画（painting）；而丹青是画得细緻一点。“七僧”，七流就是僧人。“八道”，八流就是道人。“九琴棋”，琴就是弹吉他（guitar）之类；棋是下棋。

那么慧远法师知道：唯一的妙法就是佛法，唯一能离苦得乐的法也是佛法，唯一能满足他求智慧这种欲望的也是佛法；所以就和他弟弟拜道安法师作师父出家了。出家之后就发大愿，说：“将来整个佛教，我一定要把它担负起来，我一定把它搁到我肩膀上，我一定要令佛教发扬光大！佛教就是我自己，我也就是整个佛教。”他发这种大愿，“我一定要作佛教最高的善知识！”他也想要得到第一。这样子他就勤苦用功，人家所作不了的事情他就作，人家所办不了的事情他也要办。他白天、晚间都读诵经典、研究戒律，研究道理。

他非常穷，饭是有地方吃了，但是没有衣服穿，也没有油灯。那时候没有电灯，读书白天可以看，晚间就没有法子看经了。当时就有一位也是道安法师的弟子叫昙翼（前边已经讲过），他大约有一点钱，就常常给慧远和慧持两兄弟买灯油的钱。道安法师听说了，就非常欢喜，说：“这位道人，他可以说是认识修道的人啊！”于是乎就非常讚歎昙翼法师。

这两兄弟虽然穷，但是修行可不穷，修行是最丰富的。两个人对师父也特别孝顺，对佛法也特别精进，任何人也比不了他们这样子。经过一个时期，道安法师就说：“将来令佛法流行到中国的人，其在远乎！”就是说在慧远了，将来一定是看他的了。这美国的佛教将来不知道在哪一个？是在近呢，是在远呢？是在左呢，是在右啊？是在前呢，是在后啊？现在还不能决定。是在动啊，是在静啊？是在法呢，是在护啊？现在还要等一等再说。

道安法师这位徒弟慧远法师，二十四岁就开始讲经了，虽然不像神光法师讲得“天华乱坠、地涌金莲”，但也是听众满座，法友如云。听的人把这个座都坐满了，听众满座；法友如云，法的朋友好像云彩似的。可是因为他年纪轻的关係，听众和法友有心里不佩服他的，就和他辩论。他在上面讲，他们就在下面问：Hi！I have a question, can you answer me？（喂！我有个问题，你能回答我吗？）这个也有question（问题），那个也有个问题。那么有一个人就问他：“你讲经讲般若，你说有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我不明白什么叫实相，请你解释实相的问题给我听一听。”他就说：“实相者无相也，无相是无所不相。真空不碍妙有，妙有不碍真空，空而不空即是妙有，有而非有这是真空。”

讲来讲去，这个人说：“哎，你讲来讲去，我也听不懂！真空又是妙有，妙有又是真空。倒是妙有，还是真空？你要说出决定来嘛！”慧远法师就说：“我讲实相般若，你听不明白，我跟你讲庄子。庄子说：‘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，以有涯随无涯，殆而已！’”庄子说生命是有边际的，学问、知识、智慧是没有边际的。用我们有限的生命，就是有边际、有分段的生命，来学这个没有穷、没有尽、没有边的这种学问、这种知识、这种智慧，你到什么时候能学得完呢？”所以说“殆已”，就是很危险的、很不平安的，很办不到的事情。

好像我们现在读书，学英文、学中文、学日文、学西藏文、学印度文、学苏联文、学泰国文、学缅甸文……，这个世界几百个国家有几百种文字，你想把所有的语言都学会了，还没完全学会就死了，时间不等著你。你说：“哎，你再延期，叫我再多活一百年，我把这个世界所有的语言文字都学会

了。”不行的，死了！死了，就说：“我继续来生再学！”来生又都忘了，好像昨天的事情我们今天又忘了，是不是啊？像去年的事情，今年又忘了一样。所以你不要说来生的事情你不记得，我们前天的事情，今天就都忘了；或者昨天的事情，今天也都忘了，睡一宿觉就都想不起来了，“哎，昨天我作什么来著？谁来见我啊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？昨天有没有听经啊？昨天有没有lecture（讲经）啊？”你看，想不起来了！为什么呢？没有睡醒觉呢，所以把什么都忘了。等到来生，把今生所学的学问也都忘了，也是这样的道理。

这么一讲，慧远法师又说：“吾生也有涯，这就是一个有；而知也无涯，这就是个无。有，就是妙有，你怎么有的？是个妙有。无，怎么没有的？这是真空。真空和妙有里边，庄子没有说明白，这个中间就是个实相。”这个人想一想：“哦，对了，对了，这就是实相，这回我明白了。”

这么样子，有人就把慧远法师讲经，互相谈论实相的情形，告诉道安法师去了。那时候道安法师大约也有很多的特务或者间谍，在这儿来看著他这位徒弟究竟有没有作坏事，有没有犯戒，有没有不守规矩之类的。这个特务间谍回去对道安法师说：“慧远法师在那儿讲经，就有一个人问实相，那么讲来讲去，讲了一个多钟头、两个多钟头，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。以后慧远法师就引用庄子的道理，来解释实相的道理，这个人就明白了。”

道安法师听了，说：“哦，原来他会《庄子》、《老子》，以前我不准他再看这个书，现在原来有用啊！好，以后旁人不准看世间其他外道的书；慧远法师呢，我准许他看所有外道的书，所有世间的书，看什么书都可以。”给开他开一条可以博览世间书的门路。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，在佛教都叫外道的书；天主教、耶稣教那更不要提了，都是外道的书。你们各位想一想，世间的书本来也有用，只怕你不会用；你要会用那也是佛法，要不会用那就是世间法。

这位大师随著道安法师学习佛法十四、五年的时间。当时因为苻秦向晋朝去出兵作战，所以时局就不稳定。道安法师道场里边出家人有五、六百人，时局不好，吃的东西就发生问题。于是乎，道安法师就叫跟他学佛法这些

个人和徒弟都分开，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去，就到什么地方去，免得大家在一起都饿死。

临分别的时候，其他的这些大德高僧、这些法师，道安法师都有话对他们讲，就是教他们怎么样作、怎么样守规矩、怎么样持戒律、怎么样要修行，来教化所有的长老、大德，唯独对慧远法师一句话也没有讲，也没有教他怎么样作、怎么样修行、怎么样教化众生。

这时候慧远法师定力大约还是差一点，所以也就慌上来了，就著急了，说：“师父对所有的人都教诲，都来吩咐他们怎么样去作，为什么就不吩咐我呢？”于是乎就给道安法师跪下了，说：“师父一句话也不教化我、教诲我，大约我不是个人了吧？如果我是人，现在分手的时候，为什么师父不教我呢？”道安法师就说：“像你现在的程度，我一点也不忧心你了。你作什么事情，我不为你担心了！”意思就是说：“你无论到什么地方，我都放心，我都没有忧虑，对你所行所作，我都满意的。”

这样子呢，他们就分别走了。一走啊，慧远大师就到江西庐山那个地方，他欢喜庐山那个风景。庐山，它有一个东林莲社是念佛道场，是第一个念佛道场的开始。它背后有一座山峰，这山峰生得很奇怪，就好像一个香炉那个样子。他一看这个地方就欢喜了，欢喜在这儿，他说：“如果这地方可以让我安心在这儿住的，应该建立道场，就应该有水。”说完这话，拿他那个锡杖往地下这么一戳，地下就出水泉了，变成一条河，有了水，于是乎在这儿用功办道。

用功办道啊，有一次江西那个地方，很久很久也没有下雨。慧远法师在江西这地方住，他说：“我不在这儿就不管了，我在这个地方住，就要帮助这地方的老百姓。”于是乎就到一个水池的旁边去念《海龙王经》。正念著经呢，就看见在虚空里有一条好像蛇似的，这蛇过去之后，没有好久就下雨了。求到应该得的雨，这一年所有的农人种的穀都得到丰收。所以从这种因缘之后，就把他所住那个精舍，改叫龙泉寺。好像这种的事情，他有很多很多的。

这位慧远法师的境界是特别高深，在家就是神童，出家变了神僧。神僧也就是圣僧，他这种的境界很多都不可思议的，好像他走进庐山，那儿本来没有水，就有水了。所以慧远法师这种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人人见著他，怎么样啊？都怕他，没有一个人不怕的；本来有很多话讲，见著他，变成一句话也没有了，不敢说了，不敢问了。有很多的问题，一见著这位法师，就没有口开了。

当时，有一位和尚拿著一个用竹子作的如意，很美丽的。他爱得拿著那个竹子如意都拿活了，可以照见人；所以那个如意拿得通红的，像镜子似的。因是他最爱惜的，所以一天到晚拿著这个如意来玩。但是，他因为最恭敬慧远法师，就说：“慧远法师道德这么高超，我把我这如意供养他了。”就到那个地方去了，见著慧远法师，本来想供养如意，但是不敢说；不敢讲话，怎么样呢？他等谁也看不见他，偷偷地把如意放到慧远法师的法座旁边，就跑了。你看，他不敢讲话！有很多作大官的不相信佛法，一见著慧远法师，也吓得不敢讲话了。本来人都怕官，这是官怕活和尚，他的威德是非常不可思议的！

有的人在这个地方就生一种怀疑心，说是：“一位法师叫人家怕得这么样子，众生一看见就敬鬼神而远之，这怎么可以教化众生呢？”这是凡夫的知见。这个远和近有什么分别？什么是远，什么是近？远也没有远出法界去，近也没有在法界里边。这个讲一种缘，“有缘无缘，同圆种智”。你知道为什么人怕他吗？因为他有这种威德、有这种庄严。道安法师是他的师父，相貌是丑陋的；慧远法师相貌是庄严的。无论就是什么样的大将军，一见到这位法师，就生出一种敬畏的心。这就是他的威德，把众生的习气毛病都给照得藏不住了。这个人一看见他：“啊，我是一个很坏的人，我吃了那么多的迷魂药，我见了这位法师怎么办呢？”“啊，我又偷过东西，我又喝过酒，以前尽打妄语来著。这个迷魂药吃得也放不下，我想要学佛法，虽知道种种是假的，但我放不下，因为觉得它很好玩的。”所以就没有话可讲。就因为自己黑暗太久了，见不了光明；一见了光明，就睁不开眼睛了；这个眼睛睁著，也看不见东西——就是这个意思。

虽然是这样，但是还会种菩提的种子。不过成熟的时候有迟有疾，所以说“法本无顿渐”，法没有顿也没有渐。“迷悟有迟疾”，迷的时候有的慢，有的快；悟的时候也有的慢，有的快。好像这佛教讲堂，有很多人来到这儿，就被你们这几个美国的出家人给欺负跑了。他一见著你们就都怕了，本来他们想和我讲话，因为怕你们，所以就不敢和我讲话。不过机缘成熟了，也还是会有机会讲话。

又有一次，慧远法师正在讲经，从另外的地方就来一位沙门。这位沙门辩才无碍，最会讲会辩，就对他徒弟讲：“嘿，你们都怕你师父，有什么好怕的？等我和他谈一谈，看看怎么样子？岂有此理！你们人人都怕你的师父，他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？怕他！”慧远法师当时讲《法华经》，他来听经，本来有很多的问题，想“有所问难”，就是要和慧远法师来辩论，想把慧远法师给难倒了。可是一见著慧远法师，不单不能辩论了，吓得通身都出汗。

等下座了，就对慧远法师的徒弟说：“太奇怪了，你师父他这个威德是不得了！我从来什么也不怕的。本来没见之前，我以为我有很多的问题，可以来把他问倒了。不知为什么一见著你这位师父，自然就什么也不敢问了，什么问题也讲不出来了。”所以慧远法师这种威德不是一般人所可想像的！

当时慧远法师结念佛社，一天到晚大家就是在一起念佛，大约有一百二十多个人，有刘遗民，又有其他，很多都是作大官的。作大官的觉得作官没有什么意思了，都来亲近慧远法师，跟著他念佛。这一百多个人，大家都共同发愿，一定要生西方极乐世界。谁也不懒惰，都是共同念佛，早晨很早就起身，大约也是三点半、四点的样子，晚间十一点钟睡觉。在由起身到睡觉的时候，就是专门念佛，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。这一百多个人互相来竞赛，看谁念佛念得有成就，共同在一起修行。所以在中国的念佛法门，是由慧远法师首创的。

以这位法师的威德，他禅、教、律、密、净这五宗都精通明白，但是他专专地来念佛。在这一百多个人里边，等到临命终的时候，多数看见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西方三圣垂手来接引他们。慧远法师见过三次

阿弥陀佛来迎接他，他得到上品上生。所以有这么西方发愿四句偈颂：

愿生西方净土中 九品莲华为父母

花开见佛悟无生 不退菩萨为伴侣

“愿生西方净土中”：我们发愿一定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清净国土里边去。

“九品莲华为父母”：我们生到极乐世界，不是像我们娑婆世界由父母的肉身来生我们这个肉身。极乐世界是由九品莲华作我们的父母，没有肉体的父母，那个莲华就是父母。因为你这儿念佛，西方那个莲池里边就生出莲华。你佛念得多，那个莲华就开得大；你佛念得少，那个莲华就小。

莲华大就是上品，莲华小就是下品，它分九品。九品就是上上品、上中品、上下品，这是上三品；上品里边又分出上、中、下品。又有中上品、中中品、中下品，这中品莲华又分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又有下上品、下中品、下下品，这下品的莲华也分出上、中、下三品。所以“九品莲华”，每一品里又分成九品，那么九九变成八十一品。

“花开见佛悟无生”：你这儿念佛念得圆满，得到念佛三昧了，西方那个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的莲华，就开得大如车轮。等你往生的时候，你这个自性就投到那莲华，等那莲华一开就见佛了，就见到阿弥陀佛；所以说“花开见佛悟无生”，花开见佛，得无生法忍。

“不退菩萨为伴侣”：到那时候，我们的朋友都是菩萨，我们的亲戚也都是不退的菩萨。

所谓“不退”的菩萨，就是“念不退、行不退、位不退”。“念不退”，他始终也不生出向后退的念头。“行不退”，修行总是向前进的，不会向后退的。“位不退”，他这果位处到菩萨的地位上，不会再退回到二乘的果位上，叫位不退。那么得到不退的菩萨作我们的伴侣，你看有多妙！

在西方极乐世界，生在上上品的，一生到极乐世界，那个莲华就开了，就可以见到阿弥陀佛。生在下下品，还得要在极乐世界那地方等一个时期，才能见佛。

念佛法门是既方便、又简单、又圆融。这个法门叫“径中径又径”，什么叫径呢？径就是一条小路。走大路，譬如要一百里；走这个小路，四十里就到了。这个小路就叫径。念佛的法门是在径中的径又径，就是抄近的路又抄近的路。

所以这一个法门，你最有智慧的人，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；你最愚痴的人，像愚夫愚妇，没有什么智慧的，也可以修行。你老年的人，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；年轻的人，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。有钱的人，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；贫穷的人，也可以修行念佛法门。你读书的人、作工的人、作生意的人，无论作什么的，都可以修行念佛法门。它也不费钱，也不费力，你只要心里念“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，阿弥陀佛就会接你成佛去。

为什么呢？因为阿弥陀佛发过这个愿，他说：“等我成佛的时候，我国土里边没有三恶道，‘无有众苦，但受诸乐’。十方一切的众生要有称我名号的人，我就一定接他来成佛。如果他念我的名号不能成佛的话，我也不成佛，不取正觉。”因为阿弥陀佛发这个大愿，那么在十方的一切众生，若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人，阿弥陀佛离著无论多远，几百里、几千里、几万里、几万万里，甚至于几万万个世界，你要是能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阿弥陀佛乘著他愿力这艘大法船，就来迎接你生到极乐世界去。所以念佛法门是最圆融无碍的。修其他的法门呢，都要费一点工夫、费一点气力，唯独念佛的法门是最方便、最容易了。在我们末法时代，更是一个最好的法门。

中国有位永明延寿禅师，他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正式的功课作完之外，他一天念十万声佛，还迎宾待客，出入往还。他念一声佛，就有开眼的人见到从他的口里现出来一尊化佛的佛像，这位老人念佛的工夫是最好的。

古人说过：

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角虎

现世为人师 来生作佛祖

“有禅有净土”：“有禅”就是参禅，有净土就是习念佛。既参禅又念佛，既念佛又参禅，这叫禅净双修。禅不碍净，净不碍禅；禅也就是净，净

也就是禅，因为参禅就是参实相佛，就念实相佛。你真正明白参禅的人，就不会反对净土；真正明白净土的法门，也不会反对参禅。所以这叫“有禅有净土”。

“犹如带角虎”：就好像老虎本来就厉害了，但是老虎的头上又生出两隻角来，你说是不是更厉害了？老虎有角，就好像牛有牛角，那是牠的武器；老虎那个牙也是牠的武器，牠再加上生了角，这是又加多了一种武器。

“现世为人师”：你要是这样子修行，就是有禅有净土，现在世你就可以作人的师表，作人天的导师。

“来生作佛祖”：你等到来生一定会成佛，或者成祖师。所以参禅念佛这是最好的。

我们现在参话头，就参“念佛是谁”，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，把一切的生死根本都给它找出来，所以才说“念佛是谁”，找这个念佛是谁？那么念佛，你要知道念哪一位佛。这十方都有佛，东方、东南方、南方、西南方、西方、西北方、北方、东北方，这八方再加上、下，共十方。这十方的佛，你念哪一方的佛，一定要有一个选择。说“我念十方佛”，念十方佛，那十方佛都坐那个地方看著你，不管你。因为你念的是十方佛，那九方就等著，说：“喔，是他去度他去。”等著上方的这位佛去度他去。那么上方这位佛，就等著他下方的佛去度他去；下方的佛说：“哦，东方阿閦佛最慈悲，也是金刚部，他应该去教化众生。”阿閦佛就想：“阿弥陀佛是最慈悲，应该他去接引这个众生。”所以念十方佛，十方佛都在那儿等著你，不来接你。

那么现在选择一位，选择哪一位佛呢？就是西方莲花部的阿弥陀佛，莲花部的教主就是阿弥陀佛，这是五大部的教主之一。所以才说——

“十方三世佛”：十方和三世，就是过去世、现在世、未来世这三世佛。

“阿弥陀第一”：阿弥陀佛是最第一的。

“九品度众生”：他用九品这个法门来接引众生。

“威德无穷极”：他的威德没有任何的佛可以比得了的。

“我今大皈依”：我现在发大的愿、发大的心，来皈依阿弥陀佛。

“忏悔三业罪”：我忏悔身、口、意这三业的罪。

“凡有诸福善”：所有的一切福和一切的善。

“至心用迴向”：我用我恳切至诚的心来迴向到极乐世界。

“愿同念佛人”：我发愿不单我要生极乐世界，就是所有能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人都得到感应，所以说“愿同念佛人”。

“感应随时现”：这种感应道交的力量，随时都现前，随时都会成就的。

“临终西方境”：等临命终的时候，西方极乐世界这境界。

“分明在目前”：明明了了、清清楚楚现在我的眼前。

“见闻皆精进”：等我临终有祥瑞的相好，一般人看见这种祥瑞，或者听见这种祥瑞的，都一起精进修行。

“同生极乐国”：都一起同生到极乐世界去。

在庐山有一位沙门叫慧永，他所住的地方在西林精舍。慧远法师到这儿，和他所有的徒弟就都在西林这儿住下来，因为慧永法师和慧远法师是很久的老朋友了，所以大家在一起修行。当时慧永法师就对当地地方官桓伊说：“远公大师现在正在弘扬佛法的时候，所以他的徒弟很多，从四面八方都到这儿来了。另外其他的这些个比丘、比丘尼来亲近他的也很多，我所住的地方是很狭窄的，不够大家共同在一起住。你能不能给想一想法子呢？”

这位地方官就在山的东边，又造了一些房舍，造了一座庙，就叫“东林莲社”。慧远法师是很聪明的一个人，对于这个山水、风水，他也非常的明白，所以就把庐山这个地形怎么样造庙，都给作好了，作得非常地精美，这座寺院是非常好的。又造了一个大禅堂，能容纳很多人。

慧远法师听见在印度有一尊佛的像，这佛像是释迦牟尼佛当时教化毒龙时所留的一尊像，他想去看一看这尊像。这像在北天竺月氏国里头一个地方，一位古仙人所住的石洞里边，是释迦牟尼佛教化毒龙之处，当时这个形像就在这个地方。他很想要去看一看，但是相离地太远，所以想去看这种古蹟

的机缘也没有成熟。恰巧在这个时候，有一位印度的修道人来到中国，就对慧远法师说释迦牟尼佛教化毒龙所留的这个道影的样子。于是乎他就在山的后边，临著流水的地方，造了一间房子，在房子的里边，就画出释迦牟尼佛教化毒龙的影像，画得非常之妙，就好像这个像在虚空里头似的，又好像在烟雾里边似的。

因为他在背山那个地方造这么一间房子，来画这像的样子，被云雾一遮漫呢，这个像就好像有又好像没有，在烟雾之中若隐若现的样子。慧远大师就作了几首铭，“铭”就是刻到牆上的，这不是碑之类的碑铭。其中一首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说：“廓矣大象，理玄无名，体神入化，落影离形。迴晖层岩，凝映虚亭，在阴不昧，处闇愈明。婉步蝉蜕，朝宗百灵，应不同方，迹绝而冥。”这一首的铭词，是他作的。由这首铭词，就见出慧远大师学问是非常地高深。

“廓矣大象”：“廓矣”，就是很广大的样子。“大象”，大象无形，没有形相的大象。

“理玄无名”：这个道理要到最玄的地方，它就没有名了，你说不出一个名字来，因为太玄了。

“体神入化”：这个体也是非常绝妙不可思议的境界。

“落影离形”：“落影”，虽然好像有个影，但是还“离形”，没有那个形象。因为在烟雾之中，好像有，又好像没有，这叫落影离形。

“迴晖层岩”：光来回这么样子，好像轮子这么来回的；晖，有一种光的样子，在一层一层山的岩上都现出来了。

“凝映虚亭”：在虚空里凝结，这么映照著，好像有个光似的。又似在虚空里有这么个亭子，又像没有似的。

“在阴不昧”：虽然在阴的地方它也不闇昧，有光。

“处闇愈明”：在黑暗的地方，它更有光明。

“婉步蝉蜕”：宛然就好像蝉蜕那个样子。也是你看，好像玻璃似的，但是又看透又不透，像蝉蜕牠外边的衣服这样子。

“朝宗百灵”：言释迦牟尼佛降伏毒龙这个地方，百灵都来朝拜。

“应不同方”：它这感应没有一定的方向，没有一定的样子。

“迹绝而冥”：这个行迹也没有。冥，是什么也没有。

他有五首偈颂，那么讲这一首，就知道慧远大师的学问是非常好。因为讲这个恐怕你们也都听不懂，就不要花费时间。“廓以大象，理玄无名，体神入化，落影离形”，你看他这个写的，这要不是有一种开悟，写不出来这种句子。“迴晖层岩，凝映虚亭，在阴不昧，处闇愈明。婉步蝉蜕，朝宗百灵，应不同方，迹绝而冥。”

你们读“归去来辞”，这个“归去来辞”是陶渊明写的。陶渊明为什么能写出“归去来辞”呢？也就因为明白一点点佛法，但是明白得不圆满，所谓“半桶水”。这个水要是满了，这叫“一桶水”。那么他是半桶水，半桶水就是言其似是而非，知道佛法知道得不太多。他说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胡不归！既自以心为形役，奚惆怅而独悲？悟已往之不谏，知来者之可追。实迷途其未远，觉今是而昨非。”他所以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就因为他明白一点佛法，但是不真明白。

陶侃是江西的人，他到广州来作官。在广州海岸这个渔人 fisherman，就看见广州这个海里边，一到晚间就放光，这个打鱼的就说：“喔，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妖怪，一定是有妖精！”因为中国的古人，那时候大约很多妖精出现，所以一见到什么事情，就说是妖精。陶侃那时候在广州作官，就好像现在大约作省主席、省长那么样子。这个渔人就到那去报告了，说：“主席大人，现在大约在海里有个海怪，一到晚间牠就放光。我们很恐惧的，不敢到那海里去捉鱼了，您去看一看！”陶侃就到那儿去一看，原来是有一尊佛像在水里头。

这个佛像在水里头，他用人力把它拿出来。拿出一看，是阿育王所造的像，他就送到武昌庙上去。武昌在湖北，这座庙叫“寒溪寺”，庙上和尚叫

僧珍，他常常从武昌到厦门去（厦门又叫厦口）。有一次，到那地方去，晚间就作了一个梦，梦什么呢？梦见他自己这寒溪寺被火烧了，但是唯独供佛像这房子没有烧，因为这房子有很多龙神在保护著这尊佛像。僧珍第二天早起赶快回来了，果然他这庙被火烧了，就是他作梦那天晚间被火烧的；也果然供佛像这间房子没有烧。就这么样子有感应，陶侃也知道这件事情了。

以后陶侃又到旁的地方去作官，就想把这尊佛像请去。他叫了很多人来把这佛像请到船上去，可是一搬到船上，船就翻了。所以这些个人也不敢请这佛像了，又把佛像给送回寒溪寺去。

等到慧远法师在江西，把东林莲社造好的时候，他发愿想要请一尊阿育王所造的佛像，知道湖北武昌这儿有一尊，就在佛前发愿，一定要把这尊像请去。以后就派了三几个人到寒溪寺，这佛像也不那么重了，没有费事就把这尊佛像请去了。所以足见慧远大师这种感应的力量是很不可思议。

在当时，慧远大师和其他的出家、在家人，共有一百二十三个人，大家都发愿一起要往生极乐世界。由居士刘遗民作了一篇〈发愿文〉，也作得非常之好。同一时期，又有鸠摩罗什法师在长安翻译经典。鸠摩罗什法师在印度时，就向中国道安法师叩头顶礼。这位法师到了中国，慧远法师就先给他写信，和他在信上作朋友。因为长安到江西庐山，相离的路途非常远，所以他们彼此通信，在信里头互相研究佛法。等到慧远法师听说鸠摩罗什法师要回印度去，就写信挽留他，叫他不要回印度。其中来往的书信很多，所说的道理也都很详细。

同时在印度有一班修道的比丘、比丘尼，就知道中国有这个大乘的修道人，就是慧远法师，也在印度向慧远法师来顶礼。那么远的地方，虽然没有见面，都这样恭敬他。慧远法师在学问方面，是非常之高的，一般的出家人没有他学问这么好。他作了五篇“沙门不敬王者论”，比丘不恭敬皇帝这个论。因为当时有个皇帝，也想叫比丘恭敬皇帝；那么慧远大师就写五篇出家的沙门不应该恭敬皇帝的这种论。

他到八十三岁那年，在晋朝的义熙十二年八月初那时候，生了一点小毛病。等到初六这天，病就厉害了。因为他持午，过午不食的，有大德高僧看他病得厉害了，就劝他在晚间喝一点用豆子作的酒，大约也就是在中国有的豆汁。豆汁就是用豆子磨成粉，把它放大约过三、五天，就有一种发酵那么个味道，也就好像豆浆似的，大约就是豆浆。劝他晚间喝一点那个东西，他不喝！

又有的人劝他喝一点米汁，就是米水。在中国北方煮饭，不是像广东，广东和北方不同的。广东煮饭用多少水就把它烧好了，没有水了，米就变成饭。北方煮饭是这样子：用点水把它煮滚了，用个罩篱把米捞上来，底下就剩那个饭水了，那饭水叫饭米汤；也就好像我们煮麵，把麵捞出来后那个麵汤。这个是煮米那个米汤，因为它也有点营养，有人就劝他喝一点米汤、米汁，他也不喝，真不喝！

又有大德高僧连他徒弟，当时有很多人，他是一个主脑人，他有病了，一般人都很关心他；就劝他，又用水和一点蜜糖给他喝，他也不喝！他说：“这样子吧，你打开戒律看一看，有哪个戒律上许可我喝，我就喝；如果不许可，我就不喝！”所以古来的人，他成一位大德，不是那么简单的！我们现在又喝牛奶，又喝orange juice（橘子汁），又喝apple juice（苹果汁），又喝这个，又喝那个，还觉得：“唉呀，我没有吃饭，要喝一点来帮助帮助；要不我就不行了，甚至于就死了！”

人家古人，你看那么大年纪——八十三岁了，病得那么厉害，一定在中饭也没有吃多少，所以一般关心他的人，就希望他喝一点豆汁或米汤，或者蜜糖用水冲一冲来喝一点。他都要叫人看戒律，说：“你看看戒律，如果许可持午的人可以用蜜糖来冲水喝，我就喝；如果不许可呢，我就不喝。”这么样清楚，这么样子丝毫都不马虎的！修道，你马虎一点也差之丝毫就谬之千里了。所以不要说再偷著喝、偷著吃，那更不行！

这个人就看戒律，看到一半，还没看完呢，他圆寂了！慧远大师圆寂了之后，他的徒弟你说怎么样？就好像天塌地旋似的，大家都痛哭流涕，哭得

不得了！把他的尸首放到外边松树下，等了七天，然后才收殓起来放在棺材里。那么当时的官就去看，送给他一块山的地，然后把他埋在那座山。

当时有一位谢灵运给他作了碑文，谢灵运也是当时的一位大学问家，他非常骄傲，谁也不服。但是一看见慧远大师之后，他五体投地那么佩服，再也不骄傲了。所以慧远大师死了之后，他就给作了碑文。

慧远大师写的书有十卷，五十多篇，都传留在世间上。所以这位大师的学问是最好的，他的修行也是最好。在他圆寂的时候，这个人正在看戒律呢，他就说：“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，现在又用金台来接我了。”先先的用银台来接他，他不去！他说：“银台接我，我不去！”以后又用金台来迎接他，他才去的。所以你看，虽然他有病，这都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境界，他还是生死自由的！

慧持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慧持法师

晋·蜀·龙渊寺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7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法师身高八尺，相貌清奇，当时庐山所住的人都是英俊之士，来往的人客也都很高尚的；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了慧持法师。这位法师可以为人之首。

今天再介绍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是慧远大师的兄弟，出家的名字就叫慧持。他生来和一般的孩童不一样，非常聪明有智慧。十四岁的时候，他开始读书，一般人读十天，他在一天之中就可以把十天的功课都作好了。在十八岁这一年，他出家作沙弥，他的师父也是印手菩萨——道安法师。出家之后

，学习三藏经典，在很短的期间就通达无碍了。等到道安法师分散徒众到各地去弘扬佛法，他就跟著慧远法师到了江西，在庐山那个地方住。

慧持法师身高八尺，相貌清奇，他也是日中一食，穿破衲衣。当时在庐山所住的这一些个人都是英俊之士，都是一些个又有学问，又有道德的人。常常来往的人客，也都是很高尚的。可是虽然都很高尚，但是没有人能比得了慧持法师；就是有一千个人、两千个人、三千个人，这位法师都是第一，可以为人之首。

他有一位在家的姑姑，也出家作比丘尼，名字叫道仪。她因为听说在长安这个地方佛法大兴，有几千个人在那儿翻译经典，就要到长安去看一看这种情形，于是乎慧持法师就送她到长安去。在长安，无论是出家人、在家人都对慧持法师很恭敬。在当时，长安有印度来的法师在那儿翻译经典，慧持法师就帮他来润色中文，所以这一位法师所翻译的经典，文字都非常通顺、非常的好。

没有好久，慧持法师又回到庐山去。在江西有个地方叫豫章，太守叫范宁，就请他讲《法华经》。他一讲《法华经》，四方的出家人都像云彩般到这地方来，连千里以外的佛教徒都来听他讲经，他的经典讲得非常之好。当时有琅琊（地名）王珣，也是和慧持法师是很好的朋友，就写信问范宁，说：“你觉得远公和持公他们两位，哪一位是最好？哪一位的道德是最高的？”范宁就答覆说：“这两位是贤兄贤弟，都是有道的高僧。”就是他的哥哥也是个贤人，他的弟弟也是个贤人，贤兄贤弟，都是得道的高僧。所以一般人对慧远法师是特别的信仰，对慧持法师也是特别信仰。那么不单在家人来信仰，就是出家人也是对这两位法师都是特别恭敬信仰的。可是慧持法师性情和他的哥哥慧远法师有多少不同，慧远法师这个人情是很浓厚；慧持法师就很冷淡。也就是一个欢喜人多，一个就欢喜人少。

在庐山住了一个时期，慧持法师听说四川那个地方“土沃民丰”，这个土地无论种甚么，都很容易生长农产品，种甚么就收甚么。老百姓也都很老实、很朴厚的。他就打了一个妄想，想甚么呢？想要到四川去教化众生，一

方面朝拜峨嵋山，一方面想要在四川那个地方建立道场。于是乎就对他的师兄，也就是他的哥哥告假。这一告假，他哥哥定力就跑了，就哭起来，留他说：“你不能走啊！你怎么可以到旁的地方去呢？”慧持法师说：“我不能不走，我已经打这个妄想，就要满足我这个妄想的需要。”慧远法师就说：“你这个人简直太特别了，一般的人都好聚，你为甚么就好散？”“聚”就聚到一起。一般人都是欢喜合在一起，你为甚么就欢喜要离开？“这样不行的，无论如何你不能走！”

这样一说，慧持法师就生出一种悲哀心。他也落泪，说：“你所说的，这是一般俗人的情形。可是我们如果还是执著情爱，常常在一起住，为甚么我们又要出家去欲断爱呢？既然出家，应该不著住情爱上啊！所以我现在还是一定要走，等我们将来到西方极乐世界，那时候再永远在一起聚会了！”他这样一讲，他的哥哥慧远法师又把定力收回来了。于是乎两兄弟就“洒泪而别”，就你也落几滴泪，他也落几滴泪，分别开了。

分别了，他就向四川走，一走就走到荆州。当时荆州刺史叫殷仲堪，这位作官的对慧持法师非常尊重。当时桓玄也在这个地方，他们两人很久以前都听说慧远、慧持两位法师的名字，现在这位法师到这儿来了，他们就挽留他在那儿住，叫他不要走。可是慧持法师一看这两个人不太老实，都是很狡猾的，知道和他们在一起也没甚么大的意思，所以就一定要走。他们两个也没有办法留他，他就从荆州到四川去了。

当时四川的刺史叫毛璩，毛璩早就崇拜慧远大师和慧持大师他们两位，于是乎就对慧持法师非常地恭敬，请他住在龙渊精舍里边，由毛璩来供养他。在慧持法师没有到四川来以前，四川有两位高僧，一位叫惠岩，一位叫僧恭。这两位法师是四川的龙象，一般人都信仰这两位法师。等到慧持法师一到了四川，这两位法师对慧持法师也都五体投地这么恭敬，常常到龙渊精舍来亲近慧持法师。当时四川人就有一句俗话，谁去见慧持法师都叫“登龙门”。中国有这么一句话“一登龙门，身价十倍”，就是身价高了。那么一般人去见慧持法师就叫“登龙门”。僧恭法师学问非常好，智慧也非常高；惠岩法师也是修行戒律精严，作一般僧人的榜样。他们两个人都相信慧持法师了，

其他的僧人也都闻风而化。

在这个时候，四川有一个人叫谯纵，是个武士，他善于打斗，武艺很高强，就和刺史毛璩来比武，一比武呢，就把毛璩给杀了。杀了之后，他自立为成都王，作四川的王了。他首先召集僧人聚集到一起来开一个会，用他强制的力量，来请惠岩法师和僧恭法师都去参加这个会。因为毛璩是惠岩法师他们的护法，那么现在被谯纵给杀了，又要请他们去开会。于是乎惠岩法师就有一种感触，很悲哀的样子，甚至于哭起来。于是乎谯纵就很嫉妒了，说：“好啊，你对毛璩这么样子放不下，我把他杀了你就这么悲哀！”于是派暗杀的人，把惠岩法师也给杀了。

当时僧恭法师和慧持法师都避难跑了，跑到四川陴县，那是个小城市，在那儿避难。谯纵有个姪子叫道福，又带著兵到陴县那地方去杀人放火，作种种的恶事。临回来的时候，就到达他们所住的这座庙里头，所有的僧人一看，这些个兵身上也是血，马身上也是血，这个血人、血马，很凶恶的，于是乎都吓得逃跑了，唯独慧持法师没有走。这个道福就走到慧持法师的身边来，慧持法师在这儿干甚么呢？正在漱口呢，就是擦牙。道福在他旁边，手里拿著宝剑，这么凶神恶煞的样子。但是慧持法师还是用手指头弹这个水，神色一点也都不摇动。在这个时候，道福自己就生出忏愧心来，脊背上冒冷汗，就走了。他生大忏愧了，到了外边对他这一些个士兵、随从就说了：“这个伟大的人物是与人不同的！”

这个事情过去了，时局也平定了，没有战争，慧持法师又回到成都龙渊精舍去，在那儿住。等到有一天，他就告诉他这些个门人、大众，说：“明天中午十二点钟，我就要离开你们了，我要走了。”说完了这话，他就吩咐：“东边那个经典，就都交给道泓保管；西边那个房子的法物，所有的一切东西就归昙兰来保管。你们各位以后都要精持戒律，在戒律的经上说，戒就好像平地似的，一切的善法都由地而生，都是从戒律生出来的。所以我走了之后，你们要以戒为师。”说完了这话，第二天的十二点钟，他也是结上双跏趺坐，含笑合掌，面对著西方就圆寂了。

慧永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慧永法师

晋·庐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8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的道德本来比慧远法师高，但一般人知道他的很少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的徒弟没有什么本领，所以这位法师是老虎给他作护法。

今天给你们各位讲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啊，真是太高了！恐怕比果宁还高出两个头。他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慧永。“慧”就智慧，“永”就是永远；今天晚间讲这位高僧的名字，就希望你们每一个人永远地有智慧，永远地没有愚痴。这位法师是什么地方的人呢？他是河北人，就是近北京那个地方。俗家的姓呢？姓鄞；他也是在庐山住的。这位法师十二岁就出家作沙弥，作沙弥就学习经典，也是非常聪明的，但是没有慧远大师那么聪明，也没有慧持大师那么聪明。他虽然没有慧远、慧持大师那么聪明，但是他有“永远的聪明”，这也是不错的。

他先出家作沙弥，把所有的“沙弥律”都读熟了，然后受具足戒。他的师父是谁呢？也是印手菩萨——道安法师；这位道安法师收了很多高徒。因为他是道安法师的徒弟，所以就和慧远法师他们是师兄弟。作师兄弟，就一起发愿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

那个时局很不稳定的，等到道安法师把所有的徒弟都分开，到四面八方去住了，但把慧远大师又留在那儿住了一个时期。这时候，慧永法师就想要和慧远大师一起结伴到广东的罗浮山；罗浮山也是一座很有名的名山，他想要到那个地方去住茅蓬修行。可是慧远法师被道安法师留下了，慧永法师就

自己想先到广东罗浮山去修行。

一走走到江西，就遇到一位当地人叫陶范，陶范非常信仰佛教，于是乎就留他在江西庐山那儿住；他想要走，陶范就不叫他走，一定要留著他。在这个时候，就有一个很动人的故事，陶范对他说：“你要是不在这儿住，想要到广东去，我就再也不接近出家人了！”跪到他面前痛哭流涕，一定要请他住在庐山。慧永法师看见他这么诚心，就在庐山西林寺住下；他自己在这儿开山修行。

他这一生，所穿的都是布的衣服，不穿其他丝棉的衣服。也是日中一食，一天只吃一餐。他性情非常地朴素而端正，不苟言笑。可是他虽然不苟言笑，但是面上总是有一种笑容，就好像我们果前差不多；无论什么事情，果前很少发脾气，不过有的时候也会发一点脾气，那是一个小毛病。慧永法师所说的话，无论如何不会得罪人的；无论任何的时候，不会叫人发脾气的。他最欢喜读诵经典，又善于讲说经典。

他在庐山西林寺住，自己又单单造了一个茅棚在山的上面，离西林寺大约有一、两mile（哩）那么远，或者三mile。每逢自己在禅观的时候，就到自己那个房子里去打禅七。虽然说住在西林寺，但是他常常是自己在那个地方打禅七，每一坐十天、二十天，这都是很平常的事情。不是像你们坐了一个钟头，就把头低低的打起鼾来了，不是这样的，这样太没有出息了！这样子简直的……，你一坐就要睡觉！

他房里边有一个护法，这护法是什么呢？谁也猜不著。这护法是一隻老虎，这老虎就好像他自己养的猫或狗一样，很听他招呼。有的时候有人去拜见他，一看见这隻老虎就吓跑了。他就告诉这老虎护法说：“你先出去，到山上去玩一玩啦！”这隻老虎听他一说，就摇头摆尾地走了；好像那隻养的狗，自己到车上去等著了。果回养那隻狗，他叫牠坐在车里边，牠也很听话的；虽然牠不愿意单独坐在车里，也跑去了。那么这隻老虎啊，就和这隻狗差不多的情形；等到人走了，牠又自己回来，又趴到慧永法师的面前，给他看门口。这隻老虎在这儿一守门口，其他的野兽就都不敢来了。大约这些野

兽也都是和这老虎多少有点交情，和牠都是朋友。牠对这些野兽说：“这是我的师父，不要来给他麻烦！”所以这隻老虎在这儿给他当护法。

每一个人到他茅蓬里的时候，就闻到一股特别的香气，这股香气简直从来就没有闻过的。不是像我们下边那间房里头放那种香水——房里头空气不好，要变成香一点，不是那个。它这自然的香，有一种香味。因为这样，一般人就对他很恭敬、很信仰。

可是他不像慧远大师，慧远大师在山上住了三十多年也不下山；他有的时候，常常下山。有一次下山，晚间回来也晚一点了，走到有个地方叫乌桥。这乌桥住著一营兵，兵的营长这天喝醉酒了，大约喝的不是高粱酒，再不就是茅台酒；决定不是白兰地和威士忌，因为那时候没有，这我知道的。那么喝醉酒，他就骑著一匹马在路中间，挡著慧永法师不叫他回山上去。在那儿堵著，大约有一、两个钟头也不走，就和慧永法师来对峙著，在路中间不叫他过去。

这位大师就发了脾气，怎么发脾气呢？离著这匹马大约有两丈多远吧，慧永法师把他这个钻杖拿起来，冲著这匹马这么一比，就好像放枪似的，这匹马就跳起来了，把这位营长从马身上给掉下来。这位大师就把他扶起来，送他回到营去，慧永法师也就回去了。

这位营长也就摔坏了，摔断了一隻胳臂。第二天他酒醒了，他还有一种回忆，知道在昨天晚间作错事了，所以把胳臂摔断了。第二天就到山上西林寺见慧永法师，向他叩头认错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昨天晚间喝醉了，请法师不要怪罪我！我这儿自己罪有应得，所以把胳臂摔坏了；没摔死我，我这已经是很知足了！”就这样向这个法师来叩头顶礼，认错。

由这个之后，一般人都知道这位法师不凡了。那么慧永法师对这位营长怎么说呢？说：“这不是我有什么本事，叫你这匹马受惊，或者怎么样。这是护持戒律的善神看见你这样子，要罚一罚你。”这营长也说：“这罚得还不太重，我很感谢，你这个护法还留情了！”这个消息一传到四面八方，大家就都来皈依这位法师。所以他的徒弟出家人、在家人都很多很多的。

这时候在江西那儿，最大的官叫何无忌，这何无忌到庐山这个地方，请慧远法师、慧永法师和慧持法师都去应供。慧远法师就带著一百多个出家人，庄庄严严，穿袍搭衣，“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”的，这样的“严整威仪，肃恭斋法”。每一位都是像罗汉的样子，这一百多人来了。

等慧永法师来了，你说怎么样呢？他就穿著破衲袍、草鞋，一个人拄著拐杖、托著钵，这么一个人来的。但是很奇怪的，慧远法师高谈阔论，所讲的都是很有道理的，举止很庄严的。可是到会的这些个在家人，对慧永法师却特别恭敬。他虽然后来，又不庄严，就一个人；但是这一班人一看，他是一个真正修行的样子，所以就对他叩头顶礼，想得到他这种修行的福报。由这个看来，这位法师当时的道德恐怕比慧远法师都高。

在晋朝义熙十年那个时候，有一天他就病了。有病的时候他还是照常念佛，念得更精勤，更守戒律，更修行了。在躺到床上也不能起身，他还是照常念佛，面上很欢喜的这个样子。等到有一天，自己要起身，很欢喜地。这一些个徒弟就问说：“你为什么要起身呢？”他说：“佛来迎接我来了！”说完“佛来迎接我来了”，就这么半起半躺著往生了。也不是躺著，也不是坐著，你看就这么样往生了！往生了之后，在庐山有七天放异香，都是异香扑鼻，过了七天才没有。

这位法师的道德很高，学问也很高。但是他的徒弟没有慧远法师那么多，他的徒弟大约都是LeiDay王，没有什么成就；慧远法师的徒弟就有很大的成就。他的道德本来比慧远法师高，但一般人知道他的就很少，为什么？就因为他的徒弟没有什么有本领的，所以这位法师是老虎给他作护法。

僧济法师 / 晋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济法师

晋·庐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20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僧济法师讲经是与众不同的，慧远法师常常对他说：“与我弘扬佛法者，其为汝乎！”

今天再向各位来介绍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也是晋朝时代的人，住在庐山。他的师父就是慧远大师。这位高僧的名字叫僧济，他俗家姓什么，没有人知道；他是什么地方的人，也没有人知道。他跟著慧远大师出家，学习佛教的经典和世间的文字。到三十岁的时候，他就讲大座，就是开始讲经。

在佛教里边，你必须要明白几部经典，会讲几部经典。或者你是会讲《金刚经》，或者会讲《楞严经》，或者会讲《弥陀经》，或者会讲《心经》。总而言之，应该会讲经，不是要作哑羊僧。“哑羊僧”，就是不会说话，人家问你一个什么问题，“哦，你问他啦！”自己根本就不懂的。好像我们以前到过红木城，我听说有人问经上的问题，就说：“他们是研究经典的，你要问他们，我不知道啊！”他本来想说不知道，但是他又觉得说“不知道”没有面子了，所以就说要问他们，这叫哑羊僧。哑羊僧就好像羊连叫都不会叫，那个羊会咩、咩……，但牠都不会叫的，连咩咩都不会，这叫哑羊僧。你必须要通达佛法，要明白经典的道理。你要是不明白经典的道理，那你学一个什么佛法？你是一个佛教徒，佛所说的经典你都不懂，你叫一个什么佛教徒？

这一位僧济法师在三十岁时就开始讲经了，他讲经是与众不同的，怎么不同呢？第一，他的声音宏亮，讲的声音清清楚楚的，无论什么人听见他这种声音，一定就深入经藏，智慧如海了。第二，他讲的道理明白，无论讲什么经，分析得非常清楚。不是像一般讲得似是而非，自己还没明白呢，到时马马虎虎就过去了；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分析得清清楚楚地。第三，他讲经是会发人之所未发——其他人没有讲出来的道理他会讲出来。其馀的还有很多的长处，一言难尽，说也说不完。

所以慧远法师常常对僧济法师说：“与我弘扬佛法者，其为汝乎！”说和我在一起来讲经说法、教化众生的，就是你呀！你帮助我很大，我和你可以共同来宣扬佛法。那么慧远大师说这个话，不是随便说的，他对于这个徒弟是特别的爱护，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。

这位法师也非常聪明，可是寿命不太长。他在庐山住，过了一个时期，就有病了。他从来没有生过病，现在一生病就不好了。慧远大师就给他一支蜡烛，叫他拿著这支蜡烛，好不会睡著觉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么他就拿著这支蜡烛来念佛，侍候他这个人也帮他念佛，念来念去，念得时间久了，他就有点疲倦了；疲倦了，他就把这支蜡烛交给来侍候他的僧人，自己就睡著了。睡著了就作了一个梦，在梦中他见著无量寿佛了，也就是阿弥陀佛，手拿著金莲华台来迎接他，他自己手里也拿著一支蜡烛，就随著阿弥陀佛到十方世界，各处去顶礼十方诸佛。

作完了这个梦，他忽然间梦醒了，就告诉侍候他这些个人，说：“我方才在梦中见著阿弥陀佛，带著我到十方世界去礼敬诸佛，大约我这个病不会好了，一定快往生了。”这么样子，他就拚命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念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眼睛就向虚空这么看，就好像他见著什么境界似的。以后，他自己就觉得，这个人生四大本来没有病，身体本来没有什么痛苦，所谓有病，这还是有所执著。于是乎他就身心放下，一心念佛。又念了几天，有一天他自己就想起身，穿上鞋想站起来，合掌向西这么念佛。就在站著念佛的时候，他往生了，就这么站著面向西方往生了！所以这一位是站著往生的高僧。

法安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安法师

晋·新阳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20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修行，你只要有道德，虽然老虎那么恶，牠也一样要皈依三宝，一样循规蹈矩的。

现在再讲一位慧远大师的徒弟。他这一位徒弟，也是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，在家姓什么也不知道，不过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出家了。出家之后就精持戒律，专门研究戒律，也是讲说经典。他法缘非常地盛，很多人都欢喜听他讲经，他叫什么名字呢？法安。他出家之后，跟著远公大师学习佛法，亲近大师十多年。

以后他到各处去参方，一走就走到新阳县，这个地方有很多山，山上有老虎专门吃人。那么新阳县这条村里头，每一天晚间，或者有一个人、两个人，被老虎给抓去吃。所以这乡村的人，每天很早把门都关上了，就怕这个老虎来。法安法师走到这个地方，想要找一个人家来住，那么所有老百姓把门都关上了，他找不著地方住，就在一棵大树底下住。

这大树底下是一个他们供的山神在这儿，山神也就是老虎。但是这个老虎，他们越恭敬牠，牠就越要吃人。法安法师在这树的下边打坐，等到晚间三点钟，听到老虎叫了。就看见老虎揹著一个人，把这个人放到地下，正想要吃这个人呢，牠看见法安法师在那儿坐著，这回他看这隻老虎的样子，又好像欢喜，又好像惊恐。然后就像狗似的，就跪到他面前了。

讲起这个狗啊，我头一次到洛杉矶，遇著一个人养一隻狗。这隻狗会叩头，牠见著我就叩头，牠的主人也认为很奇怪的。你们这些个狗啊，都没有什么出息，简直的都不会叩头。他那隻狗也没有人教牠，就会叩头，你们这些狗都是不懂佛法的狗。

那么这隻老虎给他跪下，向他叩头。法安法师于是乎就给牠说法，给牠授三皈五戒。这隻老虎叩完了头，等一个时期自己就走了。所叼来这个人，这回老虎也没有吃他，这个人当时已经吓死了。等老虎跑了，他又活了。本来他活的时候，他看见那隻老虎给法安法师叩头，法安法师就给牠说法。这个情形他看见了，看见他也不敢动弹，等这虎走了，他就起身来问说：“法

师，您念的什么咒把这虎都给你跪著叩头啊？”法安法师说：“我什么咒都不会念。这隻老虎和我有缘，所以牠就皈依了。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乡村的人，因为人被老虎给叼去了，他们在后边追虎也就追到这个地方来了。这个人就说：“这隻虎头前给这位法师叩头，拜这位法师作师父了。牠没有吃我，我这是虎口的馀生。”。在虎口里又生出来，虎口的馀生。这样一来，你说怎么样啊？当时就轰动整个新阳县，人人都知道了，大家都来到法安法师的面前叩头，请他在这儿住。就在这棵大树底下造了一座庙，附近所有的地也都布施出来，给法安法师作香火地。

以后这位法师在这儿修行，又走了，到什么地方去？没有人知道。或者是找他那个老虎徒弟去了。从这个之后，新阳县就永远再也没有老虎的这种祸患了，老虎吃人的这种情形没有了。所以我方才说：“这修行，你只要有道德，虽然老虎那么恶，牠也一样要皈依三宝，一样循规蹈矩的。”好像我所收的徒弟，也有很多老虎徒弟。这个老虎徒弟啊，有的时候要把师父吃了；有的时候，想一想，又不敢吃。所以到现在，还没有被老虎吃了。将来会不会不知道；今天来讲，是没有被老虎吃了。

昙邕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昙邕法师

晋·庐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21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这位高僧功夫真是好，他会轻功，会“草上飞”。慧远大师这一生各处的通信多数是他给送去。

今天时间是很少的，我再讲一位高僧，他的名字叫昙邕。这位高僧功夫真是好，专门蹦、专门跳，一跳就可以跳三丈那么远，也可以跳两丈那么高。为什么呢？他原来是一位武将，保护苻秦的一个将军。俗家姓杨，是关内的人。由小的时候就练功夫，所以练得力大无穷，他手这么一举，可以举起来八百磅；用脚这么一踢，可以踢飞起来一千磅的东西，就是这么大的力量！所以他善于打仗，善于作战。

他跑得也快，一天跑起来，可以跑八百里路。因为他会轻功，会这个“草上飞”，他会在草梢跑路。他一跑的时候不要沾地，这个脚有草梢上那么一点点力，就又可以往前跳去。所以在中国说轻功，这就是轻功，叫“草上飞”。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“踩雪无痕”，踩到雪上没有脚印，雪是飘浮的，他踩到雪上没有脚印。草上飞是它的名字，踩雪无痕也是它的名字。

他虽然这么好的功夫，但是苻秦去和晋朝打仗的时候，他也被晋军打败了。打败了，他回到长安一想：“我的武功这么好，还是作战被人给打败了。唉，在世界上争名夺利，没有什么意思！”正赶上这时候道安法师在那儿讲经说法，他就去听经。一听经，很快就发了菩提心，跟著道安法师出家了。出家，大约还没有受戒，没有好久道安法师就死了。他这个家也没有出成，没有正式作了比丘。所以他又跑到庐山去了，见慧远大师，由慧远大师帮助他成就比丘戒。他作了比丘，就护慧远大师的法。他身高八尺，要是有什么事情，他往慧远大师旁边一站，作大将军护法，像韦陀菩萨的样子。

这样子侍候慧远法师，在山上也学习经典。他有一个专门的责任，什么责任呢？作postman（邮差），作这个送信的人。当时邮政不是像现在这么发达，你放到post box（邮筒）就可以了。那时候要派一个人，专门拿这一封信去见人去。为什么他专门作送信的人呢？因为他跑得快，一天就可以跑八百里，等于当时换马不换人的那种邮寄方法，他有那么快！所以从庐山到长安去，慧远大师就常常叫他去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。他这个送信的呢，也是很会说的。到那儿，譬如给谁送去信，人问他的问题他很会答覆的，答覆得非常圆满。不是说光这么会跑路，会草上飞，不会讲话，很粗气的，不是的！他也很有智慧的。所以慧远大师这一生各处的通信多数是他给送去。因

为他长得也大，相貌也很威武的，曾作将军的，人人见著他，就不要说看信，就看见这个送信的，已经对这封信不敢随随便便、马马虎虎的。所以这是他特别的职责。

当时在长安有一位和尚，就对他发生兴趣了，想请他去扬州住，但是因为他侍候慧远大师，没有能去。因为慧远法师年纪也老了，他不愿意离开师父，就生了一种执著心，以为就跟著师父，要侍候师父。但是慧远大师的座下，有很多很多很好的弟子。慧远大师想要成就他的道业，和弘法的工作，所以有一次就藉一个小小的缘故，把他迁单了。那么迁单呢，他一点也不生不满意的心；这个面上或者是不高兴啦，师父把他迁单了，赶他走了，就一定心里不欢喜，他没有的！他还是和平常一样的，迁单就迁单，听师父的话就走了。

走，他没有到旁的地方去，还是在庐山另外一个地方，就造了一个茅蓬，带著他一个徒弟在那住。他徒弟叫昙果，两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在这地方住茅蓬修行。有一天晚间，昙果就作了梦，作了一个什么梦呢？梦见山神要来求受五戒。他在梦中就说了，说：“我的师父现在在这个地方住，你想求受五戒，应该向我师父来求。因为我师父在这儿，我不能把我师父就没有了，我应该尊重师父，所以你求受五戒应该向我师父来求，我不敢替你传戒，我也不能给你传戒，我现在可以说还不够资格。”

等到第二天，就有一个人穿的衣服很单薄的，带著二十几个从人到这儿来，向昙邕法师求受三皈五戒。昙邕法师因为听他徒弟说有这么个梦，于是乎就知道这位一定是山神，就给这山神说了三皈五戒。这个山神供养他七双筷子，这个筷子不是普通的筷子，是外国的，大约或者是日本的。他们日本那时候是象牙筷子，不是化学的筷子。以后一般人听说他这种的境界，也就来供养这个法师，皈依这个法师，这个法师也就收他们作徒弟。以后昙邕法师在荆州的竹林寺圆寂了。

道融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道融法师

晋·彭城郡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25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这位法师一生专门讲经，鸠摩罗什法师翻译什么经，他就讲什么经。佛法中兴在像法时代，道融法师有很大的功德。

再介绍一位高僧给各位知道，这位高僧也是晋朝的时候，他的名字叫道融。这位法师生来非常聪明，十二岁的时候就出家了。他的相貌生得非常圆满，看著非常聪明有智慧，所以他师父非常地爱惜他，对于这个小徒弟很欢喜，就叫他到外边去读书。

他走到一个乡村里边，借一部《论语》来读，可是借的《论语》他没有拿回来，在那儿看一遍就都记住了。回来师父问他：“你去借书，怎么没有拿回来呢？”他说他已经都可以背得出了。于是乎他的师父不相信，就去借了一本《论语》，他师父看著《论语》就叫他背，他一背果然一字也没有背错。这样子他师父对他就很惊奇了：啊——这个小孩子这么样聪明！就叫他读诵佛经，读诵儒家的经，这样他就读了很多书。因为他记忆力特别好，所以很多的经书他读了，很多的儒书他也读了。

这时候，他听见鸠摩罗什法师在关中弘扬佛法，就从很远的地方去长安亲近鸠摩罗什法师。鸠摩罗什法师一见他，和他一谈论就非常惊奇，说：“将来在中国弘扬佛法的人，一定就是这个人！”所以他就向姚兴说：“昨天我见著融公法师，他真是太奇怪的一个聪明人，在秦地僧人里边是很稀有的。”姚兴听鸠摩罗什法师这么样说，第二天也就召见他，和他会面。见面一谈之后，果然是与众不同。于是乎也叫他进到逍遥园里边去住，和鸠摩罗什法师在一起来翻译经典。

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他就讲经。什师翻译什么经，他就讲什么经——翻译《法华经》他就讲《法华经》；翻译《中论》，他就讲《中论》。他讲经，鸠摩罗什法师也去听经，一听他讲经特别佩服，说：“中国这位僧人真是有大智慧！这部经还没有翻译完呢，仅仅就翻译前边两卷他就讲，但是把后边这个经的道理已经都讲出来了，太奇怪了！”他帮助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又来讲解经典。他的辩才无碍，智慧无量，讲起经来就“口若悬河”，这说的话就好像在空中吊著一条河流似的，这河悬到空中，那个水接接连连不断，言其他会说会讲。

在这个时候，就有了一位外道生妒忌心，这外道是什么地方的呢？是狮子国的；狮子国就是现在的锡兰。锡兰有个外道叫婆罗门教，婆罗门教这个外道法师是一个首领，他听说鸠摩罗什法师在中国长安这儿弘扬佛法，对他徒弟就说“释氏之教”，释氏就是释迦牟尼佛这个教，他所谓释氏，也就是不恭敬的一个说法。他说姓释的这个教在“震旦大兴”，在中国大兴。“吾等正化”，他说他那个婆罗门教叫正化，他不说正法，他说正化。“岂可后于彼”，我们这个正法怎么可以落他的后边呢？我们应该去和他斗法去。

于是乎从狮子国，那时候就骑著骆驼到中国。这位外道婆罗门的祖师，相貌生得也很好，很圆满的，说话非常地会说。来到这儿一见姚兴，把姚兴也给迷住了，就相信他讲的话了，甚至于对鸠摩罗什法师就生起了疑问。婆罗门教这位祖师对姚兴就说“大道无方”，大道没有一个方向，没有一个界限。谁要能以辩论胜了，谁的教就应该大兴，就应该来弘扬谁的教！姚兴也就答应他了，说：“好！你们大家现在开一个辩论会，互相辩论，谁有真理我就信谁的教。鸠摩罗什法师、道融法师和所有中国的和尚，你都可以和他们辩论。”

在这个时候，中国的和尚，一遇著这样一位大论师，辩论的专家来要辩论，谁也不敢上阵了，都知道自己的辩才不够。甚至于鸠摩罗什法师也就忧愁起来。鸠摩罗什法师就对道融法师说：“这一位婆罗门的论师，他的确是辩才无碍，会说到极点！如果在我们身上来辩论输了，佛法就不能弘扬，这真是一件可悲的事情！”鸠摩罗什法师又说：“在我想啊，这一次辩论，一

定要由你来出头和他辩论。”道融法师想一想，自己的智慧辩才，不会比这位婆罗门逊色。但是他对于婆罗门的书没有看过，于是乎就祕密地叫知道婆罗门教这个书名字的人，把它统统都写出来。他拿过来一看就记住了，永远不忘了。

皇帝姚兴答应这位婆罗门来辩论，到这一天的时候，就开辩论会。姚兴也到这个地方参加辩论会，文武百官和所有作官的也都来参加这个辩论会。这辩论会一开始，道融法师和这位婆罗门辩论，道融法师讲的道理就好像“飞天遁地”似的，忽然就飞到天上去，忽然就到地下来。“妙化无方”，他这种妙不可思议的辩才，没有一定的执著，无所执著。把这位婆罗门辩得，等一等就瞪眼睛，等一等面也红了，再讲一讲面又青了，青一阵、红一阵、白一阵。正所谓“口欲言而辞丧”，口里想说话，把言辞的道路死了，说不出什么话来。“心欲言而虑亡”，心里想一想啊，头脑也不好用了，这个脑袋也不听支配了，也想不出一个得胜的道理啦！

这时候自己觉得很不好意思，但是还不愿意表露出来是输了，还自己很自满地说：“嘿，你看几本书啊？你懂得什么？我们在狮子国那个书、经多得很，你连看都没看过，听都没听过！”很骄傲地说出这么自满的话。道融法师说：“你所读的书，我都知道！”就把他所读的什么什么书，叫什么名字，都说出来。然后又说出中国书的名字，说：“你也是不懂啊！你说我不懂你所读的书，那中国书的名字你也不会懂的。我们可以互相举出书的名字来，我知道你书的名字多少，你知道我们中国书的名字多少，我们来试一试！”这么一比，这位婆罗门简直都不知道。道融法师所说出来书的名字，比他多了三倍都不止。

所以鸠摩罗什法师就笑起来了，说：“你这么远冒冒失失地来，应该先打听打听中国都有什么书嘛！你怎么这么荒唐就来了呢？”这婆罗门一听，生大惭愧说：“我在外国的地方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原来还是井蛙之见呢！”好像在井里头的蛤蟆看天一样，于是乎就赶快向道融法师叩头顶礼。然后又过了一个礼拜，自己觉得也没有什么意思了，又回到狮子国去了。

所以佛法中兴在像法时代，道融禅师有很大的功德。你们将来或者也遇著婆罗门，或者天主教，或者耶稣教，或者那个、这个，都会遇著的，很不一定的。不是说我们好和人辩论，因为邪存在，正就不存在；正存在，邪就不能存在。邪正不能并立的，所以虽然有邪有正，但是必须要显出来。

这位道融禅师一生专门讲经，鸠摩罗什法师就专翻译经典，翻译什么经，他就讲什么经。什师翻译，他就讲；什师翻译，他就讲。本来以前中国没有这个经，那么他就讲。他那个智慧太高了，就是老得走不动路了，他还是讲经，还是说法。

好像已经往生的倓老法师，也是这样说：“我有这口气啊，我就讲经，就说法。”他没老以前，他大约和你差不多那么高，比我高。我见著他在天津大悲院讲经的时候，很高的；戴著个小帽头，看起来很高、很威风的，站在一般人里边比一般人都高。那时候还有一位纪云朋，比倓老还高，纪云朋是个当将军的，也是信佛的。我那时看著他很像样的，以后这几年怎么样啊？就弯弯腰了。本来差不多有你那么高，到香港他就有多高呢？那时候他就只有这么高，那个腰就弯弯地这样。

这位道融法师，讲经一天也不閒著，天天都讲经。在他的座下，常常有千馀人来听经。每天都有三百人一起吃饭，在一起住。等到他在彭城圆寂的时候，七十四岁。这位法师对佛教是特别有功德。

僧叡法师 / 晋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叡法师

晋·长安

◎宣化上人1971年2月4日、7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这位法师是四海的榜样。讲经说法，知音很多，是个奇才！他一生坐不背西方，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化身。

今天再介绍一位晋朝时长安的法师，他名字叫僧叡。“叡”就是有智慧的意思，聪明睿智。他是当时魏郡长乐县的人。他在少年的时候，什么也不欢喜，就欢喜出家，一天到晚就想要出家。对爸爸也说要出家，对妈妈也说要出家；爸爸也不许可他出家，妈妈也不愿意他出家。等到十八岁了才出家，满他的志愿。他拜一位师父叫僧贤。出家了之后他很谦虚的，对人都特别客气。内里头很聪明的，他有光在里边，不向外边露，所以他的学问就非常之好。

到他年二十二岁的时候，就读了很多书。他又听僧朗法师讲《放光般若经》，可是他一听这位法师讲经，就有很多的问题来问这位法师。一问这位法师，把法师问得也都闭口无言，没有话可答，他就这样聪明。可是僧朗法师和他的师父僧贤法师，以前是老朋友，大家都是同学。所以见著僧贤法师就说：“你的徒弟僧叡啊，在我讲经的时候有问题来问我，令我想一天一晚也想不出个道理来答覆他。你的名字叫僧贤，现在又收了一位贤弟子。就是你这位师父是圣贤，徒弟也是圣贤，这是很难得的！”

等到僧叡法师二十四岁了，到各处去游历。到什么地方，他就在什么地方讲经说法。他讲经说法，知音的人很多，就人人都欢喜听他讲经，人人都欢喜听他说法。所以从各方面揹著衣单（背著行李）来亲近他的人就很多很多。他就说：“现在我们中国所得的佛法虽然是很少，但是也够令人知道因果。”

在这个时候，禅经很少，讲参禅这个道理很少。以后他在长安遇到鸠摩罗什法师，就请鸠摩罗什法师翻译出来参禅的法要三卷。这参禅法要一开始是鸠摩罗陀所造的，最后的部分是马鸣菩萨所说的，中间是外国圣贤所造的，这由三家所共造的参禅方法，又名“菩萨禅”。僧叡法师得到这种参禅的方法，日夜依照这个方法来修行，就很精通正法眼藏，得到这种清淨的妙处。

在这个时候，姚秦有个司徒叫姚嵩，他对僧叡法师是非常恭敬。有一次姚兴就问姚嵩，说：“叡公何如？”他是怎么样的一个法师？姚嵩就说：“他是江南一棵松柏。”就好像松柏树似的。姚兴就想见一见他。在这个时候，文武百官和所有的公卿皆聚会到一起，要看一看这位僧叡法师的才智怎样？可是僧叡啊，他这种风度、这种态度非常地自然，谈吐之间彬彬有礼，也是讲得非常有道理。皇帝姚兴非常地欢迎他，当时就送给他工人，又给他俸禄，又送给他车子，来供养他。以后姚兴就又对姚嵩说：“这位僧叡法师啊，是四海的一个榜样、一个领袖。不仅仅就是江南的一棵松柏而已！”姚兴这样一说，僧叡法师这个名誉人人都知道了，远近的人都来皈依他。

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的经典，僧叡法师也帮著来修饰润色，来说法，来帮著作这种工作。在以前竺法护法师所翻译的《正法华经》，在〈授决品〉，就是〈授记品〉有几句话，说什么呢？说“天见人，人见天”，天也看见人，人也看见天了。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翻译到这几句的时候，就说：“这种说法和印度所说的意思是一样，但是在中文就犯一点语病，这一句应该怎么样翻呢？”鸠摩罗什法师都想不出来怎么才是恰当的、很好的翻译语言。那么僧叡法师就对他说：“或者是人天交接，两得相见。”他这么样一说，鸠摩罗什法师欢喜得不得了，说：“对了！对了！是这样！你这样翻译，这是最好了！”

以后他讲〈成实论〉。鸠摩罗什法师就对他讲，说：“这一部论里边有的地方是破〈阿毗达摩论〉。但是要有人告诉你，才能懂。如果没有人给你讲，你就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你真是奇才！”就是真正是特别的人才，outstanding（出类拔萃）人才了。

那么在僧叡法师讲《成实论》的时候，果然没有请问鸠摩罗什法师那个意思是怎么样，他讲的时候就都讲得清清楚楚，和鸠摩罗什法师所想的道理是一样的。鸠摩罗什法师更欢喜了，说：“你真是奇才！我来翻译经典，能遇著你这么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，真是没有遗憾了！”就是我已经心愿满了。

僧叡法师一生坐著，背不对著西方，是面向西方。甚至于行路干什么，都是避免背对著西方，为什么呢？这个“背”在中国人的意思就是违背，违背就是正相反了。清凉国师也是不背对西方坐，也不背对著《华严经》坐，这位僧叡法师也是这样的。他一生就是欢喜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发愿一定要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。这一生他所作的功德，讲经的功德、翻译经的功德，所有的功德都迴向极乐世界，要生阿弥陀佛这个国土。他在这一生，不但坐著不背对著西方，躺著也不背对著西方，总面向西方阿弥陀佛。

到有一个时候，他自己知道生命快完了，就召集所有的僧人，对这些僧人说：“我一生就是发愿愿意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现在如我所见的，或者是可以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但是不知最后的一念会不会落到狐疑城？”狐疑就是怀疑，就好像狐狸那怀疑似的。因为“会不会生啊？”你一生出这个念，那就不会生了。一生出狐疑，就落到“狐疑城”了。不过他说他一生身业、口业、意业或者也有犯的地方，但是他常常存著一种大慈大悲的心，愿意迴向给法界一切念佛的人；自己的罪过自己担负，他的功德愿意迴向给法界所有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的人，发愿令所有念佛的人都同生西方极乐世界。

僧叡法师也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化身，所以就欢喜阿弥陀佛，就欢喜西方极乐世界。为什么他面对著西方啊？他就忘不了他那个极乐世界，总想著他那个极乐世界，所以念兹在兹地，一生都是面对著西方极乐世界。这表示说：“我那个极乐世界最好了，再没有比我那个极乐世界好的了！”所以他念念不忘。等到他说完了，就去沐浴、洗脸，之后又回到法座，坐在法座上面向西方，合起掌来，这么样子就圆寂了。他圆寂之后，所有在寺院里头住的这些僧人，都看见有五色的香烟从僧叡法师的房里出来，有一个礼拜的期间，这个香味总是不断的。他圆寂时是六十七岁。僧叡法师是佛教里头淨土的高僧。

道恆法师 / 晋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道恒法师

晋·长安

◎宣化上人1971年2月8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道恒和道标这两位法师可以说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够上这几句话的讚美！

今天向各位介绍一位也是晋朝长安的高僧，叫道恒法师，就是迁觉贤法师的单那位道恒法师。道恒法师是兰田县的人，九岁这个时候，在路上和一般小孩子在那儿玩。当时有一个隐士，叫张忠，见到他就认为很奇怪，歎息著说：“这个小孩子的相貌和人不同，是很特别的相貌。他要是在家作官的话，一定会作很大的官；要是出家修道，一定能令佛教发扬光大，对佛教是特别有贡献的。可惜我年纪老了，看不见他将来怎么样子？”

道恒法师小的时候，父母亲都死了，也很不幸的。他跟著后母，就是父亲的第二个太太。虽然是他后母，可是他非常孝顺她，所以一般人都知道这位法师没出家以前就是个孝子。他家里很贫穷的，没有钱。道恒法师会画画，就把自己的画拿到城市去卖，得到一点钱拿回来养后母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就非常欢喜读诵佛的经典。他读诵佛经，常常接连两个晚间不睡觉。到年二十岁时后母死了，他在坟上守孝，守孝之后就出家了。

出家了，他对佛的道理就通达无碍，非常明了。他经典读了很多，所以智慧也就大开了。等鸠摩罗什法师到中国长安的时候，他就去亲近鸠摩罗什法师，鸠摩罗什法师一看见他，就非常欢喜道恒法师。鸠摩罗什法师所翻译出来的经典，道恒法师就帮著来润色，帮著来“详定”，就是详细地看这个文字翻译得怎样。在这个时候，道恒法师又有一位同学叫道标法师，也是很有才能的，和他的名誉是一样的。

这时候姚秦皇帝姚兴，因为见道恒和道标这两位法师相貌出众，聪明、智慧、辩才比人人都高超。秦主姚兴就打他们两个人的妄想，说：“这两个

人如果帮著我来治国，他们这样有本事，你说我这个国家不是一定能治好吗？”于是乎就下了一道诏书，叫尚书令姚显，就是像丞相的官，叫他劝他们两个人还俗，帮著政府来作官。你看，这两个人修道有这么多魔障，皇帝逼迫著叫他们两个还俗，不要修行，作官去了！他说：“你们有这样的才能，何必单单要修行出家呢？你们可以在政府作官，一方面来治理国家，一方面也可以修行，这比你们作出家人好得多嘛！”

这样说啊，道恒和道标这两位法师就上了一道表章，说：“我们从小就出家修道，对于佛法我们是很明白；可是对于世间法，我们是一点都不懂。所以你现在叫我们作官，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怎么样作官，请皇帝还是要允许我们出家修行，这是最好的。”

这两个人出家作了法师，皇帝这么样地欢喜他们，看得起他们，请他们去作官，这要是一般求名求利的人，去作一个大官比作一个法师势力还大，一定就会转移志向。可是他们两位不但不转移志向，而且还推辞不去作官。这正是孟子所说的：“大丈夫，富贵不能淫”，在富贵的地位上也不淫乱，不会贪恋这个富贵。“贫贱不能移”，在穷的时候也不改变自己的志愿，自己的心不改变的。“威武不能屈”，什么叫威武呢？就是势力。你有什么样大势力来想压迫我，我也不受你的压迫，这叫不屈，这样子才是大丈夫。那么道恒和道标这两位法师可以说是“富贵不能淫，贫贱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”，够上这几句话的讚美！

姚兴叫他们两位不要修行，作官去，他们两位不听命令。姚兴又写了一封信给鸠摩罗什法师，叫鸠摩罗什法师劝他们两位还俗，不要作出家人。这个姚兴专门破坏出家人修行，所以他看这个法师这么样子有道德，就想叫他作官去，可是他们两位也不去作。姚兴给鸠摩罗什法师写信，鸠摩罗什法师给他回封信，说：“作皇帝的不应该压迫人还俗，人是各有各的志愿。所以帝尧去访许由，想把皇帝的地位让给许由，许由都不作。汉光武遇到严子陵，想叫严子陵去跟著他作官，可是严子陵不愿意作，光武皇帝也就随他便。那么你现在也不可以强迫这两位法师还俗。”

以后姚兴还想叫道恒、道标还俗，所以两位法师就都跑了，到山里头去住山修行。以后就在山里头圆寂，圆寂的时候道恒法师是七十二岁，这时候是晋朝义熙十三年。这两位法师有很多的著作，很多经典的注解，又作了很多经的序文，都流传在世界上。

僧肇法师 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肇法师

晋·长安

◎宣化上人1971年2月11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僧肇法师帮助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出的力量是很多的。一般人对这位法师的聪明智慧，佩服得不得了！

孔子有三千个徒弟，其中七十二个是贤人。在七十二个贤人里边，最聪明的就是颜回，字叫子渊，所以孔子常常称讚他“颜渊”。颜回聪明可是聪明，唯独寿命不长，就因为他太聪明了，所以就变成一个短命的人，在三十三岁就死了。他怎么样个聪明法呢？孔子讲出一种道理，他就会明白十种的道理，由一种他就能推求明白了十种的道理。孔子无论说什么，他都依教奉行，不会和孔子辩论，所以孔子说：“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，如愚。”我和颜回来说话，说了一天，他都是只听，也不辩论，不违背我的意思。“如愚”，就好像一个愚痴的人，我说什么道理他就是听著，一点意见也没有。

“退而省其私，亦足以发，回也不愚。”等我和他说完了话，他退回去到自己学习的房子里边。“亦足以发”，他把我所说的道理，发挥得至矣尽矣，无以复加矣！“至矣”，发挥到极点了；“尽矣”，就再没有可发明出来道理。“无以复加矣”，没有再可以加上其他道理的，所以说“亦足以发

”。“回也不愚”，颜回啊，他的确不是一个愚痴的人！你看他那个样子，好像一个愚痴的人，但是实际上不是一个愚痴的人。

讲到这个地方，我又想起来我很小读书的时候。前几次不对你们讲我读《三字经》，在自己那个桌子上，读“人之初，性本善，性相近，习相远”这四句，记得很清楚。一到老师那个地方，拿书放到老师那儿一转过背就都忘了，“人”也忘了，“之”也忘了，“初”也忘了；“性”也忘了，“本”也忘了，“善”也忘了；“性相近，习相远”都忘了！以前对你们讲过，我读书在最初很愚痴，读过一个月之后，我找著读书的门径了。找到这个门再读书就不忘了。等到读《大学》的时候，读得就很快，最初是很慢的，以后读得就很快。读得怎么样子呢？我读一个钟头时间的书，旁人五天也读不了那么多！

为什么那样子呢？就因为得到读书的门径了！那时候专心专到什么样子上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是一个最妙的法门，怎样妙法呢？我在这儿读书，旁边作戏、打鼓或者吹喇叭，或者吹箫、吹笛子，或者打钟，我可以听不见。本来可以听见的，但是我可以叫这个心，不跟著你这种音乐去跑去，就能把这个心管住，心不外缘、心不旁骛，不到旁的地方。我读书只是读书，把心放到读书上，不打妄想，这所读的书一读就会了。在我读书的最初，读三十遍恐怕也不会。以后读书得到这个法门，能管得住这个心的时候，读一遍可以记住一半；读两遍完全记得了，就可以背得出来了；要读三遍之后，永远都不忘了！

所以当时教我那位老师，就这样讚歎过我。为什么今天我讲颜回呢？他就说：“看你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聪明。你真是和颜回差不多了，看你样子不聪明，但是你记忆力这么好！”我说：“我怎么可以比得了颜回呢？并且我也不愿意比颜回。为什么呢？颜回聪明太过了，完了就变成一个短命鬼；我要是和他一样，也变成短命鬼囉！”

本来寿命长和短没有什么分别，你要是怕短命，这就是著住到“寿者相”上；你要欢喜长命，这更是著住到“寿者相”上。所以我不愿意学颜回的

短命，也不愿意学彭祖的长命。在中国有位彭祖，据说活了八百八十岁。阎王爷抓不住他，派无常鬼也找不著他，所以他就活了八百八十岁。但是阎王爷也有一种的方法，教这鬼说：“你找不著彭祖啊，你可以去洗木炭。木炭是黑色的，你用水洗它，要有人问你干什么呢？你就说想把它洗白了，就会把彭祖给抓来。”那么无常鬼就去洗木炭。这一洗，就有一个人来问他说：“这木炭你洗它干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要把这个炭洗白了。”这个人就说：“我的寿命活了八百八，没见过黑炭往白刷。”就是说我活了八百多年了，也没见过想把黑炭洗白了，这真是没有道理！这个无常鬼说：“哦，原来你就是彭祖啊！”所以即刻就把他抓去，也就死了。

总而言之，长命和短命都没有什么轻重。我所以说我不愿意像颜回这个样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已经有个颜回了，何必又有一个像颜回的人呢！不需要有一个再像，再像那不变成两个了？这人都是一个人一样的，你有千万人，千万人的相貌都不同的。就是同一个母亲的孪生，也不会一样的，多少都会差一点。所以人人都不同的，面目都不同的。因为这个，所以我不愿意学颜回那个样子，并不是一定怕短命。

今天晚间跟你们介绍一位短命的法师，这位法师真和颜回差不多聪明，可是他的寿命比颜回还少；颜回活了三十三岁，他才活了三十一岁。这位法师也是在晋朝的时候，名字叫僧肇。他是长安的人，家里非常地穷，他常干什么呢？就常给人家写书，或者写经。写一部经多少钱，譬如写一部《金刚经》可以赚两个半钱、千八文；写一部《弥陀经》多少钱啦。他尽给人家写经。那时候大约认字的人很少，他又会写经，就人人都请他写经，给他一点钱，就仗著这个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作他的职业。

那么他写经不要紧，这写一部经他就明白这一部经的道理，写一遍他就记得很多的。所以他把这个书啊、经啊写出来，自己也记得很清楚。他又欢喜学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又欢喜学庄子的《南华经》。虽然他学老子的《道德经》，可是他说：“《道德经》好可是好，但是还没有到最好的这种程度。”以后他就学《维摩经》，他一看《维摩经》，就欢喜得不得了。所以他说：“佛法，才是我最后的皈依处。”因为这个，他就出家了。出家就学方等

教，以后把三藏都通达无碍了。

等他到二十岁这个时候，名誉就很高了，人人都知道这位法师是辩才无碍。在当时有一些个争名夺利的人，就来同他辩论，就都妒忌他，生一种妒忌心。所以有的在一千里地以外的法师，自己带著行李，带著吃的东西：麵包之类或者馒头啊，到这儿来专门同他辩论，就因为“哎，你这么年轻，怎么名誉这么大？”要是把你辩论倒了，那么他也就成功了，也就有名誉了。好像你是一位最有名誉的人，旁人把你打倒了，这一般人也就都认为他是最高了。所以就很多人来同他辩论。可是虽然很多人来同他辩论，僧肇法师的聪明智慧非常地敏捷，来得很快的，无论谁来和他辩，他善说诸法实相，所有和他辩论的人都输给他。所以在当时，长安一些个老读书的人和最有名誉的人，都对他是特别佩服的，特别好。所有来同他辩论的人，都被他给战败了，都辩论不过他。

等鸠摩罗什法师在姑臧那个地方，就是还没有到长安以前，他听说鸠摩罗什法师来了，就从很远的地方去跟著鸠摩罗什法师。鸠摩罗什法师一见著他，就对他特别地赏识，特别地欢迎他。等鸠摩罗什法师来到长安，他就随著鸠摩罗什法师到长安。和姚兴一谈论，也非常有缘。他和前边所讲的僧叡法师都是非常好，以后他们都在逍遥园跟著鸠摩罗什法师来学，来翻译经典。僧肇法师知道：这个经典以前是谁所翻译的，哪个地方错了，哪个地方不对，他都很清楚的；对于文字用错了，他也都知道。所以他帮助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出的力量是很多的。

以后他又著《般若无知论》、《涅槃无名论》，还著其他的经典序文之类的，著了很多。他这个《般若无知论》给鸠摩罗什法师一看，鸠摩罗什法师特别地惊奇：“想不到中国这位没有完全看见佛经的人，对于般若能有这样的发挥。”等到《般若无知论》被庐山的隐士刘遗民一看，也非常地欢喜，然后就给慧远大师看，慧远大师一看，说：“这个太好了，这个著的太妙了！”所以就常常和僧肇法师来回通信。以后僧肇法师所著的《涅槃无名论》给姚兴看，姚兴就叫所有家里边的人都要读《涅槃无名论》。所以当时一般人对这位法师的聪明智慧，是佩服得不得了！

可惜，在义熙十年的时候，他就往生了。他往生时在长安，年纪仅仅三十一岁。这位法师因为太聪明，所以很早就死了。那么我们人都不要太聪明，太聪明会早死。所以就有聪明的人，也把聪明收起来一点，不要都放出来，收起一点就不要紧。

智猛法师 / 刘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智猛法师

南朝·刘宋·京兆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0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他认为千里的路程，若走起来就像一步似的；过去万年，若追究起来也就像一天似的。所以他一定要去参观释迦牟尼佛种种灵感的事蹟。

今天我再介绍一位高僧给你们各位，这一位高僧的名字叫释智猛。他是雍州新丰的人，就是离长安不太远的京兆新丰。他生来性情是很端正的，又很聪明的。在他少年的时候就出家作沙弥。他所修行的法门就是讽诵经典、学习经典，日以继夜，夜以继日，白天他也读经，晚间也读经，不分昼夜这么样来修行。

他常常听见印度来的法师，讲佛在生时灵感的事蹟。他每一听见佛种种的灵感、降魔、成道、坐菩提树下，这一些个问题就很欢喜听的。他认为千里的路程，若走起来就像一步似的；过去万年，若追究起来也就像一天似的。所以他一定要去参观释迦牟尼佛种种灵感的事蹟。

当时姚兴那个时候，弘始六年，那年岁次甲辰，他就找人，各处问人：“我想到印度去参观释迦牟尼佛灵蹟，你去不去啊？”例如：“果前你去啊

！”“好啊！”“怎么样果宁你去不去？”“可以，我也欢喜去啊！”这么一找连果前带果后，果左带果右的，找了十五个人，就从长安到印度去了。

那时候交通特别不便，这还是在唐玄奘以前的时候呢！他们所走的是最危险的河呀、路啊，经过三十六个很难行的地方，才到新疆那一带。到新疆以后从中国出去，就到流沙，尽是沙地没有水的地方。那地方大约有七、八百里，往往走这个地方，就或者会渴死，或者会饿死。但是他没有渴死，也没有饿死，就把危险的道路都过去了，比以前的人所受的困难还更厉害！

从这就经过有龟兹国、于阗国，到种种的国家，看每一个国家的风俗。从于阗国向西行又行了两千多里路才到葱岭，就雪山那地方。在这个时候，他们去的十五个人有九个人受不了了，这九个人就回去，不到印度了。智猛法师和其馀五个人又向西走，走了一千七百多里路，到了一个国家叫波沦国。在波沦国，一同去的一个人叫竺道嵩，这竺道嵩无常就来了，死期到了，在这儿死了。智猛法师就预备把他埋到土里，正等著还没有埋，这尸首又丢了！不知道谁把尸首给偷去了，也不知道是被鹰给吃了，还是怎么样子？就没有了。

他和其馀四个人一起又向前走，过雪山到辛头河这个地方来，然后到罽宾国。在罽宾国有五百个罗汉，常常来往阿耨达池。有一位罗汉见到智猛法师非常欢喜，就问他：“你从什么地方来的啊？”智猛法师问：“这是什么地方啊？”罗汉就给他说法。又到奇沙国，在这个地方，见到佛在生的时候，一个石头作的装水的东西，因为佛用过的，所以总保留著作为纪念品。在这个地方又见到佛的钵——当初佛在世时所用的钵，这个钵是紫绀色，有点紫色又有点绀色。在这个时候，这个钵白天晚间都隐隐地有一种光，所以智猛法师就用香花供养佛的钵，又把佛钵顶到头上，用头来顶一顶。在这时又发愿，生生世世都要供养三宝，出家修行，要求大乘佛法。这时他觉得这个钵，有时候很轻的；有时候又很重的。这个钵就好像会动弹似的，等一等它由轻又变成重，再等一等又由重变成轻。重的时候甚至于他都顶不动了，轻的时候又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在他头上似的。他有这种的感觉，所以更发道心了。他这种感应也是不可思议！

从这地方向南又走了一千三百里路，就到迦毘罗卫国，到印度舍卫国了。在舍卫国看见佛的头髮，看见佛的牙齿，又看见佛的肉髻骨，顶上那个骨，他都恭敬供养。每见到一种纪念的东西，他就在那儿供养一天，拜一天，所以把佛所有的事蹟都参观完了。然后他又看见佛降魔那个菩提树，看见降魔像，他心里头欢喜得很厉害，所以在每一个地方都设供养来供佛。又用他这个衣，覆一覆降魔像。佛一生的事蹟，他看得很多很多。

他又到阿育王那个京城看佛的舍利塔，看见一位大婆罗门，名字叫罗阅宗，他专门弘扬佛法，全家都是信佛的，所以国王对这位婆罗门非常相信。他去见婆罗门罗阅宗，这位婆罗门问他：“你们在秦地有没有大乘的佛学？”那时候称中国叫秦。他答覆：“秦地完全是大乘的佛学。”所以这位婆罗门也就说：“稀有！稀有！一定是有菩萨到达你中国去了，所以中国大乘佛教这么兴盛。”智猛法师就在这位婆罗门的家里，得到很多佛的经典，带回到中国。

他在中国甲子岁从天竺出发回国，同行的三个人在回来的时候都死了，就剩智猛法师和昙纂法师两个人回到中国来。到中国凉州那个地方，把他所带回的《泥洹经》翻译过来有二十卷。他在刘宋元嘉十四年到四川去，在十六年七月，就把他所经历的各国都作成一部书。等到元嘉末年的时候，就在成都圆寂了。这位法师对中国的佛教也有很大的贡献。

智严法师 / 刘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智严法师

南朝·刘宋．京师枳园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13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智严法师究竟证得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，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证果的圣人。

今天讲这位高僧名字叫智严，他是晋代以后，南朝宋武帝时候的一位高僧。这一位高僧是西安的人，就是现在新疆那一带。他二十岁出家，出家之后就专修苦行，勤学不辍，也是日中一食，长坐不卧。出家虽然没有好久，但是他这种好的名誉已经为四方人都知道了。他所穿的衣服是衲衣，衲衣就是用破衣缝到一起，衲到一起。他常常晏坐，就是结上双跏趺坐，一坐或者就三天，或者七天，或者十天，或者半个月，不倒下来。

当时在凉州那个地方，都很荒凉的，地方很大，人很少的，佛法当然更谈不到了，所以他就要出去参方求善知识。参方就是到各处去当参学，参观其他的地方和学习其他地方的家风，这种的修行方法叫“参方”。他从中国向外国走，一走走到罽宾国，到一个摩天陀罗精舍，里面住著一位善知识，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位佛大先，又叫佛驮先。这位善知识在这儿教化，有几百人亲近这位善知识。其中就有一位叫觉贤法师的。智严法师亲近佛驮先，经过三年的时间。在这个三年的时间，他所学的佛法、经典、教理，超过其他在那儿住十年的人，那些人都没有他学这么多的佛法，这么多的教理。所以佛驮先就非常惊奇，“啊，这个人不是平平常常的一个普通人，一定是个outstanding（出类拔萃）的人！”他这一讚歎，以下的人对智严法师看法也都不同了，就说：“现在中国也有求道的沙门了！”这一句话意思就是以前中国没有求道的沙门，都是不修行的沙门。那么现在有到那儿求道的沙门了。他们都没有他这么聪明，于是乎才不敢轻慢中国的沙门，对远来的中国沙门也都很恭敬了。

这时候，觉贤法师对智严法师印象很好，大约就是志同道合，认为他是一个特别的人才。于是乎智严法师就说：“我们中国沙门没有真正善知识，所以证果的人很少，你可不可以同我到中国去弘扬佛法呢？”之前我讲觉贤法师，那时候不是说，智严法师就跪在那儿不起来，说：“如果你不接受我的请求，我就不起来。我这是为法忘躯，在你面前跪死在这个地方。”觉贤

法师也是老婆心切，就答应他了。“老婆心切”，就像女人似的，太慈悲了。两个人就到中国来，一走走了三年才到中国。智严法师就跟著觉贤法师来学佛法。你们还记得有一位道恆吗？道恆法师就说觉贤法师打妄语，说他标异现奇，就是出众了，和众人不同，把他迁单了。智严法师请来觉贤法师，本来他跟著学佛法，觉得很好的，得到很多益处，这回让人给迁单，就给撵走，不留了。

智严法师从那儿也走了，就到山东，住茅蓬去了，住一个精舍，所谓精舍也就是茅蓬。这个山，有三个人在这儿住，研究经教，参禅习定，勇猛精进，在这儿用功修行。他们三个人都坐在绳床上。这时候，宋武帝去打长安，作战胜利回来，就到山东那个地方去观山玩水。在当时跟著宋武帝有一个始兴公叫王恢，这个人走来走去，就走到智严这个精舍来了。他走进他们所住的茅蓬里边来，到了很久，这三位比丘也都不知道，很长的时间也不知道有人来。于是乎王恢就弹指，这么弹指make noise（作出声音），他们三个人就同时睁开眼睛，一看，又都闭上眼睛，还是在绳床上打坐。这个绳床多大呢？一尺平方。这三个人又闭上眼睛打坐也不理他，一句话也没同他讲。王恢就问：“你们三个人在这里修行多少年了？”他们也不答覆。“你们都叫什么名字啊？”这三个修道的也像聋子似的。又问：“你们在这地方修行，对世人也没什么益处，你们在山上修行是独善其身，是自了汉，你们应该到都市去弘法，到京城去教化众生啊！”他们还是不讲话。王恢说了很多道理，自言自语问这三位，但是这三位都不答。

不答，他更觉得奇怪了！更觉得这三个人不是平常人。于是乎就问乡村的父老：“这三位和尚在这里干什么啊？怎么我和他讲话，他们都不答覆我呢？”那些个父老统统说：“哦，这三个和尚，可不是普普通通的和尚啊！他们是隐遁的和尚，隐居求志，这是最高尚、最清淨的法师啊！”这么样一讲，王恢回去就和宋武帝讲，要请他们到京都去。

宋武帝就派使臣到这儿请这三个人。一次请，他们不去；二次请，也不去；三次、四次，甚至于五次，总而言之，他们不去！最后宋武帝再派人请，另外两个和尚，就是智严法师的同参，就把他推著推出茅蓬，说：“你去

，我们不去！”那么智严法师被人家赶出来，就到京都去。

到那个地方，王恢因为很相信佛法的，所以就供养他很丰厚。在那儿最初住在始兴寺，以后大约智严法师因为始兴寺不太寂静，所以在东郊又给他造了一座枳园寺在这住，就翻译经典，大作佛事，在这儿教化众生。

这一位法师很少讲自己的事情，所以他虽有很多很多道德高超的行为，人记下来的就很少。有一次，有一个人可以看见鬼，就在鬼王庙里头，听鬼讲话了。鬼说什么呢？鬼说：“严公来了，我们要赶快躲避躲避啊！”这个见鬼的人也不明白什么叫严公要来了，他们要跑到旁的地方去避一避。等没好久，就看见一位和尚来了，就问这位和尚：“你叫什么名字啊？”和尚说：“我叫智严。”这个人才知道，“哦，这鬼说是严公，原来就是智严法师。”于是乎就对他特别恭敬，特别相信他，这是一次。

又有一个女人，也得一种鬼病，就常常看见鬼来。这鬼来干什么呢？就吓她，令她害怕。那么有人告诉她，说：“智严法师啊，鬼一见到他就跑了，妳请他来试一试。”于是乎，家里边果然就去把智严法师请来了。哦，这个有病的人看见智严法师一进门口，这鬼就都跑没有了，以后病就好了。智严法师这种高深的道德，没有人明白他。

智严法师没出家以前受过五戒，但是他不能守戒，犯了戒。犯戒以后，他又出家受具足戒，就总有一种怀疑，说：“我是不是得戒了呢？因为我在家受五戒，没有守住戒，犯戒了，这怎么办呢？”于是他就专门打坐，希望在静坐里边有一种圣境；圣境，就是有一种好的境界，或者殊胜的境界。但是经过很长的时间也没有得到。于是乎他就发愿到印度去，去找大德高僧来给他讨论这件事。

到那儿就遇到一位阿罗汉，他就问这位阿罗汉：“我在没出家以前，受过五戒，但是没有守住。我出家之后又受戒，不知道会不会得戒呢？”这位阿罗汉也不敢给判断，不敢说你得戒了，或者你不得戒，因为自己的智慧还不知道。于是乎就入定，升到兜率天去见弥勒菩萨，请问弥勒菩萨，说：“娑婆世界有一位法师叫智严，在没出家以前受五戒，又破了戒；出家之后，

不知道会不会得戒？他问我，我不清楚，请菩萨来印证。”弥勒菩萨告诉他：“他得戒了！”那么阿罗汉出定，告诉智严法师说：“我给你问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给你印证，说你已经得戒了。”智严法师生大欢喜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就从印度要回来中国。

走到罽宾国就走不动了，怎么样呢？也不是有病，但是就坐在那地方就圆寂了，无疾而终。在罽宾国，僧人死了之后去烧，有两个地方：一个是烧凡夫僧的地方，把凡夫僧的骨灰埋到一起。另外一个是证果圣人烧的地方，和凡夫是不同的，埋的坟墓也不同。最初罽宾国这些个和尚，预备把他抬到凡夫僧的那地方去焚烧，但是抬不动，多少人也抬不动这个尸体，没有法子。就好像六祖大师那个衣钵放在石头上，惠明拿不动一样的。这么一来，这一些和尚知道智严法师一定是证圣果的高僧了。于是乎，就预备把他抬到证果的圣人那个地方去焚烧，他这个尸体，这一回也不费力就抬起来了，就好像他自己愿意到那地方去似的。

因为在罽宾国他有两个徒弟跟著他，知道这种详细的情形，回到中国向所有的僧人来报告，以后他这两位徒弟又回到印度去。那么智严法师究竟证得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呢？没有人知道。但是，一般人都知道他是一位证果的圣人。

达摩蜜多法师（昙摩蜜多）/ 刘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达摩蜜多法师（昙摩蜜多）

南朝·刘宋·上定林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0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所注重的就是参禅，他教化人也是令人参禅。他带著四众弟子很虔诚地修行，当时有一百多人在他那儿开悟。

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叫什么名字呢？叫达摩蜜多(注1)。达摩是法，蜜多是秀，就是法秀。他是罽宾国的人，年七岁的时候就非常聪明，欢喜佛法。这个时候，他聪明绝顶，见到僧人就欢喜得不得了。每逢僧人在那儿念经，他就跪在那个地方听经；僧人在那地方拜佛，他也就随著拜佛；高兴得不得了，就欢喜看这个。一天到晚，跑到庙上去玩，学著拜佛念经。他父母一看这种情形，就很奇怪的，说：“哦，这个小孩子怎么专门欢喜到庙上去拜佛念经，学出家人这种行为呢？”于是乎在七岁那时候，父亲、母亲就叫他出家了。

在罽宾国，当时很多证圣果的僧人，所以他遇到很多的明师；明师就是明眼善知识。因为遇到了很多的善知识，所以他修行就很虔诚的，不是像普通那种修道马马虎虎地，过一天算一天，光阴都随随便便就空过去了。他不是！他是昼夜都不休息，诵经、念佛、拜佛，拜得辛苦了，就坐那地方参禅习定，或者稍微坐著睡一睡，又继续来学习佛法，他不分昼夜这么样来学习佛法。因为他学习佛法这么样诚心，就有大智慧。在十八岁的时候，就为人讲说佛法，并且讲得非常奥妙，所有禅宗的道理，他也到甚深地境界上了。

这位禅师的相貌是很特别的，一生出来两个眉毛就连著，我们是两个眉毛，他的眉毛连到一起，所以一般人都称他叫“连眉禅师”。

这位禅师的志愿非常地远大，他愿意到每一个国家去弘扬佛法，所以他所到的国家有二十几个，到处去宣扬佛法来教化众生。有一次，他到龟兹国，在没有到的前一天，这位国王就作了一个梦，有神人来告诉国王，说：“明天有一位有大福德的人，要到你国家来，你应该对这位福德人广修供养，种福田。”国王醒来觉得这个梦是很清楚的，知道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梦。于是乎就命令边界守关 customs 的人要特别注意，今天无论有什么特别的人，入到国境来，就赶快用快马来报告。快马就是“八百里换马不换人”这种的快报，那时候因为没有电报，只可以用马，这匹马跑一百里，到那儿换另

外一匹马，骑著新马又跑一百里，又换一匹马，这一天可以跑八百里，就用这种的方法来报告国王。

果然就有一位和尚来了，于是乎海关的官员就赶快报告国王去了。国王听说有一位沙门来了，大约就是这位大福德人，就亲自到城外去迎接，出城十里路这么远去欢迎。欢迎到了，就请到宫里来供斋，这文武百官一起跟著吃斋。吃斋之后，国王就跟著法秀禅师（即达摩蜜多法师）受了五戒，用四事供养，这种礼序是很丰隆的，用饮食、衣服、卧具、汤药这四种的东西来供养法师。本来这位法师不志在吃好东西，也不志在穿好衣服，也不志在住好房子，也不志在得丰富的供养，他很随便的，无拘无束。

在这儿住了几年，蜜多法师就又想走了。这个时候，神又託梦给这位国王，说是：“这大福德的人要走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所种的福田就是这么多了。”国王有这么一种梦，就猛然惊觉了。醒了，一询问文武百官，果然达摩蜜多法师就一定要走了。国王就带著文武百官，跪到达摩蜜多法师的面前挽留他，不叫他走。国王和百官都这么样诚心请求这法师，叫他不要走，可是这位法师一定要走，怎么样留他也不住了，他说：“我在你这儿因缘已经够了。”于是乎就走了。

一走就走到了中国敦煌这个地方，他经过流沙的地方，很远很远都没有人，很不容易度过的。到了敦煌，在敦煌那个地方，他开闢造了一个寺院——他在那个地方把地平一平，造了一座精舍，种了一千棵奈子树，又开闢了一百多亩地，在那个地方耕种，来教化中国的众生。他作的道场，作得非常地好，又有花园，又有水池，很美丽。所以在千里之外，都有出家人、在家人来到他这儿修行，学习禅法。这是蜜多法师由罽宾国到龟兹，由龟兹到中国大概的情形。

虽然在敦煌他造了一座精舍，以后他又不在那儿住了。又走到凉州，凉州就是现在新疆那一带，在那个地方又造了一座精舍，大家在那儿参禅。这时候，甚至于万里地以外的沙门都来亲近他，都来同他在一起修行。他在那儿提倡禅宗的道理特别地兴盛。以后，他又听说宋朝（刘宋）南京这个地方

佛法很兴盛，就想到南京那一带去传法。

在宋元嘉元年的时候，他就从新疆那儿到了四川，从四川又到荆州，荆州就是湖北那一带。他住在长沙市，又造了一个大禅堂，这个大禅堂可以住一千人的样子。在这个地方，他有一种很灵感的事情，也就像康僧会法师似的。什么灵感呢？他听说过去康僧会法师在孙权那个时代，求舍利得到舍利。他也带著一班徒弟在这儿设了一个法坛，求佛的舍利。他没有经过三个礼拜的期间，只经过一个礼拜，就得到一颗舍利，掉到那个盘里头，发出很大的声音，然后这舍利昼夜都放光。所以当时他的门徒和一般修道的出家、在家人，这都特别发心，都觉得这是特别的灵瑞，一种特别稀有的事情。大家都很虔诚地修行，当时有一百多人在那儿开悟。

以后他从荆州又向东走，就到南京了。他方才（刚刚）到南京的时候，住在中兴寺，过了一个时期，又到祇洹寺去住。当时法秀禅师的声名，所有中国的出家人都知道这是最有道德的一位禅师，所以很多人都去亲近他，和他在一起来修行，听他讲经说法。

在中国那时候有魏，又有宋，很多国家都欢迎他去。他到南京之后，上至皇帝和皇后——皇后姓袁，还有太子、公主都请他到宫里边去供养，请他来给受三皈五戒，所以在当时佛法非常兴盛。谁去看他的，去拜这位法师的人，都要在一个礼拜以前就报名make an appointment（预约），不是一个礼拜以前报名就见不著他。即使一个礼拜以前报名，都还要排到或者一个礼拜、两个礼拜、三个礼拜之后才可以见著这位法师，所以在当时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。

在祇洹寺，他翻译出来有《禅经》，又有《普贤观》，又有《虚空藏观》(注2)等等的。他所注重的就是参禅，他教化人也是令人参禅。所以在几千里以外都写信请教他，在当时一般的人都叫他大禅师。

当时有一位会稽的太守住在平昌那个地方，叫孟顗。这位太守虽是个作官的，但是他相信佛法，以佛教为己任，听说这位法师这么大的声名，所以就请他到平昌一起研究佛法。当时在中国这地方人信什么呢？信巫祝。巫祝

就是有鬼上到他身上来，会说话，什么事情他都知道。因为什么事情他都知道，所以一般人就认为这是有神通，都相信巫祝。这巫祝就是给你说几句好话，譬如你生小孩子，他就给你说：“这个小孩子，长命百岁，快高长大。”给说吉祥话，就欢喜给人讲这个话。那么昙摩蜜多禅师到这儿来，把这种风气都给改了，因为他以妙法来教化众生，众生都知道巫祝是不对的，这不是正法。譬如这家皈依三宝，不信巫祝了；那家也皈依三宝，也不信巫祝了；大家都皈依三宝，都不相信巫祝了，把这种风气都改了，这是当时的情形。

他和孟顗在一起经过三几年的时间，以后又回到南京，住在锺山定林下寺。他认为定林下寺地势很低，接近水不太好，所以又在锺山的上边找了一块地，他说：“这块地方和嵩山、华山差不多那种环境。”所以他又造了一座定林上寺。造定林上寺的时候，地方的老百姓都来帮忙造寺，没有好久就把寺院给造成功了，老百姓都争著来供养他。当时所有各处的佛教徒，都知道他是一位大善知识，所以都来亲近法秀禅师，甚至从一万里地以外来亲近他，在这儿修行。

这位法师从罽宾国一开始到龟兹国的时候，有一位在印度的迦毘罗神王，这神王也就是个护法，来护送著他，保护著他。等到他从罽宾国到龟兹国半路上的时候，这位神王就现一个天大将军身，向他告辞，说他要回印度去了。法秀禅师就对这位护法善神说：“你的神力变化无穷，如意自在，随你愿意怎样就能怎样，你又何必回去呢？为什么你不跟著我去呢？”他这样说完，这位护法善神就隐起来，把身体又收起来没有了。等达摩蜜多禅师到了南京，在锺山把定林上寺造妥了，就把迦毘罗神王像画到牆上。很奇怪地，常常就有人听见这位护法善神说话，有人在这儿求什么事情就很有感应，都很灵验的。

在元嘉十九年七月初六这一天，达摩蜜多禅师结跏趺坐，告诉大家说：“我今天要走了。”正在同大家说法，还没说完哪，他坐在那地方就go to Nirvana入涅槃了，这时候他八十七岁。他那坟墓还在南京锺山定林上寺的前边。

那么听这些高僧，我们自己要想一想，愿意学哪一位高僧？愿意学哪一位矮僧？愿意学哪一位不高不矮的僧？是愿意学一个圣僧？是愿意学一个凡夫僧？是愿意学一个精进的僧？是愿意作一个懒惰的僧？自己要想一想，不是听完了就没有事了，像耳边的风，从这个耳朵吹进来，从那个耳朵又出去了，过耳不留，连个影子都没有了，这样子我给你们讲就白讲了。你们要是能把每一位高僧的样子、声音、肖貌，他修行的定力、慧力，和守戒的戒力，都能画出一个模型来，作自己的一个榜样。这样子，在这个国家里头就会出很多的高僧，很多的圣僧，很多的精进僧，很多不可思议的神通僧。要是不这样子呢，恐怕就凡夫僧都没有了。

所以在美国佛教一个开始正法的时期，我们应该作人的领袖，不要认为自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，堕落一点也不要紧，不要这样子！这个居士也都要作维摩居士，作须达多居士。《金刚经》不有须达多居士修祇树给孤独园？他用金砖铺地，造了一个佈金寺。要作须达多，要作维摩诘。维摩诘虽然是个居士，但是他的神通比这一些个大阿罗汉都大，把舍利弗尊者那么聪明的人都给问得没有话讲。那么作须达多居士，能以一种真心来拥护三宝，这是最需要的。现在在这个国家就应该有这些个居士、这些个法师，所以藉禅七的时间给你们讲高僧传，我拣最好最好的讲，最值得人效法学习的这些高僧来讲给你们听。恐怕高僧传从来也没有人讲，没有人一个一个地介绍给大家，这也是这个世界头一次。果瞻说我们这儿作什么都是头一次，这的确是真实不虚的，我们这儿什么都是头一次。

(注1)：“达摩蜜多”，亦作昙摩蜜多。

昙摩蜜多，此云法秀，罽宾人也。年至七岁神明澄正，每见法事辄自然欣跃。其亲爱而异之，遂令出家。罽宾多出圣达，屡值明师，博贯群经，特深禅法，所得门户极甚微奥。为人沉邃有慧解，仪轨详正。生而连眉，故世号“连眉禅师”。——《高僧传》卷第三

(注2)：即为《五门禅经要用法》、《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》、《观虚空藏菩萨经》。

畺良耶舍法师 / 刘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畺良耶舍法师

南朝·刘宋·京师道林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1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修道，一定要亲近大善知识。没有大善知识，自己用功很容易就走错路了，所以宝志禅师亲近畺良耶舍禅师。

今天再介绍一位法师给你们各位，这位法师是印度人，他的名字叫畺良耶舍。畺良耶舍是梵语，翻译过来就叫“时称”。这一位法师性情特别刚强，很大脾气的，恐怕比我脾气更大。我要打你们，还没有打呢；他不先告诉你们，就打。我先告诉你们说要打，这是先叫你们守规矩，不守规矩然后才打。那么他大约是这种脾气，你要犯规矩，不叫你，他就打。所以这一位法师是很难和他在一起相处的，他特别刚直。

他没有什么欲念，因为他生来自性就很清淨。他专门学习论，又学习律，又学习禅，对经律论三藏都通达无碍，都明白。可是他最注重的就是禅宗，专门研究坐禅。

我们现在是打七、坐七、行七，行行坐坐。他那真是坐七，他一坐的时候就七天，七天不起于座。你说我们坐了一个钟头，就觉得很辛苦了；他一坐坐了七天，你想一想这比我们一个钟头怎么样啊？他不仅仅就坐七天，或者十四天，或者二十一天，或者四十九天，他一坐，坐这么久的时间。

他用三昧的正受，到其他的国家去教化众生，他本来在这入定，但是就到其他的国家去教化众生。有很多的人或者在梦寐之间见到他来给说法；也有的人常常见到这么一位法师来对他说法，说几句法就没有了。那么他在三昧中不起于座，就到各处去教化众生。

你想一想这位法师这种定力怎么样？和我们现在的人比较起来啊，那真是不能比。我们现在坐了一个钟头，就这么样子了，你说这还有什么出息？这有什么意思？要是和这位时称禅师一比较，我们真应该生大惭愧，甚至于就惭愧死了。

这一位法师在印度各国提倡禅宗的道理，听说中国大乘佛法也非常盛行的，于是乎就不远万里来到中国，到达南京。当时宋文帝对这位法师非常信仰，非常地恭敬，于是乎就请他住在道林精舍。这时候，就以前我跟你们讲过每天要吃两隻鸽子的宝志禅师，他也非常恭敬时称禅师，跟著他学习禅法。各位想一想，宝志禅师那么大的神通都要跟这位禅师来学习、来修行，可想而知，这位禅师是位大善知识。因为修行必须亲近善知识，不是像美国有一些个自造的祖师，自己封自己就是个祖师了。当时这些个修道的人，一定要亲近大善知识。你没有大善知识，自己用功很容易就走错路了，所以宝志禅师亲近曇良耶舍禅师。

当时又有一位法师叫僧含，请他翻译《药王药上观》，又翻译《无量寿观》。曇良耶舍禅师，因为知道《药王药上观》是能转变人的业障，是种祕密的法术。你就念药师灌顶真言，再修药王药上观，就能把业障消除了。这无量寿观呢，就是修淨土最大的一种帮助。所以他就很特别注意地翻译这几部经。翻译完了之后，这位法师从南京到江陵，又到了四川；从四川以后又回到江陵。他也是没有什么病就圆寂了，圆寂的时候，六十岁。他翻译很多经典，在中国佛教史上很有贡献。

僧伽达多法师 / 僧伽罗多法师 / 刘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僧伽达多法师/僧伽罗多法师

南朝·刘宋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1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因为这两位法师的影响，所以当时中国出家人修禅习定的很多很多，开悟的人也很多。

有一位法师也是修禅宗的，也是印度人，这位法师叫什么名字呢？叫“僧伽达多”。这位禅师专门修禅，常常在山里头静坐，他一坐常常就忘了吃饭，不是不想吃，他就忘了吃。到吃饭的时候忘了；过了吃饭的时候，他又不想破戒。他也是过午不食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愿意这一天就不吃饭了，这样情形很多次。

以后他就来了护法，什么护法呢？是一帮小鸟。一到了吃饭的时候，这只小鸟就叼一个苹果来给他吃，那只就给他送一个橘子，另一只又给他送一点这个，总而言之，吃能不饿的东西，或者香蕉呀，或者其他能吃的东西。那帮小鸟有多少呢？有四十八只。你算一只鸟叼一点东西，四十八个也就够他吃了。

最初他不知道这些鸟是送来给他吃的，经过几天，这只鸟送来放到他前面，他不吃这东西，这鸟也不走，就陪著他在那儿挨饿。挨饿久了，他就想，“哦，释迦牟尼佛有猴子给他送蜜糖，佛都把这蜜糖吃了。佛既然可以应猴子的供养，我又何尝不可以受小鸟的供养呢？”于是乎就把小鸟叼来的东西吃了。他一吃，这四十八只小鸟都非常欢喜，蹦蹦跳跳，好像跳舞似的，很高兴地来给他作娱乐，来令这位法师很高兴的。因为这位法师的影响，所以当时在中国一般出家人修禅习定的很多很多，当时开悟的人也很多。

另外有一位法师叫“僧伽罗多”（注1），翻译过来叫众济，就是能帮助众生的意思。这位法师也是印度人，他到中国，尽在外边住，不住在房子里边；或者在树下，或者在坟间，行头陀行。他各处去托钵乞食，不受人的供养；也不和任何人来往，谁想和他作朋友，他也不作。当时一般人对这位法师特别地恭敬。以后这位法师就在锺山的南边，造了一个庙，立了一个精舍，叫宋熙寺。

当时印度的法师很多很多到中国来，中国法师就有很多学习印度禅宗的道理。（注2）

（注1）：“僧伽罗多”亦作“僧伽罗多哆”。本书依上人语音作“僧伽罗多”。

（注2）：上人一起讲僧伽达多法师和僧伽罗多法师，篇幅很短，故併成一篇。

窥基法师 / 唐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窥基法师

唐·长安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2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要是像窥基法师那种境界，就可以睡觉；要没有到那种境界，就不要睡觉。是肉身菩萨才可以睡觉；不是肉身菩萨不可以睡觉的。

坐禅要有忍力，不怕苦二十一个钟头。你看古来那位窥基祖师，他的前生，你看他多苦，坐在那个地方，一坐坐了几千年 ，不知道究竟坐了几千年。因为他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开始坐的了，等到唐玄奘法师到印度取经，在路上遇到他，看见这位老修行头上有小鸟在那儿蓄窝。蓄窝在那儿住还不说，还生小鸟，小鸟又生小鸟，在那儿不知道几辈子了，这雀鸟的世纪不知道是多少个世纪；人的世纪也不容易计算了。

可是玄奘法师一看，这位老修行入定了，虽然是没有气，但是可不是死了，衣服都烂了，就是尘土蒙著，身上的尘土有半寸厚。玄奘法师也就没有

事找事干：“我叫他出定，好同这位老修行谈一谈。”于是打了一下引磬，这位老修行几千万年来，都没有人来到这儿给他开静，现在他出定了，但是身不能动弹。身虽然不能动弹，可是能说话，说：“你是从哪里来的啊？”这就好像那位尤孝子问我似的，但玄奘法师可就和他老老实实地说：“我是从唐朝来的，想到印度去取经。你在这儿装死有什么意思呢？”

“喔，我是在等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好帮他弘扬佛法。”

“等释迦牟尼佛出世？释迦牟尼佛已经入涅槃一千多年囉！”

“真的吗？”

“什么真的假的，你在这个地方睡觉，睡得这么久，你真是睡得糊涂了。”

老修行一听说；“那不要紧，释迦牟尼佛入涅槃，我再等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”

他说完，就又要入定了。玄奘法师说：“你先不要又入定去，我现在有事情和你商量。”这位老修行不愿意管閒事：“你有什么事情？我不管你的事情，你到这儿来打我閒岔，我在这儿入定，入得很自在的，很好的；你多事，我不管你的事。”

“这不是我的事啊！”

“那么谁的事？”

“这是佛的事。”

“喔，佛有什么事啊？”

“释迦牟尼佛虽然入涅槃，佛法仍然在世间，需要有人来弘扬佛法。你入定等弥勒尊佛，这还有很久的时间，最低限度也要十几万年之后，这十几万年你什么事情也不干，这太没有意思啦！”

“那我，我能干什么事啊？”老修行连自己能干什么事都不知道，玄奘法师说：“你帮我弘扬佛法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还在世间上，现在没有什么人发愿弘扬佛法了。你去到大唐国，等我取经回来，好帮助我弘扬佛法。”

老修行本来不愿意去，但是想一想，时间太久了，唉，还是去作一作戏，到那地方看看，逢场作戏！他这一念想要作戏去，说：“那我怎么样去呀？”

“你从这儿向东，走到大唐国，你看房子是黄琉璃瓦的，就到那家去投生，等我回来，好帮我弘扬佛法。”这位老修行大约眼睛也没有睁开，就说：“好，我去了。”一边走路，一边好像没睡醒觉；等到了唐朝这个大唐国，眼睛还睁不开，一看那个房子是绿色的瓦，但是他没有睁开眼睛，就以为是黄的，于是就到绿琉璃瓦的家里去投生出世了。

玄奘法师到印度去取经，也到那儿学佛法，听了很多法师讲经，跟了很多法师修禅定，一去去了十四年。十四年了，他就想，他有一位老同参到中国去了，他要回来找一找这个人啦！于是在印度把事情都办好了，就向回走。

在他要去印度的时候，和唐太宗有一个约会，唐太宗问他说：“国师！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”他说：“现在你看这松树枝子向西歪著，这棵松树什么时候向东歪，那个时候我就要回来啦！”这是一个预言。有这么一天，唐太宗一看，宫殿前面这一棵树，枝杈都向东弯了，唐太宗就想起玄奘法师走的时候说过，他回来时这树就会向东弯。现在所有的树枝都向东弯了，喔，玄奘法师回来了！就带著文武百官到西门去迎接国师，果然就迎著玄奘法师回来了。玄奘法师回来第一句就说：“皇帝陛下！恭喜你又生一个儿子啊！”

“没有啊！你走时我那个太子，现在还是这一个太子，我没有多啊！”

“不对，我给你派了个儿子，怎么会没有？”

“国师！你是不是作梦啊？怎么尽说梦话呢！”

玄奘法师听皇帝说没有，于是就作观来查查看。喔，这位老修行真是走错路了！他一观察，知道这个老修行因为眼睛没有睁开，跑到大将尉迟恭的家里去托生了，作了尉迟恭的一个姪子。玄奘法师就向皇帝说：“这位尉迟恭的姪子一定要出家，跟著我弘扬佛法。”就说他是怎么怎么一回事。

尉迟恭无所谓的，他叫他姪子出家，但和他姪子一商量，他姪子不肯出家，说：“不行，我不能出家，我怎么可以捨得世间这么好的东西？出家太苦了，我不出家！”

那么玄奘法师又去找皇帝了，说：“皇帝陛下！你要帮我的忙，因为佛教在中国当兴了。这个人前生是一位老修行，我叫他来托生的，他现在迷了不出家。你得要下一道诏书，叫他奉旨出家，如果他不出家就杀了他。这样子，他就不得不出家了。”你看，在那个君主时代，皇帝说话，谁也不可以不听的。于是唐太宗就下了一道诏书，叫尉迟恭这位姪子跟著玄奘法师出家。

尉迟恭的姪子说：“皇帝叫我出家，好，我去和皇帝讲条件；这条件讲好了，才出家；不合乎条件我是不出家的。”究竟怎么讲条件呢？

在玄奘法师请唐太宗下诏书的时候，已经对唐太宗说了：“我相信这一道诏书下给尉迟恭的姪子，他会来向皇帝要求出家的条件，无论他要求什么条件，你都可以答应他。”

尉迟恭的姪子就去见皇帝说：“本来我不愿出家，皇帝一定要叫我出家，我不敢不出家。可是，请求皇帝答应我三个条件。”

“喔，你要出家啊，不要说三个，三十个条件我也答应你，你就说说你这个条件吧！”

“我第一个条件：出家人不准喝酒的，但是我不能戒酒，我出家后，走到什么地方，必须要有四匹马拉著一车最好的美酒跟在我后边。这是第一个条件，皇帝您可以答应我吗？”皇帝本来不想答应他这个喝酒的条件，因为佛教里的五戒，其中一条就是戒酒；但是玄奘法师又预先告诉他，无论对方要求什么条件都答应他，皇帝因为相信玄奘法师，于是说：“可以，你是例外，我可以答应你，你不要愁你这个喝酒！”尉迟恭这个姪子，以为皇帝不应承，他就可以不出家，谁知皇帝答应他了。

皇帝问他：“你第二个条件是什么？”

“第二个条件：我最欢喜吃肉，而出家人吃斋，不吃肉。我因为生到武将的家庭里，学武的人一定要吃肉，我出家之后要有一车肉跟著我。这个肉

要新鲜的，一天都不能搁。”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冰箱，用一块冰装在一个箱子里头就叫冰箱了。所以他说：“必须要新鲜的肉，每一天都要换新鲜的，一定要有够我一天吃的肉放在车上，车上这箱子里头放很多冰，把肉放在箱子里。”皇帝想：你这么馋，肉都放不下！不过玄奘法师早就叫他答应他啦，就说：“也可以，第二个条件我也答应你，我供养你肉吃，供养你酒喝，那么你说一说你第三个条件囉！”

尉迟恭的姪子说：“这第三个条件哪，我相信你不会许可的。”皇帝说：“你说出来看看，或者我许可你呢！”他说了，第三个条件是：因为他有生以来就欢喜女人，欢喜美女，所以他出家之后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必须有一车美女在他后边跟著。皇帝说：“这真是！出家人怎么可以要美女呢？”但是玄奘法师又叫他答应，于是他说：“好，第三个条件我也答应你。现在你应该出家啦！”

尉迟恭的姪子以为这三个条件，皇帝一个条件都不会应承，想不到三个条件皇帝都答应了，这回他就要出家啦！皇帝就给他预备一车美女、一车酒、一车肉，共三车，送他出家去。这时候，文武百官和很多的出家人都知道他奉旨出家，就送他到庙上去出家。

到了大兴善寺，这个大兴善寺，从方丈室到山门口，有十个mile（哩）这么长的路，每一天晚间关山门，要骑著马去关的。那么从皇城送他去出家，接近大兴善寺那儿，就听见寺里钟鼓齐鸣。这是庙上有大的法事，就要撞钟打鼓。那个钟不是像我们这个钟这么小；那个钟扣在地上，十几个人站在钟里边都可以的，就那么大的钟！那鼓也很大的，这个鼓钟声差不多十里路远都可以听得见的。那么他朝著庙来了，一听到庙上的钟鼓响，豁然间开悟了：“喔，原来我是那个老修行啊！头上有那么多鸟在上面菟窝，我在那儿入定，我答应玄奘法师来帮著他弘扬佛法。”他得宿命通了，就向后面摆手，说：“你们这些车都回去了，我不要了。”美女也不要了，酒也不要了，肉也不要了，把这三车都打发回去了。因为他出家的时候有这个典故，所以在中国，称窥基祖师为“三车祖师”。

这位窥基法师最聪明，他能“目下十行字，耳听百人音”。怎么叫“目下十行字”呢？就是你看一行字，他可以看十行，比你快十倍。例如，你读这本英文书，一个钟头读完，他十分钟就读完了，甚至于五分钟就把这一本书读完了。这不是马马虎虎看，他也一个字一个字看，但他看得快。“耳听百人音”，一百个人同时说话，他也分别得清楚你讲什么、他讲什么。不是像我们，有两个人讲话，就听不清楚那个是说什么，这太笨了！

窥基祖师帮著玄奘法师翻译很多很多经典，所以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经典，多数是窥基祖师帮著翻译的。

这位老修行，在那儿坐了几千年，甚至于万年以上，也不觉得腿痛腰痠，也不觉得辛苦。所以我们坐二十几个钟头，这不算一回事。无论什么事情，你认为它很平常，不是很重要的，就没有麻烦了；你若认为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，很重要的，那就很多麻烦了。所以修行，要忍苦又要忍痛，不要怕腿痛。你现在怕腿痛不修行，不关上地狱门，不关上饿鬼门，不关上畜生门，将来那个痛苦更厉害；因此我们现在以忍一时的痛，来得永远的快乐。

在座的各位善知识！我不知道哪一位有好像三车祖师的这种根基，也不知道哪一位有好像五车祖师的那个来历。所以你们各人要向前勇猛精进，不要落人后，或者你们前生有的是比丘，或者有的是比丘尼，或者有的比丘变成比丘尼，或者有的比丘尼变成比丘，这都没有一定的。各位都要打起精神来，把一切的困苦困难打破，你就会有所成就了。

你如果腿痛了，可以骗一骗你那个腿。怎么样骗法呢？你这么样说：“你不要痛哪，我才坐下嘛！我坐下只有一分钟，一分钟你就受不了了？只有一分钟嘛！”你若能这样子骗你的腿：“才一分钟，等一等再痛，现在才一分钟啊！”那么你坐二十一个钟头也好像一分钟似的，这样它就不痛了。这个方法，你试一试看；如果不灵，再另想方法，OK？要是这个方法你用灵验了，这就是妙法。

窥基祖师生在一个武将的家庭里，所以他的性情很豪爽，身体长得很胖很高很大。虽然他记忆力非常好，学问也很好，但是在表面上看来，很粗气

，就是不文雅，不是像文人那么样文质彬彬的。他虽然不吃肉，吃斋了，但是吃得很胖。

有一次他听说终南山有一位道宣律师，修行非常地好，非常有道德，也非常有学问；总而言之，没有一样不好的，样样都好。感动了什么呢？他的道德感动了天人给他送饭。他一天吃一餐，专门修持戒律。他坐著一定要端端正正地像一座钟，站著一定要像一棵松，走路像轻风，躺著像一张弓；行、住、坐、卧四大威仪，他作得非常之好。因为严守戒律，守得清淨了，天人就想在他的面前来求福报，于是就发心给他送饭，每逢中午就给他送天人所吃的饭作供养。

窥基法师听人说，道宣律师是天人给他送饭，就想：没出家以前，所有的肉类都吃遍；出家以后，所有的斋菜也都吃过，就是没有吃过天上饭的味道，这天厨妙供，究竟是什么滋味呢？他这时候就打妄想了：“Yes，我到道宣律师那地方去赶斋！”因为在佛教里头，出家人和出家人无论从哪里来的，有东西大家吃，有地方大家住，不分彼此。他想，人间的饮食吃遍了，天上的饮食没有吃过，于是他预备到那儿赶斋；赶吃的去，吃一点天人所吃的饮食，于是就到终南山去了。

道宣律师所住的茅蓬，他早就知道在什么地方，所以在没吃午饭以前，他就到了。因为那时候他是个很有势力的大法师，一个大德高僧，道宣律师也知道窥基法师帮著玄奘法师翻译经典，就欢迎他到这儿坐，请问他来有什么事情？窥基法师很直爽地说：“我啊，肉也吃过，斋菜也吃过，人间的所有饮食，再好我统统都吃过，但是我没吃过天上人所吃的饮食。听说你是天人给你送供养，我到这儿来赶赶斋，也嚐一嚐天人所吃的饮食是什么味道，大约你不会不结我的缘吧？”道宣律师说：“当然当然！这儿每天受的供养都很多，你当然可以在这儿，我们一同应这个供养。”

他们在这儿等著，本来每一天，天人十一点半钟就一定给送供养来的，一秒钟也不会错的，这时候一定来。可是这一天啊，他从十点钟就来赶斋，等到十一点、十一点半，到十二点也没有来。道宣律师说：“或者今天有旁

的事情耽误了，或者等一等还会来。”一等，从十二点等到一点、两点、三点、四点、五点、六点、七点、八点……，也没有来。

终南山离长安有七十多里路，天黑了，窥基法师也不能下山了，那就在这儿住啦！他就很不高兴的样子，说：“听人说你这儿有天人给你送饭，你或者尽是欺骗世界上的人，哪有天人给你送饭？我今天来了，怎么天人就不来了？这分明是你打妄语，你持的什么戒律嘛！”就骂起来了，骂这位道宣律师。道宣律师因为持戒，也不和他辩，也不说为什么今天没有来，不讲话；两个人大约都不太高兴，心里不很欢喜。

窥基法师倒头便睡，睡得鼻息如雷，道宣律师心里就想：这还是一个国师？唉，一点修行都没有，睡觉这么大的声音，吵得我也不能打坐，也不能睡觉，也不能用功；早知道这样子，不叫他在这儿住。但是也没有法子，他睡著了，叫也叫不醒。

道宣律师在这儿打坐，坐啊坐，身上很痒，就用手到衣服里边摸，一摸，摸出了两隻蝨子；这两隻蝨子都吃得很胖的，好像小肥猪那个样子。他一看这两隻蝨子，怎么办呢？不可以把牠们杀了，不可以把牠们弄死，弄死犯戒了啊！怎么办？给牠们搬搬家吧！从手里把牠们放到地上去，还继续打坐。窥基法师还是像打雷，鼻息呼噜呼噜地。

第二天，道宣律师也发了脾气，说：“你啊，一点也不用功，整晚你都是睡觉。睡觉还不要紧，你这个鼻子呼吸，好像打雷这么大的声音，你扰乱了我，令我晚间一点也不能用功。你太没有修行了，还作国师呢！”他发脾气骂窥基法师。窥基法师说：“喔，你说我没有修行，你有什么修行啊？你是持戒的，是一个律师，昨天晚间你在身上拿了两隻蝨子，你不杀牠们，你把牠们掉到地上，这两隻蝨子一隻腿摔断了，一隻已经摔死了。摔死的这隻蝨子，到阎罗王那儿就把你告了，说你持戒律破了戒，杀生了。我在阎罗王那儿给你讲好话，说你是无心杀的。”道宣律师一听：“咦，奇怪了！怎么他睡得鼻息如雷，我拿两隻蝨子他都知道？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他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议。”于是就不敢再多说话了。窥基法师说完了这话，也就发脾气了

：“唉，我在你这儿赶斋，饿了一天，现在我这个肚皮是最难过了，你把我骗得太离谱了。唉，我要走了，一方面要赶回去吃饭，一方面知道今天再等，这个斋一定不会来了，还是赶回去，自己吃一点人间的饮食算了！”

他走了之后，第二天这个天人到时候又送饭来供养了，道宣律师也就发脾气了，说：“你昨天干什么来著？昨天为什么不送供养来？我昨天饿了一天，并且我还有贵客在这儿赶斋，你也不送来。”天人跪下来了，说：“请律师原谅，慈悲啊！我昨天也是依照这个时候送饭来的，但是到四十里地以外，金光闪闪，所以眼睛睁不开，没有法子再往前行路了。我就请问当方的土地神，为什么这么大的金光，照得我眼睛都睁不开，不能往前行路呢？当方的土地神告诉我，他说有个肉身菩萨到你这茅蓬里来了，所以我没有法子给送供养。今天呢，这个金光没有了，所以我又送供养来。”

天人这样一讲，道宣律师才生了大惭愧，说：“我责怪这位窥基法师，说他睡觉鼻息如雷，令我不能入定，原来他还是一个肉身的菩萨，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”所以以后他更加用功，更加精进，听见有人睡觉打鼾的，他也不敢轻看了。

所以你们谁睡觉啊，要是可以像窥基法师有那种境界，就可以睡觉；要没有到那种境界，就不要睡觉，睡觉把光阴都空过了啊！你要是肉身菩萨才可以睡觉，不是肉身菩萨不可以睡觉的。我也常常听人家睡觉那声音很大的，那么或者也是肉身菩萨现身，或者不是。我不管他是不是，是，我也不准他睡觉；不是，也不准他睡觉。所以在我们这禅堂里边，肉身菩萨和不是肉身菩萨都不能睡觉的，要参禅，要打坐，要打起精神来参这一句话头“念佛是谁”，问出来了，然后才可以睡觉；要是找不著是谁呀，那就要来找找这个是谁。

灵祐禅师（沩山老人）/ 唐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灵祐禅师（沩山老人）

唐·沩山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3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一位祖师，三百两银子虽然不是太多，在三年之中，甚至于他看都不看，这种定力你说是不是值得猴子都来恭敬他？

今天讲第三十七祖，在中国的祖师来计算是第十祖；在我们本宗来讲，则是沩仰宗的初祖——灵祐禅师。他是福州长谿人，俗家姓赵。他生来就与人不同，怎么样子呢？他作小孩子玩耍的时候，他作拜佛的游戏，带著一班小孩子来拜佛、念经，学著出家人这个样子，所以一般人称他叫小和尚；这时候还没出家呢！

小和尚有一天在前边院子里玩耍，又在那儿造庙、拜佛，这时候在虚空里边就现出瑞气祥云。这祥云瑞气就在他上边徘徊缭绕，转来转去，都是在他这儿，总也不去。又听到祥云瑞气里边，就好像天乐鸣空似的，奏天上的音乐，在虚空里头奏音乐。又好像看见有佛的真身，在祥云瑞气里边忽隐忽显。好像陈某某有一天在Fresno（城市名）看见观音菩萨，等他回去拿照相机，想到那儿照个相的时候，没有了。

这时候，不单小和尚一个人看见，有很多男男女女、老老少少都看见这种情形了，这祥云瑞气在空中不散。正在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来了一位老人，看那个样子，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位老人，又像罽宾人的样子。他就说：“这是十方的诸佛众圣，在这个地方现祥云瑞气这种灵异的境界，这个小孩子就是佛真正的儿子，将来他一定会令佛教大放光明。”这个小孩子，指的是灵祐禅师。他父亲、母亲都听见了，也认为是很奇怪的。那么老人说完了，向祥云瑞气就这么弹了四下手指，老人也没有了。

结果这一些个人，就都认为这一个小和尚不单是小和尚，而且将来一定是个大和尚了。于是乎他就也不干旁的，在大约十六、七岁的时候，就到福

州那地方拜法恆律师作师父，在那儿行苦行。他所行的苦行，每一天是勤劳工苦作，不怕工作多，他作的工作总比其他的沙弥、比丘加倍，甚至于他一个人作的工作，其他三个人都不能作他那么多，就在这儿行苦行。

行了三、四年苦行，就落髮出家了，这时他二十岁。出家之后，二十三岁他去受戒。在那时候，杭州有一位大善知识，他就跟著这一位大善知识学戒律。学戒律以后，就想到天台山国清寺去修行，走到半路上，遇著寒山大师。寒山那个样子疯疯癫癫的，就对他说：“千山万水，遇潭则止；得无价宝，赈卹诸子。”这是说千山万水，你遇著潭就要住在那个地方，你会得到无价宝，这无价宝可以来布施给一切的人。“赈卹诸子”，就是布施、赈济一切的众生，诸子也就是众生。他也不明白，就一边走路，一边念这几句：“千山万水，遇潭则止；得无价宝，赈卹诸子。”走疲倦了，就坐在那地方打坐，打坐也想这几句话是什么道理。“千山万水，遇潭则止；得无价宝，赈卹诸子”，这么走，一边走，一边参这几句话，就到了国清寺了。

到了国清寺，又遇到一个奇怪的人，这谁呢？拾得。他就告诉拾得说，他遇到怎么样怎么样一个人，这个人告诉他“千山万水，遇潭则止；获无价宝，赈卹诸子”，他也不明白这个意思。拾得说：“你不明白这意思，慢慢就明白了。你现在就在这儿修行用功。”他就在这参禅习定，和拾得也非常的有缘，天天在一起。

以后，灵祐禅师听说百丈禅师在洪州大雄山那个地方，弘扬曹溪的正脉。于是乎就到百丈禅师会下，会下也就是法座之下。一到这儿，百丈禅师对他特别好，就叫他作什么呢？作典座。什么叫典座呢？典座就是每一天叫厨师作什么菜、什么饭。譬如今天有二十个人，给他二十碗米；有三十个人，给他三十碗米，叫他预备什么菜。今天有人来，没有人来，人多人少，都由典座来指挥作饭的，这叫典座。你看，作饭的就叫饭头，烧火的就叫火头，煲茶的叫水头，这都有一个头。他就作典座，就是管这些个头的，这些头都要归他管。

有的时候火头若懒，他就去帮著烧火；水头要是罢工，他就去作水头；饭头要是没睡醒觉呢，他就帮作饭：他作这一些工作。因为作火头要烧火，他就拨火。啊，一拨这火，就开悟了！拨这火，烧烧火，他就开悟了，说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！”

他开悟了，百丈禅师也知道他开悟了，于是乎就叫他来，说：“现在湖南大沩山那个地方非常之好，应该在那儿建立一个道场，你应该到那地方去弘扬佛法。我不能去，因为我的法缘就在江西这个地方。你应该到湖南大沩山，去造个庙，建立道场。”百丈禅师说：“你去到那地方造庙，继续我们这个宗门，继续传我们这个禅宗，不要叫它断了，好度这一切的后学，一切后学你都把他们度了。”百丈禅师这么嘱咐他，叫他去作方丈，作住持。

这时候有一位华林师听见了，就来同他争方丈，说是：“我华林在这儿是首座和尚，若到其他的地方建立道场，应该叫我去呀！怎么可以叫一个典座去呢？典座不是上座，是很平常的一个执事啊！”你说百丈禅师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自己要派一个人去作方丈，就有一个人来和他争，争方丈来作。

百丈禅师说：“你想要作吗？现在你要对著大众说出一句话来，特别的一句话。你若能令大众都惊歎，佩服你了，就可以去作方丈。”说什么呢？百丈禅师指著一个淨瓶（就是在佛前有一个淨水瓶），用手指著这个淨瓶，说：“这个淨瓶，现在我不准你叫它淨瓶，你另外叫它一个名字。叫什么？”

华林师想了一想，说：“怎么样子也不可以说它是一个木头的。这个淨瓶，无论如何，我叫什么也不能叫它是木头。”他以为这是答覆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因为他知道这个淨瓶不是木头作的，所以他说我知道它不是个木头，怎么样我都不能叫它是木头的。

百丈禅师又问灵祐禅师说：“你说，它叫什么？”你猜灵祐禅师怎么样呢？一脚把淨瓶就给踢倒了，完了，就走了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根本就什么也没有，你可以叫它什么？它根本也就没有个名字，什么也没有——这是开悟的人彼此心里都知道。

百丈禅师所以问说：“不叫淨瓶，叫什么？”就空的嘛，没有了！但华林师不明白，他说：“反正我不能叫它是木头。”那么灵祐禅师一脚给踢倒了，就走了。百丈禅师就笑了，说：“这第一座的住持，你已经输给这个典座囉！”所以灵祐禅师以后就在大沩山造了同庆寺，创立沩仰派，就是沩仰宗。这个赞是这么样说的：“踢倒淨瓶，沩山浪起，水牯横眠，绿杨荫里，非寂非闲，谁委所以，一枝横出，春风桃李。”这个赞，你们看看佛祖道影上有了，讲不讲都没有什么重要。

现在讲一讲灵祐禅师到大沩山的经过。百丈禅师叫他去大沩山那儿作方丈，那儿连一个茅蓬都没有，不是说造好了庙，给他预备好了，叫他去作方丈。不是的，就叫他自己到那地方去造去。你造好了，你就作方丈；你造不好，就不要作。不是师父给预备现成的，徒弟到那儿等著作现成的方丈，不是的！那么灵祐禅师听百丈禅师的命令，就先到湖南长沙，以后就到大沩山，一看这个地方是不错的，但是离城市很远很远的，根本就很少人到，所到的人都是打猎的。这个山上就是野兽的家庭，野兽都在这个山上住，狼、虫、虎、豹什么都有。

在这儿最多的是什么呢？猴子。灵祐禅师就到山里头找一个很好的地方，坐那地方打坐。很奇怪的，猴子就给他送东西来吃，猴子来供养他。这一隻送一个桃，那一隻送栗子；总而言之，送能吃的东西给他。那么有十几隻猴子天天来供养他，给送东西来，他也够吃了，所以在这儿很好玩的。在这儿和猴子在一起，于是乎他就收了十几隻猴子的徒弟，给牠们说三皈依。这十几隻猴子也都很听话的，就天天轮班来这儿给他当值，今天你来侍候师父，明天牠来侍候师父，这么轮著来供养师父，大家也都很诚心的。

那地方人很少，以后过了一个礼拜的样子，那些个打猎的人看见他，大家一看，猴子都来供养这个法师，他们也就发了心，所以大家凑了一点钱，就给他造了一个小茅蓬。造了小茅蓬，在这地方他就修行。修行修行啊，这个消息传到作官的人那儿，就知道了，说：“猴子都供养这位老修行，这一定是很有道德的。那个野兽都不咬他，老虎也不咬他，有猴子给他作徒弟。”这么样子，就有一个在湖南作官的，听说这件事，就去看他。

去看，果然不错，有猴子在这儿给他看门口，来给他当值，这么样子服侍这位老修行。作官的一看，也就发心了，说：“好，你应该造个庙，等我和裴丞相讲一讲。”这位作官的叫李景让，“裴丞相是很信佛的，我去和他讲一讲，叫他来帮你造个庙。”那么裴丞相裴休，一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事情，野兽都皈依三宝，于是乎就来看他。来看他，一个小茅蓬里也没有地方坐，说：“好了，我给你三百两银子，你造个庙吧！”于是乎，把三百两银子放到他那个茅蓬外边的草里头。

回去后，因为裴丞相也很忙的，一过过了三年，又回来看他庙造得怎么样。当时三百两银子，等于现在甚至于有three million（三百万）这么多钱；因为那时候钱没有这么不值钱，一两银子就能作很多的事情。那么过了三年，裴丞相又回来看——哎，还是这个小茅蓬！这三百两银子他干什么用的？很奇怪，就说：“我叫你造庙，给你三百两银子，你怎么不造庙呢？你这三百两银子干什么用了？”灵祐禅师说：“你给我三百两银子？你放在什么地方呢？”“我放在你茅蓬外边那草里。”“你到那草里去找去嘛！”他往草里一看，三百两银子还在那个地方，也没有人动它。喔，这真是老修行！于是乎裴丞相就发心给灵祐禅师造庙，皇帝批准在那儿造个庙，造个同庆寺。以后裴丞相往生了，又有个崔丞相也是很相信灵祐禅师的，帮著他弘扬佛法，在那儿就特别恭敬这位禅师。

等到唐宣宗大中癸酉这一年正月初九日，这位禅师就向大家告假，对著所有的徒弟就讲了，说：“我今天要走了，和你们大家say good-bye（说再见）了。”说完了这话，就漱漱口、洗洗面，沐浴一下，然后结双跏趺坐，坐那儿，把眼睛一闭上，go to Nirvana（入涅槃）。灵祐禅师创立了我们这一派——沩仰派。在当时，有一个作官的就给他立了一个碑，到现在恐怕这个碑还有呢！他圆寂之后，这一些个门徒，就把他葬到山的右边，叫“栀子园”。现在灵祐禅师的坟墓还在湖南那个地方。

各位想一想：我们这一位祖师，三百两银子虽然不是太多，在三年之中，甚至于他看都不看，这种定力你说是不是值得猴子都来恭敬他？这种没有贪心的戒律，其他的野兽是不是敢来吃他？所谓“道高龙虎伏，德重鬼神钦

”，修行只怕你没有道德；你若有道德，龙见著你都盘起来，虎见著你要趴到地下，就像狗那么老实，像猫那样子，和人很亲近的。“道高龙虎伏”，能降龙伏虎。“德重鬼神钦”，你德行若多了，鬼见著你也叩头，神见著你也礼拜，对你恭敬。为什么鬼不向你叩头？因为你没有德行；为什么神不向你礼拜？因为你没有德行。有道德的人，就能有感应。好像这位灵祐禅师，猴子来皈依他，其他的野兽也受到猴子的影响来礼拜他。当时这情形要是讲得详细，那太多了，不过简简单单地讲一讲。这位裴丞相，以后很相信佛的，又送他儿子跟著沩山老人出家；因为他自己作丞相不能出家，叫他儿子替他出家。他儿子以后因为错说了一句话，被沩山老人给迁单，赶走了。那么这种因缘，或者明天晚间再讲，今天讲不完了。OK，今天就说这么多，还是要站起来跑香。

慧寂禅师（仰山老人）/ 唐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慧寂禅师（仰山老人）

唐·仰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2日开示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在仰山教化众生，一切众生都闻风而至，听见他这种道风都来亲近他。在他座下开悟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。

今天我们讲一位沩仰宗的祖师，就是“仰山老人”。沩山老人灵祐禅师，传法给仰山慧寂禅师。这一位禅师是广东韶关的人，他那个县份叫乐昌县，在家姓叶。这一位法师，一出生就欢喜坐禅，亲近善知识。等到十五岁这个时候，就向父母亲要求要出家，他父母亲都不许可，不许可他就不出家了。等到十七岁的时候，他又向父母亲要求一定要出家，无论如何要修行了，他

父母亲还是不许可。等到这天晚间，他父母亲看见两道白光，从曹溪南华寺庙上放两道白光照到他家里边，他父母亲一看这种情形，知道他这个儿子是有大善根，不许可他出家是不可以的。等到第二天，慧寂禅师自己拿一把刀，把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指，两个指头剁下来，拿这两个手指头跪到他父亲母亲的面前，说：“这个骨头、这个肉和这个血，都是父亲、母亲的，那么我还给你们这两个手指头，我现在要出家去了。”他父亲母亲一看，不许可也不可以，就许可他出家了。

他出家以后，就各处去参访善知识，学著怎么样修行。他也是日中一食，树下一宿；他在什么地方住，不过三天就跑了。当时有一位善知识叫耽源应真禅师，他亲近了五、六年就开悟，不过没有开大悟，只开一点小悟。以后又去亲近沩山老人灵祐禅师。在灵祐禅师的座下，他住了十五、六年，灵祐禅师时时尽心竭力地来教化他、提拔他，所以令他一天比一天智慧都开朗，一天比一天道业更增长。

灵祐禅师就传给他以心印心的妙法，令他到袁州仰山去住。他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，一切众生都闻风而至，听见他这种道风都来亲近他。在他座下开悟的人，不知道有多少。这位法师教化的众生是很多很多的，所以以后的人就称为沩仰宗，这个“沩”就是沩山老人灵祐禅师，“仰”就是仰山慧寂禅师。等到这位禅师圆寂的时候，他把手一伸，作这么一个样子就圆寂了，留下这个样子给后人，就叫后人照这个样子来修。这是沩仰宗的第二代祖师，要从菩提达摩那儿来算，就是第十一代。这是我们沩仰宗第二代祖师大约的经过。

法海禅师 / 唐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法海禅师

唐·金山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24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以这么有学问的人，到庙上来出家，要作这样的苦工，天天挑水，天天作水头的工作，一作就作了三年。

今天要讲裴休这个儿子，裴休是作丞相的，丞相这个职位，除了皇帝就是丞相最大了。他本来想自己出家修行，但是因为他治理国家，皇帝不准他出家，他就不能出家了。这个出家的愿力不能满，于是乎就和他儿子商量，问他儿子可不可以出家？他儿子已经是中秀才，又中过举人，作翰林了。这个举人，就是比秀才学问又高一点了；作翰林，就是进士之类的了，学问非常之好。裴休就送他到同庆寺，拜灵祐禅师作师父，请灵祐禅师收他作徒弟。

在这个时候，灵祐禅师庙里边已经有两三千和尚在那儿吃饭、在那儿住、在那儿修行。在山上这个水是很困难的，几千人用的水是要用很多，作水头的不够，灵祐禅师就说：“你叫你儿子出家，首先要在这儿作水头，就是挑水。这个挑水的工作，一早要三点钟就起来挑水，一天也不休息，挑到晚间十点钟才可以休息。”他就问裴丞相说：“你儿子可以作这种工作吗？”裴丞相问他儿子说：“你可不可以作这个工作啊？”他儿子说：“这可以的，我行苦行(ㄏㄥˋ)都可以的。”答应了，天天就在这儿挑水。以这么有学问的人，到庙上来出家，要作这样的苦工，天天挑水，天天作水头的工作，一作就作了三年。

三年之后，有一天，他到禅堂里去参观，一看，禅堂里那些个坐禅的人，有的在那儿睡觉，有的在那儿打坐，有的就在那儿站著。他就想：“我天天在这儿作苦工挑水，原来你们在这儿什么也不作，就是在禅堂里一天到晚睡觉，坐这个地方什么也不干。唉，以我这一种有学问的人来挑水，供著你们这一些个睡觉的人，在这儿吃饱了就睡，我行苦行，行得没有什么价值，没有什么意思了！”心里打这么个妄想，还没有说出来。

在大众之间走出去了，就和他同伴说：“唉，我们挑水这么辛苦，天天通身出汗，那一些个出家人在那儿就睡觉！”殊不知这一讲之后，灵祐禅师

就叫人来叫他了，叫他到方丈室里边。灵祐禅师说：“你不愿意作苦工了，是不是？”“不是啊，我还愿意作苦工！”“你愿意作苦工？你为什么说人家在那儿坐著睡觉，你这么辛苦，天天身上都累得出汗，这不是你不愿意作，是什么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过这么想一想，他们在那儿尽坐著睡觉，我天天这么辛苦，这怎么可以呢？”灵祐禅师说：“不可以呀？不可以，你赶快给我滚，赶快给我走，不准你在这儿住了。”就迁单，赶他走了。这赶走是真要他走，不是假叫他走，不是说说就算了。所以他就是想要不走也不可以了。

他就对灵祐禅师说：“我走，也没有钱，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灵祐禅师说：“你没有钱？好，我送给你一点钱，你可以走。”灵祐禅师给他钱，给多少钱呢？给八个半钱，一个大钱一个大钱的，八个半。怎么叫半呢？那有一个是小的。就给他说：“这是你作三年苦工的酬劳，就给你八个半钱。”“八个半钱能作什么呢？”“你不要管，不要管能干什么。你在什么地方把这八个半钱用没有了，你就在那地方住了，不必走了。”

他这个徒弟的名字叫什么呢？叫法海，法海禅师。于是乎收拾自己的衣服，带著行李就走了。他八个半钱到什么地方也不敢用，一路各处要饭吃，也没有用这八个半钱。走来走去啊，从湖南一走走到湖北，湖北走到南京，南京过了，走到镇江。镇江这个地方有座山，他要过河到山上去，偏偏摆船的就和他要钱，说：“我摆你过江，你要给钱。”他说：“你要多少钱呢？”摆船的说：“多了我也不要，少了也不可以的，你只要给我八个半钱就可以了。”也不多也不少，就要八个半钱。他有八个半钱，就把这八个半钱给这摆船的，就过河了。

到这座山上就住下了，那时候这个寺不叫金山，叫泽心寺。这个山很小的，不大，就在南京镇江那个江心，在长江的中间。他就到这座山上，到山上没有钱，也不能再回去了，就在山上住下了。在山上採树根，或者野草，或者有水果，吃这些个东西，在这儿修行。那儿有一个洞，他就在那儿住洞。有一天，他把这个洞往深了刨一刨，就在这个洞刨出很大的缸，这缸里边装了金子。他又一刨，不但一缸金子，这儿有三缸金子。三缸金子是很多了，

于是乎他有了金子，就用金子造庙，造了一座“江天寺”。

江天寺这座庙，在中国禅宗里头是最有名的。禅宗里头第一个就是金山，第二是高旻，“金山的腿子，高旻的香，海潮寺的哩啦腔”，在金山的人，那个腿子只坐得一尺八寸宽，不准多了，多了不行的，每一个人坐就是坐一尺八寸这个地方，也不准翻腿子。怎么叫翻腿子？不准调腿子，这腿调到上边，那腿调到下边，不准翻的。你坐那个地方，这一支香就是永远在这儿坐著，你腿怎么疼怎么痛，也不准动弹的；动弹，拿香板就打。你在金山一住，这个腿子就练出来了。因为人就是这样，你要是不管著他，他随随便便，痛了，就要放一放；有人管呢，他怕打，就不敢放了。你怕不怕打啊？所以金山寺腿子是最出名的。“高旻寺的香”，高旻寺这个香是一定的，它一定的时间，一分钟也不会错的。上海有海潮寺，这海潮寺的哩啦腔。哩啦腔就是调皮捣蛋，什么都干的，这叫哩啦腔；就是专talking, talking, too much talking（讲，讲，讲太多），这叫哩啦腔。哩哩啦啦地，就好像我说那个啦啦啦，这叫哩啦腔。

灵祐禅师，是他师父叫他到湖南那儿去开闢道场。他也学会了这个方法，叫他的徒弟法海禅师，也到这个地方去自己开闢道场。但是他徒弟就比他命运好，有三缸金子在洞里头给预备现成的，他只有三百两银子在草里头放著。所以他这个徒弟造金山寺（江天寺），造得非常之大。金山寺也有个宝塔。现在，金山寺不是在江中间了，那个江搬家了（编案：由于长江水流变迁，镇江在清道光年间开始和南岸相接，成为内陆山），这金山是在江的堰上，不是在江的中间了。那么在金山下边那个地方都成了街道，很多作生意的在那儿。

金山寺在中国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道场，但是这个道场很奇怪的，在中国历朝以来，每逢改朝换帝，就是唐、宋以后，一改朝的时候，金山寺就会被火给烧了，然后由国家再给它造起来，都是这个样子；在民国三十七年（西元一九四八年），金山寺也烧了。这金山寺，大约是不愿意见新朝代，所以每逢改一个朝代，它就烧了一次。

在中国的出家人，要是没有住过金山的，没有住过高旻的，那算不了一个参禅的人，必须要在这两座寺院里住过。或者在金山住过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这一出来，就是大禅师了。在高旻寺也是，在那儿住了三年、五年，或者十年、二十年，这一出来，这也是大禅师了。一般人就抢著来供养，争著来供养，恐怕供养不著。在金山和高旻这两个地方出来的出家人，难怪一般人争著来供养，因为他的威仪，这个修行的样子非常地好：到任何地方，他和人讲话，或者是作什么事情，都是眼观鼻、鼻观口、口问心，都是这样子；到任何的地方，他都是端然正坐，照顾自己的话头。所以很多佛教徒对他们都生很大的信心。

在中国的佛教，有真正修行的，也有真正不修行的。真正修行的，就是住持佛教；不修行的，就破坏佛教。我相信不单在中国是这样，就到任何一个地方，都会有这两种。那么修行的对那不修行的，一定是很慈悲的，他就修行、不修行都会原谅他。可是那个不修行的，对修行的就生出一种妒忌心，生出一种障碍心，一定想把这个修行的使令他也不修行，和不修行的人是一样的，那么他就欢喜了。

临济禅师 / 唐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临济禅师

唐·镇州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2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他陞座作方丈——这是被打出来的！大愚在打他的时候，才把他打开悟了。你不要以为打是不好，打会开悟的。

在中国，佛教由六祖以后分开五宗，这五宗有的传到日本去，有的传到朝鲜Korea去。临济就传到日本，曹洞也传到日本。云门、法眼、沩仰，这三宗是看门口，看家不到外边去。日本有临济、曹洞宗，究竟曹洞宗是怎么回事，或者有的日本人会知道，或者就不知道。“曹”是曹山，“洞”是洞山，是两个山合起来叫“曹洞”；也和“沩仰”是一样的，“沩仰”是一个沩山，一个仰山。云门就不是了，就是一个山就叫云门；法眼也不是，临济也不是。

临济宗这位祖师啊，以前很笨很笨的。在黄檗禅师那个地方住，住了三、四年就是在那儿专门作饭。当时有一位首座和尚，一看这个人这么忠厚、这么老实，一天到晚也不讲一句话，所以就没有妄语打，这是一个法器，就说：“你在这儿住多久啦？”

“或者是三年了。”

“你有没有向和尚请过开示啊？”

“什么叫请开示？”请开示他也不懂。首座和尚就说：“你穿上你的袍，搭上你的衣，拿著具到方丈和尚那儿去大展具，顶礼九叩首，然后你跪到那个地方合起掌来，请和尚开示开示你。”

“那我怎么说啊？”

“你就请问和尚，如何是祖师西来的大意？”

“这么样子，好，我就去囉！”

到了方丈和尚的寮房里，就大展具，顶礼九叩首，然后长跪合起掌来，说：“请问和尚，如何是祖师西来的大意？”黄檗禅师拿起香板就打起来了。这一顿香板，打得这位临济真觉得痛了，在那儿拿起具就跑，就打跑了。

第二天首座和尚看见他，说：“你昨天请开示怎么样？”

“你呀，你真害死人呢！我到那儿也不知说什么说错了，就是这一句话说完了，和尚就拿香板打我一顿。”

“哦，那或者你是有一点不对的地方，或者你跪没跪好，或者你合掌合得不恭敬，或者你说话说得不清楚，他听错了。你慢一点说，不要慌慌张张地嘛！”

“我到那儿很害怕的，所以说话就说得大约是不太清楚。”

“明天再去，你再去试一试，还是这么请开示。”

“还去？还去，还得挨打？”

“你不请开示？你在这儿住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得到啊，你要请开示才能得到好处的嘛！”

临济想一想：“请开示能得到好处？昨天我去是讲话或者讲得不清楚，我今天去慢慢地说，我看他怎么样！”就又穿上袍，搭上衣，持著具，到那儿又向方丈和尚来请开示，还是大展具，顶礼九叩首，长跪合起掌来了。这回慢慢讲，说：“请—问—和—尚—如—何—是……”，就刚说到这个“是”字上，黄檗禅师拿起香板又劈头盖脑打起来了，这回比昨天打得更厉害更重，甚至于把头都给打得肿起来了。

回去一见著首座和尚，就埋怨他说：“我说我不去，你单叫我去，被和尚又打了我一顿。”这临济被打了两次。首座和尚说：“哦，你到那儿怎么样情形？你说一说看。”他说：“我穿袍搭衣到那儿大展具，顶礼九叩首，你叫我慢慢讲，然后我就说：‘请—问—和—尚—如—何—是……’，我这么样子说的，到‘是’字这儿，和尚就把我打了一顿。”首座和尚说：“唉，你太愣儿了！”

“你叫我慢说嘛，我这不慢说了吗？”

“你慢也不要慢得太厉害了，你不快不慢才可以的嘛！”他一想

“或者是。”首座和尚说：“你再去请开示。”

“再去？再去和尚把我打死了！”首座和尚就说：“你不要怕打，要为法忘躯，为佛法把自己的身体也忘了。你怕打？释迦牟尼佛当初修捨身喂虎、割肉喂鹰，那比打还痛得厉害呢！他都不怕，你这打一点就不敢去了，那怎

么能修行呢？”临济一听，有点道理，说：“那我再去，和尚真不会打我了吗？”首座和尚说：“我保证不会再打你了，你去吧！”

第二天他又是照样穿上袍，搭上衣，手持著具。这回啊，一边走，这个心里头就变成了那个兔子在里边跳得不得了。那么走到方丈和尚房里边去，又是大展具，顶礼九叩首，长跪合掌，这回也不慢也不快，就说：“请问和尚……”，刚说四个字，黄檗禅师又拿起香板，这回呀，没有头没有身，就乱打一通，手也给打出血了，脚也给打瘸了，跑路也跑不太快了，具也不记得拿就跑了。这回就把衣单收拾收拾，“这儿我不能住了，作了三年饭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呢！这个和尚对我这么不客气地打，我不能在这儿住了，一定要走了！”

正收拾衣单要走，首座和尚又来了，说：“临济，你干什么？”“你害死我了！这个地方这碗饭我不能吃了，我再也不能在这儿住了，你就是想叫我饿死，我也不能在这儿住了！”他收拾东西，一边收拾，一边就哭。首座和尚说：“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！”

“你没有地方去，你怎么要走呢？”

“在这个地方和尚总打我，我怎么可以再住了呢？”

“你想要走，还要问方丈和尚去才可以的。方丈和尚打你三次了……。你现在要走，你要问问方丈和尚，你应该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“我不敢去了，我宁可饿死都不去请开示，我也不想开悟了。”

“不要紧，你这回去啊，无论如何和尚再不能打你了！你就到那儿向和尚告假。告假完了，你就请问和尚，到什么地方去好。”他根本也没有地方去，自己也不知道哪个地方会留他，会有饭吃。临济祖师那个样子，就这么样笨！

他这回收拾东西哭哭溜溜地，没有地方去，还要去问和尚囉！这回没有具了，到和尚那地方才把他的具又要回来，顶礼九叩首，又长跪合掌，说：“和尚我向您告假。”黄檗禅师说：“你告假，你到什么地方去啊？”

“我就是没有地方去，被和尚您打得我没有地方跑了，我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呢？”黄檗禅师一看，说：“喔，你要走，好了，你到大愚那儿去吧！”临济平时就知道大愚禅师在什么地方，这回和尚叫他到那儿去，他知道和尚叫他去，那地方一定会留他单的。那时候是挂单，你到什么地方要有人介绍你才能住。他担著衣单就到大愚那儿去了。

大愚这位方丈和尚也是个开悟的人，知客也是个开悟的，早就知道了。方丈和尚告诉知客师说：“你今天看见有一个叫临济的，他来挂单，你告诉我。”知客就等著。果然，等一等有一个和尚来了，到这儿挂单，一问名字叫什么？叫临济。这么样子，就通知方丈和尚了。方丈和尚，你说他怎么样呢？拿香板就在后边备著，出来了到这儿见面，临济一句话也没讲，根本就没开口呢，这位大愚说：“这个黄檗老婆心切！”老婆心切，就好像个老太婆那么慈悲。拿起香板又劈头盖脑，也没有等讲话就打起来了。正那儿打著呢，临济说：“好了！”上去把香板抢过来就要打大愚，大愚说：“不关我事，你去找黄檗去。”

那么他又回去，拿著香板到那个地方找黄檗去了。黄檗说：“好了，我让给你了！”就叫他陞座作方丈——这是被打出来的！大愚在打他的时候，才把他打开悟了。你不要以为打是不好，打会开悟的。你们谁想要开悟啊，就先来要打！

光穆禅师 / 唐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光穆禅师

唐·仰山

◎宣化上人1971年3月20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禅师是一位大手笔禅师，掌生杀造化的能力，所以他能观机逗教，应病下药，才能把众生的无明断了。

今天我们讲一讲沩仰宗的第三代祖师；从达摩祖师那儿算，就是第十二代的祖师。这一位祖师住在西塔寺，名字叫光穆。这一位禅师在生出来七天之后，就能自己站起来走路，等一个月之后，就能说话。他没有释迦牟尼佛那么一降生就一个手指天、一个手指地，说：“天上天下，唯我独尊。”他是七天之后能站，一个月之后能讲话。

讲什么话呢？他头一句就是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你看奇怪不奇怪呢？第一句话就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第二句话就是“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”，第三句就念“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”；他讲话的时候先称这三位佛的名字。阿弥陀佛是过去的佛；释迦牟尼佛虽然过去了，但是是现在的佛，因为现在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法还在世界上；那么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这是未来的佛。这就是他所说所念的：“南无过去常住佛，南无现在常住佛，南无未来常住佛。”你看，这一位法师出生一个月就会念佛！我们一岁之后会讲话，也要人教才会念佛呢，要没有人教也不会念的。

这个小孩子一个月之后就会念佛，所以他父亲、母亲就特别地对他印象不同，说是：“啊，这个小孩子怎么会念佛，这一定是个和尚来的！”于是乎给他取个名字就叫光。光的意思就是光明的光，又是佛光的光，意思就是可以光大佛教，所以他的小名就叫光。那么出家的名字呢？恰巧他师父的徒弟这个字，也排到“光”字上。这个小孩很庄严的，不调皮，什么时候都像个大人似的，所以就给他起个名字叫光穆。穆就是很庄严肃穆的样子，不随随便便地。

他出家之后，读孔子的书，他读得很慢；读道教的书，也读得很慢；一读佛教的书，他就非常地快。他读佛经的时候，首先就读《阿弥陀经》，读读的时候，就入了定，亲自见到极乐世界“七重栏楯，七重罗网，七重行树，黄金为地，昼夜六时，雨天曼陀罗华”这种境界。他也听过父亲、母亲说，他第一句话就是先念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；那么读完《阿弥陀经》，又得到

这种微妙的境界，极乐世界一切的庄严他都亲自见到。所以他一生啊，对阿弥陀佛是特别恭敬、供养、礼拜。

以后光穆禅师就接仰山老人慧寂禅师的法，作慧寂禅师的法徒。常常讲经说法，他讲经要讲“正闻”。“如是我闻”，他说这是“正闻”；不“如是我闻”，这就不是“正闻”。有一个人就问他：“什么叫正闻呢？”他就对这个人说：“正闻不是从耳朵闻的，不是从耳朵听见的。”你们各位想一想，不是从耳朵听见，是从什么听的？你们要是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听见的，这就是得到“正闻”了，也就开悟了。不从耳闻，这个是反问词。是从什么闻？从“性闻”，就是观世音菩萨所说的“反闻闻自性，性成无上道”，这是正闻。

又有一个人问他，说：“如何是西来的祖师大意？”你说，他怎么说啊？他说：“汝无佛性。”说你没有佛性。这就是告诉他：什么是西来大意啊？你若有佛性就是西来大意；你若没有佛性，那你就不懂西来大意了。又有人问他，说：“什么叫顿教？”他也就好像仰山祖师似的，这么样子作一个圆圈形——这个圆顿。什么是叫顿教？就是圆的，是圆顿。

又有人问他：“什么叫渐教？”他怎么样呢？他就拿手指头在空中拨了三下，这么拨了三下，也不讲话。所以古来的祖师或者举手，或者低头，或者一瞪眼睛，或者一张口，这都是叫你开悟的。或者是擤擤鼻子这么样子，这有一个动静，就叫你藉著他这个动静，你要是明白就是开悟了；你要是不明白，那就要慢慢修。所以古来的祖师，伸出个手来，或者这么样子一指，或者伸两个手指头，或者伸出五个手指头，这都是表法。这位禅师也是专门就作这种的动作，大约他没有得到乐说三昧，所以他不说，就是这么比画、比画。

这位光穆禅师是一位大手笔禅师，掌生杀造化的能力，所以他能观机逗教——因人说法、对症下药，因人施教、应病下药——才能把众生的无明断了。

佛印禅师 / 北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佛印禅师

北宋·饶州浮梁人

◎宣化上人1971年3月21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我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请问大人，你坐到什么地方？

今天给各位讲佛印禅师和苏东坡。苏东坡在苏州作过官，在镇江也作过官。他最初到苏州作官的时候，佛印禅师去见他，守门的兵就去通报，对苏东坡说：“有一位和尚来，想要见大人。”苏东坡对守门的兵就讲，讲什么呢？他说你去告诉这和尚，“府尊火正红”。府尊就是说苏东坡他自己，因为他在那儿作“一府之尊”，在苏州他是最大的官，所以叫府尊。那时候叫苏州府，所以他说府尊。你告诉这和尚“府尊火正红”，那个火烧得很红的，看看他说什么？你要到那儿和他好好地说，不要很大声也不要很小声，你好好地同他讲。

守门的兵，就是一个军人，就回去对佛印禅师说：“府尊火正红。”佛印禅师也说了一句：“门外一块铁。”这个兵也不懂，就回去告诉苏东坡。苏东坡一听，说：“啊，叫他进来。”那么就进来，佛印禅师拄著一根枴杖，把枴杖就放到台阶上，向著苏东坡打个问讯，作个揖，苏东坡就说话了：“山僧如何揖公侯？”说你山上一个修道的僧人，为什么要给作官的人来打问讯呢？你是作什么？

佛印禅师说：“大海终当纳细流，昨夜虎丘山头望，一轮明月照苏州。”苏东坡一听，这顶高帽子赶快就戴上，啊，高兴得不得了！因为佛印把他比喻成一轮明月。苏东坡问他，你这个山上的和尚为什么要给公侯来行礼呢？和尚本来是见著国王都不拜的，你为什么向一个公侯，一个作官的人来打

问讯呢？这个意思间，就是，“你向我打问讯是不是有所求于我啊？”“礼下于人必有所求”，你来见我，对我行礼，一定是有一个用意的，就有一个idea，You have an idea（你有一个用意）。

所以佛印禅师就说，“大海终当纳细流”，这个大的海啊，那个小的河流都要归到它里头去。“昨夜虎丘山头望”，我昨天晚间在虎丘山头这么一望，“一轮明月照苏州”，这一轮明月照著苏州城。一轮明月就譬喻苏东坡在这儿好像一轮明月，把大地都照得光明了。所以苏东坡很欢喜这顶高帽子，就很高兴地请佛印禅师坐下了。两个人一谈，就谈得很有缘的，以后就变成朋友了。

这苏东坡很骄傲的，总觉得他这个居士比和尚高。所以有一天苏东坡打坐，坐完了就作了一首偈颂，这偈颂怎么说呢？

稽首天中天 毫光照大千

八风吹不动 端坐紫金莲

“稽首天中天”，我给天中天叩头；天中天就是佛。

“毫光照大千”，我看见好像白毫相的光，照遍了三千大千世界。

“八风吹不动”，什么叫八风呢？八风是“称、讥、苦、乐、得、失、利、衰”。“称”，就是称讚你、讚歎你。“讥”就是讥斥你、讥讽你，本来你不好，他就“他是不错的啊……”，这声音讲得这么很长的。他要是真讚歎你，就“他很不错的！”不是说：“他—很—不—错—的”，这么一拉长声啊，就变了味道了。就好像牛奶，没有变味道你可以喝，一变味道你喝了就会疴肚的。所以一样的话，说是“啊，他很好的！”这是真正的讚歎；说“他啊，很—好—的！”这样子一讲，就不是好了，这叫“讥”。“苦”，就是苦，很苦的。“乐”，就是很快乐的。“得”，就是得到了。“失”，就是失去了，丢了。“利”，就是利益。“衰”，就是很衰败。

“称、讥、苦、乐、得、失、利、衰”这是八风，那么又有说利衰譭誉的，“譭”就是譭谤你。“誉”，也就是誉扬你，说你好，这和称讚差不多的意思。苏东坡说“八风吹不动”，这八种风啊，无论你是“称、讥、苦、

乐、利、衰、得、失”，我心里都不动，所以说八风吹不动。“端坐紫金莲”，我端然正坐在紫色的金莲花上边。

写完了这首偈颂，自己左看一遍，“嗨，挺不错！”右看一遍，“嗨，是很好！这首偈颂啊，佛印一定作不出来的，他或者连懂都不懂。”就写了一个条子，写上“稽首天中天，毫光照大千，八风吹不动，端坐紫金莲——苏东坡作”。派一个工人拿著，这个工人从江南带著这个条子，到江北去到金山寺给佛印禅师看。佛印禅师看过之后，就拿笔给写上四个字，怎么写的呢？这是很粗的话，很不文雅的！不过说出来不文雅，其实这也是真正的佛法。他写上四个字“放屁放屁”，就交给这个工人说：“你带回去给你主人啦！”

这工人拿著这封信回去，给苏东坡看。苏东坡以为是佛印和他打禅机、逗机锋，一定也有一首偈颂给他写回来。打开一看，这封信里边没有什么，就是四个字“放屁放屁”。喝，苏东坡可就发起火来了：“岂有此理！这个和尚简直的，什么也不懂，怎么骂人呢？”在中国，说你放屁这是骂人的话。“你怎么骂我呢？”于是乎从江南就到江北去找佛印禅师算账来著，说：“你这个和尚，怎么学佛法学来学去你学会骂人了？”气冲冲地，“哎，我写那首偈颂，怎么你说我所讲的是放屁呢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哦，你说八风吹不动嘛，殊不知我这两个屁就把你从江南蹦到江北来了。你连两个屁都受不了，哼！”苏东坡一想：“喔，对呀！我说我八风吹不动，他骂我，我怎么就火了呢？我还是不行，这火候还不行的。”于是乎就垂头丧气地，认输就走了。走了，回去总是放不下，说：“岂有此理！你说我放屁，这个亏吃得真不小，我一定要想办法报复，一定要把你胜了，输给你是不可以的！”

一天，又到金山寺去，到那儿见著佛印说：“嗳，老印，我要借你的四大作我的禅凳，我坐到你的四大上怎么样啊？”他以为佛印就是修忍辱，无论如何也不会把身体给他坐。他要借佛印四大来坐禅，佛印一笑，说：“好，我再反问你一句，你要是能不加思索答出来，那么我就满你的愿。你要是不能答覆我，说不出来，就要把你腰里繫的玉带放到金山寺，永镇山门来作个纪念，你说怎么样？”皇帝赐给作官的那个腰带子，在腰里扎的玉带，作

大官才有的。苏东坡说：“好！”于是就把玉带解下来了，放到桌子上，说：“你说吧！”

佛印禅师就说：“我四大本空，五蕴非有，请问大人，你坐到什么地方？”我地水火风这四大本来是空的，色受想行识这也不是有的，请问大人，你坐到什么地方？苏东坡这一想，没有话讲了。四大本空，怎么可以坐到四大上呢？五蕴又非有，也是没有的。那怎么办呢？正那儿想著呢，佛印禅师叫：“侍者，侍者，赶快来！”苏东坡以为他叫侍者给送茶来。侍者来了，佛印禅师说：“把这个玉带存到库房里去，收起来！”苏东坡一个惊愕：“喔，这回糟了！”真是糟糕了，把玉带也输了。所以现在苏东坡那个玉带还在金山寺保存著呢！每逢有客人，从正月初一到初三这三天，都拿出来展览给人看的。

苏东坡又输了！把玉带也输了，吃了很大的亏。他总想一定要胜利，一定要想个办法赢佛印禅师。他们常常讲笑话，佛印欢喜讲笑话，苏东坡也欢喜讲笑话。于是乎，他就想到讲笑话这个地方要战胜佛印禅师了。

有一次，他又想出一个新的方法来，想要骂佛印一顿。他到那儿说：“老和尚，古来的人为什么尽把出家人比作一个雀鸟呢？说话都作雀鸟那么来比呢？和雀鸟来对著呢？”佛印禅师说：“那你说说看囉！”他就说古来这诗句，“鸟宿池边树，僧敲月下门”，说这鸟晚上住在水池旁边的树上；僧人敲著晚间月亮下边这个门。你看，前一句就说的“鸟”，后一句就对著“僧”，他以为这就是骂佛印是个鸟了。苏东坡的意思是转著弯来骂这个和尚，说他是个鸟。佛印禅师说：“哦，那么现在大人你对著我，你就是个鸟囉！”苏东坡一笑，又输了！本来想要骂佛印的，这回被佛印反骂了。因为他说鸟对著僧，那么你现在对著僧呢，你就变成鸟了。所以苏东坡又没有话讲了。古来的人，也常常讲笑话。

佛印最欢喜吃好东西，他不是吃斋的，他又吃肉又喝酒。不但吃肉喝酒，而且专门去赶著吃肉喝酒，谁有好东西，他就赶到谁那儿吃去。尤其是苏东坡和黄山谷这两个人最欢喜喝酒吃肉，每逢一吃的时候他一定来吃。无论

在哪一个restaurant（餐厅）啊，哪一个饭馆子里吃啊，或者酒楼吃啊，他一定赶斋去。黄山谷和苏东坡两个就很讨厌。苏东坡说：“这个馋和尚，唉，怎么我们一吃饭他就来！我们也不好意思不叫他吃。我们想个办法来两个人好好吃一顿，因为你和他在一起吃，他吃得太快了，我们还没有吃好，他把酒都喝完了，菜也吃完了，肉也吃没有了。这真是令人不高兴啊！”黄山谷说：“我有办法。”苏东坡就问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？快点讲，快点讲！说来听一听。”

黄山谷说：“我们在街市上喝酒，在什么地方喝，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，他就知道来到我们这儿吃。我们大家都是朋友，也不可以说不给他吃。但是吃完了他也不给钱，这个和尚就是白吃。他又馋，又吃得多，又喝得多，我们两个人吃是够了，那么他来就不够了，有多少都不够吃。今天我们预备我们两个人的酒、两个人的菜，僱一艘船，到江中间去吃东西。这样，他无论如何也不会跑来赶斋了。”苏东坡说：“这是个好办法，我们就这样办！今天太晚了，明天我们再这么样作吧。明天中午或者晚间，我们就来吃一个饱、喝一个饱，慢慢吃，一边喝酒吃菜，然后再作诗。我们有时间慢慢地吃，和他在一起吃饭吃太快了，像抢东西吃似的。”

那么预备好了，买了好酒，也买了好菜，这个肉也是特别好的，鱼也是最好的，预备明天到船上去喝酒作诗。第二天，两个人就到船上去，说我们今天不要这么著急抢东西吃了，这个馋和尚没来，我们今天可以作一个吃东西的懒虫，慢慢吃。这个吃东西的懒虫不是说专吃东西，就是慢慢吃、慢慢吃，甚至于吃也懒得吃，不愿意吃。两个人到船上了，说我们先说一个酒令，这个文人都讲酒令。

苏东坡就说：“浮云推开，明月出来，天何言哉，天何言哉！”就是说天上的浮云，我把它推开，这个明月就出来了。你说明月出来了，浮云没有了，天它说什么来著？天它说什么来著？苏东坡这表示自己：我是一个参禅的人，说出来的话你都不懂的！那么黄山谷也说：“浮萍推开，鲜鱼出来，得其所哉，得其所哉！”就说江上有浮萍草，我把它推开，很新鲜这个鱼就露出来了。这鱼在江里头，牠是得其所哉了，得到牠生存的地方了。

两个人都作完了，这一边作诗，一边说酒令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吃鱼肉。“啊，今天真是好吃，今天吃得太自在了，太妙、太好吃了！”两个人就自鸣得意，觉得很高兴。正这儿高兴著呢，那个船板动弹了！船下边有一个船舱，动弹了，就有人说话了，说：“舱板推开，佛印出来，人焉廋哉，人焉廋哉！”他说我把舱板推开了，佛印我出来了，这个舱底下藏不住人，我要出来吃东西了。所以他们两个人这好酒好菜又被他都给吃了。佛印呢，也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？他们两个人开一个小会 have a meeting，不准任何人知道。喔，又被佛印不知道派了多少特务，把这个情报告诉他，他又去赶斋。

由此之后，他们认为佛印是有神通，说这个和尚可不能欺骗他，不管到什么地方吃，他来不来都要预备他那一份了。（编按：所以，佛印禅师虽然示现吃肉喝酒，但是他的境界不是一般人可以知道的。）

来果禅师 / 民国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来果禅师

民国·扬州高旻寺

◎宣化上人1971年4月1日讲于三藩市金山寺

他真放下了！参禅参得天也没有了，地也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，就变成一个法界性了。

高旻寺妙树老和尚，又叫来果老和尚，他是湖北人。在七岁的时候，就有一个法师教他念佛，念佛就念得晚间作梦，梦见极乐世界这个“七重行树，七重罗网”，那个“七宝庄严，白鹤、孔雀、鹦鹉、舍利、迦陵频伽、共命之鸟”；他在作梦的时候，就见到这种境界。以后他念佛念得更诚心，可以说是念得打成一片了。什么叫打成一片呢？就是旁的妄想什么也没有了，

只有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一念，时时刻刻也不间断，用功用得是很圆满。

他就向法师请教，说他梦中所见的境界，和他念佛的这种情形。这位法师就告诉他说：“你现在念佛念得这样子，这可以说是很诚心了。可是你要找一找这个念佛的是谁？”啊，这一下子把这个小孩子给难住了！就找念佛是谁，找来找去也找不著！找不著就发心要出家，可是机缘没有成熟。

以后机缘成熟，他出家了。出家之后，他在庙上住，觉得不得用功就跑了，跑到金山寺坐禅。他从庙上跑出来到金山，不懂得规矩礼法，一举一动都是犯过的。禅堂里不准睁眼睛，眼睛只看眼前三尺的地方，他常常把眼睛睁开，东张西望的。一睁眼睛，打一顿香板；往东望一望，又打一顿香板；往西望一望，又打一顿香板。禅堂里头就有这个毛病，专门欺负很愚痴的人，打他也没有什么事，他也不会反抗。走路也有一定的，要顺序而走。他走路从这边走到那边去，又被人打一顿，走路也挨打。人家坐那地方都是端然正坐地结跏趺坐，他坐那个地方东晃西晃，这么一晃，又打一顿。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打他，班首也不讲明白了为什么打他。说：“怎么不讲明白？这不讲道理！”禅堂里就不讲道理的，没有时间和你讲道理，打死你再说。

在一天之中，你说怎样啊？被打了四百多香板。要是放不下的人，这一打他会跑了。他也不跑，越打，他越在这地方注意要来修行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一些个大德高僧，都在困苦艰难里边跑出来的。人所不能忍的事情，他能忍；人所不能受的痛苦，他能受。这时候，他作什么观想呢？他就得到《金刚经》的好处。《金刚经》说“无我相”，他说：“既然无我相，怎么可以怕打呢？既然无我相，又怎么可以怕骂呢？骂随他骂去了嘛！打随他打去了嘛！”他因为就记得一个“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”。所以骂，他也不怕；打，他也不怕，就这么样子。

那一年，金山寺请一些新班首，这些新班首因为从来没有当过班首，没有打过人，都是被人打过，那么现在作班首了，就要报仇，说：“这回我作班首，我也一样打你们呢！”所以他一天被人打了四百多香板。这个班首心里想“我用他来试试香板”，就打了一顿。那一个班首也过来，“他打他，

他好像也不发脾气，我也来试一试。”啊，大家用他来试香板，打了四百多香板，竟把香板打断了十几块！不是说马马虎虎、普普通通，好像开玩笑似地轻轻打一下。你不要说肉啊，骨头都痛的！为什么要这样子？什么也不为，就是要打你。

这个打啊，是人最放不下的；骂呢，那还是小事，还不要紧的。那骂只不过说一说，没有痛，也没有痒；若打呢，那的的确确是很难受的。人都是血肉之躯，这个身体是血和肉作的，你打他，他怕痛。可是，这位老和尚在当参学的时候，就不怕打。那么你说：“他会不会打人呢？”他会打人，他的力量比谁都大。这位妙树老和尚，在没出家以前练过武术，一隻手有四百斤力量，两隻手就有八百斤，八百斤就几乎有一千磅，他可以拿动一千多磅的东西。但是，他有这么大力量，有人打他，他也不还手。

这样子经过一个时期，他真放下了！参禅参得天也没有了，地也没有了，人也没有了，就变成一个法界性了。法界虽大，也不比他大了；微尘虽小，也不比他小了。这就到“大而无外，小而无内”的境界上，然后他就开悟了。他能忍人所不能忍的，受人所不能受的。所以以后开悟了，作人天的师表，他也是这个法子，老规矩——用香板来打。谁到他那儿住，要不被他打过的，就不算当参学；一定要被他打过，这才是光荣。“被老和尚打过了，这是不错了，工夫有点成就了；老和尚若没打过，那没有什么意思。”你看，被老和尚骂、被老和尚打，认为这是最光荣的一件事情，你说愚痴不愚痴？被人骂、被人打还认为是好的——愚痴。修道的人多数就是这样的，修得愚愚痴痴地，修得也不知道好歹了，也不知道什么叫好、什么叫不好。好的，他也不动心；不好的，他也是“唉，和我开玩笑呢！”都没有什么轻重的。

慈航法师 / 民国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慈航法师

民国·福建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9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我将来要走的时候，你们把我这个臭皮囊放到两个缸里头，……要没有坏，没有烂，你们就给我贴上金身，作一个肉身。

再讲一位也是近代的高僧，就是台湾这位慈航法师。慈航法师没出家以前，觉得世间没有什么大意思，就对生死的问题，特别的注意了。

“怎么样子才能没有烦恼？怎么样子才能没有生死，得到真正的快乐？”他这样想来想去，以后就遇著善知识给他讲说佛法。一讲说佛法，他因为有一点小聪明，所以就开一点小悟，出家了，开一个出家的悟。出家了，就学习经典，越学习就越觉得有兴趣。以后他想，佛是出生在印度，所说的佛法、事蹟都在印度，于是乎就发愿到印度去，亲身参观佛种种灵感的古蹟。

他到印度，又到缅甸，朝缅甸的金塔；到印度朝拜菩提树，又到雪山去参观。回来他更加有信心，就开了智慧，也有了辩才，就常常讲经说法。在佛教里头所讲的，有一点就是大公无私这个大同的道理，讲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，我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也要孝顺世界人的父母；我慈爱自己的子女，也要慈爱世界人的子女。这么样子，他就讲“大同”的道理。

孔子〈礼运大同篇〉讲的是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”，人不独孝顺自己的父母，也要孝顺世界人的父母；不单疼爱自己的子女，也要疼爱世界人的子女。“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”，使老人有一个终养；壮年的人有所用，能去作工；幼年的人，就想法子来培植他，令他长大。“鰥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，皆有所养”，老而无妻曰鰥，老年的人没有太太，叫鰥夫；老而无夫曰寡，老年的人没有丈夫，叫寡妇；老而无子曰独，老而没有儿子，就叫独夫。幼而无父曰孤，很小的小孩子没有父母，这叫孤儿。“皆有所养”，都可以有所养。他讲的就是这

个意思，讲大同。

台湾这个蒋介石和他这些个帮凶，就发了脾气。发了什么脾气？说：“你这个出家人，是个共产党，抓！”抓住就给放到监狱里，一放就放了好几年。慈航法师，就那个肉身菩萨，在台湾被蒋介石给关起来好几年。以后有人又把他保出来了，他大约就不敢讲这个大同了，只讲一个小同。怎么叫小同呢？在他那个范围里头，和这一些出家人那么讲；有在家人呢，他就不能讲。

他很天真、很天真的！怎么天真法呢？有很多人供养他，譬如供养apple juice（苹果汁）啊，orange juice（橘子汁）啊，milk（牛奶）啊，或者无论供养他什么东西，他有的时候晚上睡睡觉就跳起来了，说：“喂，喂，大家快一起起身，我这儿有东西吃。”就叫大家都起来了，他有多少就给大家一份。大家就吃，吃完了东西，又睡觉去了，就这么样子。他这有很多的小和尚在他的座下，都在他那儿住。

等有一天，他就告诉大家：“我将来要走的时候，你们把我这个臭皮囊，给放到两个缸里头，这个缸底下一个，上头一个，把我放到里边封上它。过了三年，你们打开，如果这身体坏了、烂了，就用火烧了它算了。要没有坏，没有烂呢，你们就给我贴上金身，作一个肉身，好像六祖大师、丹田祖师、憨山祖师那么样子。”那么告诉大家，等第二天，就对大家说：“啊，我头很晕！”一说头晕完了，没有好久就往生了。

他的徒弟出家人、在家人很多，就依照他的吩咐，就把他装到两个缸里，放到一个龛里边，埋到地里头。到三年的时候，他徒弟也不敢开这个缸。开了怎么办呢？会不会又从缸里跑出来呢？那么等四年也没开。五年的时候开开，看见里边这个肉身还没有烂。本来他很胖的，但是肉还都贴到骨头上，都乾了。啊，没有坏！这个身体还是在这儿坐著，还是有鬍子，也有头髮。

于是乎就把他请出来了，给他贴了金，这现在台湾的肉身菩萨——慈航法师。这一位法师，大约就因为蒋介石把他放到监狱里，所以他吃得很胖，也无忧无虑地，在监狱用功用得很不错，就变成一个肉身菩萨。所以这个肉

身菩萨是蒋介石成就的。

具行法师 / 民国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具行法师

民国·云南

◎宣化上人1971年1月19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不认字，也没有什么学问，就是一念真诚。所以，他在临终把自己用火烧了，还像一般人这个身体一样。

我再介绍一位高僧给各位听一听。这一位高僧是近代，虚老在云南的时候收了一个徒弟，名字叫具行。他在没出家以前，是一个不识字的农人，就是种田的。以后他在庙上种菜，之后就出家了。出家，他还是在庙上种菜和作其他的苦工，好像烧水、煮饭、作菜，这些个苦工他都作；也行堂，就是其他人吃饭的时候，他给人添饭。

过了几年，他到外面去参方，到各处的丛林里去当参学。走了很多地方，他又回来了。回来在庙上还是种菜和舂米，像六祖大师在庙上舂米，他也舂米。还帮人作衣服，谁的衣服破了，他就帮他补；谁要没有衣服穿，他也帮他作。他作衣服的时候，缝一针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缝一针念一句“南无阿弥陀佛”，他时时刻刻都是念佛。本来不认字，把早晚的功课也学会了；把《金刚经》也学得能背得出来了。在庙上不讲话，只是念佛，不论谁说什么，他都是念佛：“南无阿弥陀佛、南无阿弥陀佛……”。

等到有一年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，衣服和被都卖给人了。他拿这个钱就来打斋、供众。之后，他就在大殿后边，用了几捆稻草，大约是两、三捆稻草，他坐到稻草上，手里拿著引磬念佛，自己把稻草点著了。点著，稻

草也著火了，他这引磬的木头把也烧断了，但是他还是在这儿坐著，衣服什么也都没有坏，还像一个好人在那儿坐一样。

这一班在庙上住的出家人，看见他这样子把自己烧了，就通知老和尚。老和尚那时候正在云栖寺，在那儿造庙。正赶上云南督军唐继尧也在那儿，这是民国的事情。唐继尧在那地方，老和尚就对唐继尧说：“这个具行这么样子作，你到那儿看看，怎么样子料理料理，帮他办一办。”唐继尧就去了。去到那儿一看，还没有烧坏，相貌还都是和这个人一样的，衣服也都没有坏。唐继尧就用手一抚他，啊，一抚之后，完全都变成灰了！本来像一个人的样子，那么用手一摸他，他便成灰了。于是乎唐继尧就给他办了一个追悼会。办追悼会的时候，全云南省三天不准杀生，来给他作法会。

这位具行法师不认字，也没有什么学问，就是一念真诚。所以，他在临终把自己用火烧了，还像一般人这个身体一样。结果唐继尧督军到那地方，他才变成灰了，这就是令唐继尧增加信心。以后唐继尧在云南更相信佛法，更提倡佛法。所以修行一定要往真的去作，往真的修行才能有感应的。

安世高法师（安清）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安世高法师（安清）

汉·雒阳·安息国人

◎宣化上人一九七○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以安世高法师的道德学问，还要去偿还宿生所杀的命债，所以因果是不可随便造的。

觉贤法师（佛驮跋陀罗）/ 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觉贤法师（佛驮跋陀罗）

晋·京师道场寺·天竺迦维罗卫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1月30日/12月1日、6日讲于美国佛教讲堂

若想振兴佛教，令佛法发扬光大，来教化僧人，这位觉贤大师是最相当的一个人。 他到长安后，鸠摩罗什法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，都请问觉贤法师。

今天再向各位介绍一位大德高僧。这一位高僧已经证得阿罗汉果，是谁呢？一定不是你，一定不是我，他的名字叫“觉贤”；他所觉悟的都是圣贤。这位高僧真是高到极点，为什么？他和释迦牟尼佛同姓，姓释迦，和释迦牟尼佛是一家人。他生在舍卫国，也就是丰德国。这个国家“国有五欲财宝之丰，人有多闻解脱之德”。他是甘露饭王的后人，他这个种族虽然是贵族，很尊贵的，可是他的命运不太好，怎么呢？生出来三岁，父亲就死了。你们都知道，人生出来没有父亲叫孤儿，“幼而无父曰孤”。他父亲叫什么名字呢？叫“法日”，梵语“达摩修耶利”。他的祖父叫“法天”，梵语就叫“达摩提婆”。

这位高僧生出来三岁，父亲就死了，他变成孤儿了，没有人慈爱他，就剩母亲来抚养他、照顾他；这是最不幸的。到五岁的时候，母亲也死了。一个五岁的小孩子，没有爸爸也没有妈妈，你说苦不苦？要是一般小孩子，哭哭喊喊找爸爸、找妈妈，没有什么意思。可是他呢？很聪明。他爸爸死了；又待两年，妈妈死了，他也不怎么哭，说人生是太苦了。他外祖父听说这个外孙子，父亲也死了，母亲也死了，他很聪明，像大人似的懂人性，就把他接回家收留去了，take care他（照顾他）。

外祖父一看他这么聪明，没有爸爸，也没有妈妈，这样好了，你出家作沙弥，这是最好的。于是乎外祖父就度他作沙弥了。这一作沙弥，正可以说是“得其所哉”，就是他所应该作的事情他作了。在这一班沙弥之中，他年纪虽然小，但是聪明，智慧很大。一般人读经书，要一个月才可以读完一部经；他呢？一天就读完了。他的师父就想：“这位小沙弥太不可思议了，你读一天就可以比其他人三十天读得都多，要不是聪明绝顶，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形？”这是在年十七岁的时候。他读佛经读了很多，有几百万卷。这些高僧都是读几百万卷经的；不是像你这位高僧，现在一部经、一卷经大约也背不出来；或者《心经》还可以。

他有一位同参叫什么呢？叫“僧伽达多”。僧伽达多这位沙弥和觉贤最要好，很佩服他的聪明才智。他们在一起住了一年多，可是也不知道这位觉贤同参是个什么境界。有一天，僧伽达多在一间静室里，把门在里边锁上打坐，从这打坐中，看见觉贤法师来了。他很奇怪地说：“我这门锁著，他怎么可以进得来呢？”就问：“你干什么来呀？”觉贤法师说：“我方才到兜率天去，问候弥勒菩萨才回来。”本来是一个人来的，但是说完了话，就没有了，看不见了。

僧伽达多想：“这是个圣人，原来这位老朋友、这位老同参已经证圣果了。”于是乎以后就很注意他，常常看见他有种种的神变，现出种种的神通。但是你若不注意，就没有人知道；你若一注意，就觉得是和人不同的。僧伽达多以后就用最恭敬的这种礼貌，来请问觉贤法师。因为他是以至诚恳切心来请问他，觉贤法师也就对他讲了，说他已经证得“不还果”——证了三果阿罗汉。但是他的志愿是愿意游化四方，到各国去弘扬佛法，教化众生。

这时候，他们两位就到罽宾国。罽宾国是当时一个国家的名字。偏偏这时候，在姚秦那儿也有一位法师到罽宾国去，这位法师叫什么名字呢？叫“智严”。智严法师到罽宾国一看，这些和尚在这儿，威仪严整，清淨修行，都是很如法地来修道。就说：“啊，我们中国的和尚要是像这样子就好了！可是我们中国现在没有善知识，所以也就没有人有机会可以开悟。”于是乎就发心想在这个地方，请一位善知识回到中国。

他就请问大众，说：“您们哪一位可以大发慈悲，行菩萨道，到我们中国去教化众生？”当时在罽宾国，有很多和尚，很多比丘，大家就推举觉贤法师。说是：“觉贤法师是北印度的人，他生在贵族的家庭，很小就出家修道了。出家修道又遇著大善知识，印度一位大禅师叫‘佛大先’，他跟著这位大禅师、大善知识学的佛法是深不可测，所以他可以去中国弘扬佛法，是最好的一位人选。”人选，就是选择一个人。那么当时，佛大先禅师也在罽宾国这个地方，就对智严法师说：“你若想振兴佛教，令佛法发扬光大，来教化僧人，这位觉贤大师是最相当的一个人。”

于是乎智严法师就向觉贤法师请求，请他到中国来。最初他不答应，智严法师就跪到他面前不起身，一定要他答应。跪了多久呀？大约最低限度也一、两天的时间。觉贤法师因为是个证果的圣人，也就慈悲心大发，答应了，说：“好了，我同你去！”因为当时不像现在交通这么方便，愿意坐飞机也可以，愿意搭巴士也很方便，或者坐火车，或者坐私家车。当时没有这些交通工具，要走路的。他是证果圣人，本来可以一飞就飞到中国来；但是不能够。为什么不能够呢？因为太惊世骇俗，令一般人太惊奇了。所以他不这样作，就走路，也是揹起sleeping bag（睡袋），一天一天走。一走，走了三年多，才走到交趾国。

在这三年多，经过六个国家。这六个国家的国王，一听说他要到中国弘扬佛法，都很高兴的，也都尽心竭力来供养他。走到交趾国，就是现在的越南，他就不走路改搭船了。这个船走走，顺著海这么往中国走，走来走去就遇到一座山。他对摆船手说：“我们可以在山这个地方停一停，不要向前走了。”船主说：“我们这是在海上，这个光阴是最宝贵的，怎么可以在这儿停呢？不可以的。并且现在又顺风，这顺风是很难遇的，这风吹著，我们这个船也跑得快一点，这不能停的。现在这时间不可以耽误的。”就不可以lost time（浪费时间），就不肯停。这船走走走，走出两百多里路，颳起大风来了，把船都给颳回来，颳到那座山的地方去了。这一班人才知道，原来这位沙门是有神通的。于是乎全船上的人都皈依他，拜他作师父，都争著来供养这位师父。

过了几天，这个风停了，这些人又要开船走了。他说还不要开船走，那么有的不听他话，就开船走。走了没多久，船在海里都翻了。那么他没有坐这船，当然就不会翻了，就在这儿停著。有一天晚间，他叫船主和所有的人，说：“我们现在开船走，赶快开船走！”在晚间，谁也不肯听他话，都不开船走。他说：“你们不走，我走了！”他把缆绳打开来，自己摆船就走了。他走没有多久，刚摆大约一个钟头的样子。哦，这个土匪就来了，把没有开走这些船上的人所有财宝都抢去了。所以这些人就知道这位沙门是不可思议的。

那么，他坐这个船走，走走，到山东，在青州登岸。这时候鸠摩罗什法师正在长安，他就到长安去见鸠摩罗什法师。鸠摩罗什法师一看见他，非常地欢喜，说：“哎呀，你可来了，我现在正需要你帮助呢！”两个人就研究翻译的工作，鸠摩罗什法师有什么疑难的问题，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，都请问觉贤法师，所以他对翻译经典是很有帮助的。有一天觉贤法师说：“你翻译的经典，看起来很普通，没有什么很特别，为什么你名誉这么高？一般人对你印象这么好？”鸠摩罗什法师说：“喔，大约因为我年纪大的关係。”

古来的人，自己不明白的道理，不是说我不明白也不问人，我一问人就好像没有面子了，没有这种心理。他自己不明白，就请问其他的人。鸠摩罗什法师的聪明智慧，本来已经很高的，但是他还要请教觉贤法师。

这个时候是姚秦的时代，太子叫姚泓。姚泓听见觉贤法师是辩才无碍，智慧无量，就想听觉贤法师来给他说法。于是乎就託鸠摩罗什法师向他讲，请他到宫里边去说法。鸠摩罗什法师和觉贤法师商量了很多次，以后得到觉贤法师应许了，就到宫里边去说法。

在说法的时候，鸠摩罗什法师就请法，他请什么法呢？他请问这个法怎么样才能空？用什么方法才能空这个法？觉贤法师答覆说：“众微成色，色无自性，故唯色常空。”这个意思是众微尘聚到一起，就有个色相。可是虽然有色相，但是它没有自性，所以就在色上当体即空，在这个色的本体就是空的。他这样子答覆鸠摩罗什法师。

鸠摩罗什法师知道大家还没明白这个道理。于是乎又问，问什么呢？说：“以极微来破这个色，那么在一粒微尘，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子呢？”觉贤法师说：“一般法师认为：要把一粒微尘也破了，这才算空。我想不是这样，我想不需要破这一粒微尘也就是空。”

鸠摩罗什法师知道一般人还是没明白，又问：“然则一微是常吗？”这个一微，它是一个恆常不变的吗？觉贤法师答覆：“以一微故众微空，以众微故一微空。”以一粒微尘积为众多的微尘，所以一粒微尘是空的，本来就是没的。那么众微尘是一微尘成立的，所以说“众微尘故一微空”，因为一微就是一个，众微要是散了，那么一粒微尘也空了。（注1）

当时一般的法师，就说觉贤法师讲得不对。他这个讲法，当时一位宝云法师翻译这两句话，或者这个意思没有翻译得太清楚，一般人就说是觉贤法师认为“一微”就是“常”了。他解释其实这不是的，因为单单一粒微尘是个色相，但是色无自性，所以是空了。积聚众多的微尘在一起，虽然是色，但是这个色是众多的微尘积聚而成的，所以你要把它分析开，也还是空的。（注2）

有一天，当时一些中国法师就问难，想与觉贤法师辩论这个问题，又叫大家请问这个问题，觉贤法师说：“夫法不自生，缘会故生。缘一微故有众微，微无自性，则为空矣。”“法不自生”，法不孤起，它不能单单地生起来；“缘会故生”，因为有这种因缘，它才生。缘生无性，没有自性，所以说当体就是空的。这是讲空的道。

在当时，姚兴是最相信佛法的，是他请鸠摩罗什法师来的。那么他供养出家人，供养多少？供养三千多人。当时这三千多出家人都是常常到宫里边来往，和宫里边的人、和一些作官的人都有很好的交情。因为皇帝信佛敬僧，这些宫里边的人也就都信佛敬僧，对出家人非常恭敬。这些文武百官，也都是恭敬僧人。这些僧人看皇帝都恭敬他们，所以就常常到宫里边去，这都是属于一种攀缘的性质——你修行不修行，跑到宫里边去干什么？一般中国的和尚，不单现在的攀缘，当时也是一样攀缘，就觉得自己是很有地位了，

很好。

唯独觉贤法师不去宫里边，不带著他的徒弟去攀缘。他不去攀缘，世间的事情很奇怪的，你不和他一样，他就妒忌你。譬如在一班坏人，就你一个好人；你若不参加坏人这一党，这坏人就对你很不满意的，表示他是最好的。所以当时一般僧人都是这样子。那么觉贤法师不这个样子，一般人对他也就不太满意。明的是说他真修行，背地里大约说他很多坏话。觉贤法师也多多少少知道这个情形，因为他已经证到三果阿罗汉，一定会知道。

知道，就等著要回印度去。他徒弟当时有几百人那么多，就对徒弟说：“我昨天看见印度有五艘大船向中国开来了，不知道多久能到中国？到中国，我就要走了。”这么样讲，他的徒弟就各处去说：“你们中国的和尚哪一位也不行，我们师父昨天晚间说看见印度来了五艘大船，若没有天眼通怎么能知道？”给各处这么一传，传出去啦！所以惹事都是徒弟惹出来的，什么麻烦也都是由徒弟惹出来的。你收徒弟就有很多麻烦，所以我不希望哪一个相信我，你们就是皈依我的，我希望没有人相信我；没有人相信我，我没有那么重的责任。

各处这么一传，传出去啦！这令人更妒忌了，“哼，你这个妖言惑众！”当时关内那些和尚就都反对他的说法，说这简直是标异现奇，他故意炫示，令人来相信他，很多人就譭谤了。譭谤是一件事，他几百徒弟里头有不少打妄语，讲大话的，很多坏的。譬如说什么呢？自己也不修行，就对人讲说自己也证果了。或者有的说我证初果了；那个对人讲说，我已经证二果了；有的又说，我证到三果了。他这些徒弟，就这么样讲。

这一讲不要紧，觉贤法师也没有管这个閒事，也没有说是：“你不可以这样子呀！你没有证果，不可以说证果了。你假充证果，这有罪的。”因为这些个坏徒弟，就想叫人相信，你看我说话灵验呀，我又知道什么呀，你将来有什么什么呀！尽用这种假的言论来骗人，自己也不修行，就想骗人。就这么样子，觉贤法师也没有管，这个又传出去了。

传到外边，这一些中国和尚就：这不得了，放不下他啦！当时有位道恆法师，是中国法师里头一个很高位的，就对觉贤法师说：“你现在说你知道在印度有五艘大船来到中国，佛自己都不准说他所得的法。”就是佛都不准说自己得到什么什么果位了，怎么样了，佛有这种的戒律。“你现在竟造谣言，根本没有这么回事，你就说由印度来了五艘船，这简直有什么证据呢？”当时因为也不能打电报，也不能怎么样去查问，没有现在很快打个电报，或者打个电话就知道：印度是不是有五艘船来，当时也不知道，所以道恆法师就说他打妄语，说：“你的徒弟，这个又说证果，那个又说他没有证果。这个这样讲，那个就那样讲，你自己的徒弟都管不了，你还能教化人？”

在这个时候，就因为说有证果，听说国家要干涉，把他一些个徒弟吓得有的改个名字就跑了，有的晚间跳牆就跑了。这些徒弟就怕有麻烦，都跑了。一跑，剩没有几个徒弟了！有多少呢？还剩四十多个。本来他有几百，现在剩四十多个。道恆就来迁他单，说：“你徒弟都这么样子不守规矩，在佛的戒律上，这不能共住的。从今天开始，你赶快想法子快走，这儿不能留你，你赶快要起单走了。”

觉贤法师说：“好，起单走，没有什么问题。我这个身体好像飘蓬似的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我的去留不成问题的。但是，最可惜我的抱负一点也没有说出来，这是很遗憾的一件事。”这样子，他就带著一些个徒弟，有一位叫慧观的大徒弟，还有其他四十几个徒弟走了。

他走了之后，姚兴听说了，就问道恆：“觉贤法师是抱著道到我们中国来的，想来提倡佛的遗教，你怎么可以因为这么一点小事，就赶他走了呢？这是不对的，你不可以因为一点小事，就令万人失去导师了（这个万人就所有的老百姓），都没有这种善知识了，这怎么可以呢？”于是乎就下命令赶快追，赶快派人去把他请回来。后边追上了，觉贤法师对这位使者说：“我知道皇帝陛下是很慈悲的，对我特别有恩。但是我现在不能再回去了，请你回去告诉皇帝，我们现在不能听他的命令了。”于是乎晚间连夜就带著徒弟跑了。

一跑，带著徒弟向什么地方跑呢？向庐山跑去。庐山当时有慧远法师在那儿提倡淨土法门。他因为久已闻名觉贤法师在长安那个地方，帮著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经典，对他很仰慕的，听他来了，高兴得不得了。两个人一谈，就像多少年的老朋友才又见面了。觉贤法师也在这儿帮著慧远法师来翻译了很多经典。在庐山，当时住的地方是很简陋的，就是很马虎。觉贤法师对住的问题毫不注意，一般人来亲近他，供养他什么东西，他也不接受，不受人供养。

这样过了一年多，他从庐山又走了。走到什么地方呢？到江宁，江宁大约就是现在南京这一带。他每天都出去乞食，他乞食，不论贫贱富贵，一律平等乞食。这个时候，宋武帝座下有个将军，这位将军叫袁豹，他平时不信三宝，不恭敬僧人。觉贤法师同他徒弟慧观等，到袁豹那儿乞食。因为袁豹不相信三宝，虽然是外国的法师来了，也对他们很薄的，就是不优厚地待遇他们，斋饭也很马虎的。

谈到斋饭的问题，吃斋的人要把斋饭调理好；若不调理好斋饭，不能修行，所以饮食也是非常重要。尤其吃斋的人应该常常换，譬如今天吃白菜，明天就吃萝卜，后天就应该吃豆芽菜或者粉丝，都要轮著来换。要作得不是像肉那么香，但也不是像屎那么臭，人吃了，才会比较好的。

袁豹这个斋菜作得半生半熟的，那个饭煮得也是有一半硬、一半烂的，就是半生熟的，大约这些人都没吃饱。袁豹也看得见这些出家人都没吃饱，就都不吃了。就说：“哎，你们都没吃饱，再多吃一点，不要紧啊！你们很少到我这儿来化缘，我没有好供养，你们吃一定要吃饱啦！”觉贤法师就说了，说什么呢？说：“你呀，心太小了！你供养的心有限，你不广大，所以现在你的饭已经没有了，你还叫我们吃什么？”袁豹还不相信，就叫人说：“不会！不会！快添饭。”这添饭的人说：“没有了，要再给另作了。”袁豹奇怪，和尚他也没有到厨房去看我的饭，怎么他就知道没有了呢？心里就有点奇怪的。

又过了一个时期，袁豹就问慧观，这位慧观是中国人，就问他说：“这个沙门是个何如人？”这个沙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慧观法师说：“这个沙门呀，德高无量，非凡可测。”说他这个道德最高无量，凡夫的人不能知道他，没有法子来测度他的这种境界，也就是所谓不可思议的境界。袁豹更歎异了，“哎，这世界还有这样的人？”因为他不可思议，于是乎以后就请他到南京那地方去住，住这个庙叫“道场寺”。那么在这儿住了一个时期，他非常地俭朴，和中国人这种的习惯完全都不相同，所以当时就得到很多中国的比丘、比丘尼恭敬供养他。

以后他又翻译了《华严经》，《华严经》前边有三万六千偈是他翻的。在这个时候，又帮著法显法师翻译《僧祇律》。以后在元嘉六年，他往生了，往生的时候，他七十一岁。这位证果的圣人，常常显神通，就被人妒忌，迁单了。在他的这些个弟子里边，只有四十几个对他是真正相信，跟著他逃走，其他那几百都跑了。这是觉贤法师简单的履历。

那么修道的人也免不了沽名钓誉的心，怎么叫沽名呢？就是想办法买一个好的名，不要一个不好的名；所以修道的人一比，就不比旁人，自比六祖，六祖是不识字的人，他都开悟！以前来几个也是这样，不比那个坏人的，都想比这个好的；他若是比好的，作得好也可以，他行为却不按好的作；名呢，就要一个好的名。

有一位居士到这儿来对我讲，怎样讲呢？说：“我啊，现在就吃肉边菜！”他不说他吃菜边肉，他说吃肉边菜，这吃肉边菜是谁呢？就是六祖。所以他就要比六祖吃肉边菜，他不比那个吃菜边肉的，他要比吃肉边菜的。有的人又给自己打算，说我怎么能叫人相信我呢？这就想办法了，想什么办法呢？就是用点神通好了，我变一个戏法，大家看著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，叫他们都相信；所以这一种的用心未免太苦了。

那么究竟怎么样呢？去学小孩子，他不用心，对妈妈发发脾气，发完就忘了，这是最好的。一般人以为我这是和你们讲笑话，其实不是的。你若能学到小孩子那个样子，那就是工夫成就了；你若不能像小孩子那样子，那还

要用功呢！像小孩子无心，一切都无心；作什么事情都不用心，这就对的；你所用心的事情那就错了，不用心的就是对了。要像小孩子，能这样子，这就叫返本还原了，到你本来面目那个时候了。

觉贤法师因为说有五艘船在印度到中国来，当时这些个法师就说他讲的不对。以后他到江宁的时候，果然就有五艘船是印度来的。那么一般人一问，这五艘船果然就是当时他所说的。因为这样子，一般人就对他更相信了。所以慧远法师也对他印象特别好，就给他写信告诉当时长安这些个僧人和姚兴皇帝，说他们当时是一种误会，替觉贤法师解释这种情形。

(注1)：什问曰：“法云何空？”答曰：“众微成色，色无自性，故唯色常空。”又问：“既以极微破色空，复云何破一微？”答曰：“羣师或破析一微，我意谓不尔。”又问：“微是常耶？”答曰：“以一微故众微空，以众微故一微空。”──《高僧传》卷第二

(注2)：时宝云译出此语，不解其意。道俗咸谓贤之所计微尘是常。馀日，长安学僧复请更释。贤曰：“夫法不自生，缘会故生。缘一微故有众微，微无自性，则为空矣。宁可言不破一微，常而不空乎？”──《高僧传》卷第二

求那跋摩法师（功德铠）／刘宋

高僧传─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求那跋摩法师（功德铠）

南朝．刘宋·京师祇洹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16日、17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来去自由，这是真真正正地自由！
你看，吃吃饭自己就走了；到后边坐著，就圆寂了。

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位高僧，这位高僧是南朝刘宋的时候。他是外国人，名字叫求那跋摩，翻译过来意思就是“功德铠”。他年轻的时候就愿意修行，也非常地聪明，他的祖父是罽宾国的国王，很有道德的，在罽宾国这个地方都很相信他祖父。他祖父的名字叫呵梨跋陀，翻译过来叫狮子贤，因为太刚直，就被其他人给赶走，不作国王了，所以他父亲没有作国王。他父亲叫僧伽阿难，翻译过来就叫“众喜”，意思是大家都很欢喜的。

他父亲就在山里边修行，所以功德铠生下来也就欢喜修行。到他年十四岁的时候，他母亲想吃山上野兽的肉。他就对母亲说：“所有的众生都好生恶死。您要吃野兽的肉，是伤害自己的慈悲心，并且还造杀业，这是不好的一件事。”他母亲听他这么一讲，就发大脾气，说：“你不去帮我打猎，找野兽的肉回来吃，还这么多的话讲啊？假设就是有罪的话，我吃肉也是我的罪，与你没有什么关系，我可以代替你受罪呀！”求那跋摩也不讲话了。被他妈妈发大脾气，骂了一顿，那么他也没有去打猎。

过了几天，他用锅来烧油，把油烧滚了，在无意中这油就把手烫了，烫破了几个地方，痛得不得了，这个时候他才十四岁，就跑到他妈妈那去了，说：“妈妈啊，我现在痛得不得了，请你快一点替我受一受这个疼痛。”他妈妈说：“你这个傻孩子啊！你太愚痴了，痛在汝身，我焉能代呢？”说痛楚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，我怎么可以代你受这个痛呢？求那跋摩就说：“现在我身体所痛的，您尚且不能代替我来受，何况来生的罪业，怎么又可以代我受呢？前几天，您不是说我去打猎造的罪，您可以代我受；现在我身痛，您都不能代我，那么这个罪业您怎么可以代我呢？”他母亲一听，哦，豁然明白了，这不可以代的！于是乎从此终身戒杀，终身不吃肉，就吃斋了。你看这个十四岁的小孩子，就可以感化他母亲来永远戒杀，持不杀戒。所以你们教化人哪，好像度你爸爸妈妈，都要有一个方法。求那跋摩不是油把手烫破了，是他故意烫破的，叫他妈妈替他受一受啊！因为他要找一个方法，说得他母亲信服了。果然这个方法很灵，一用把他母亲就感化过来。

当时有一个相面的相师，他一看你这个人就知道你可以作什么。相师一见著他，说：“哦——你这个人在三十岁的时候，就可以面南背北，登基作

大国的国王。如果你不作国王，也可以出家证圣果，作出世的圣人。”等到他二十岁的时候，就出家受具足戒。受具足戒后就到处弘扬佛法，一般人都恭敬信仰，对这位法师非常地相信。他所读的经典，大乘、小乘都读遍了，读了有几百万言，好像《楞严经》、《法华经》都能背下来。

他年到三十岁这时候，罽宾国国王死了，没有人可以继承作国王。罽宾国一般的臣民、老百姓就统统大家来选，一选就说：“求那跋摩既有道德又有学问，他要是作国王是最好了，可以帮助我们这个国家。”就请他去作国王，他说：“我现在出家修行不问世事，你们请我作国王，我不会作了，你们另选其他的贤能。”他推托不作国王，这个时候他就周游列国，印度所有的国家，他到了很多，去弘扬禅宗，弘扬大乘佛教。因为这一班的文武百官左一次请他，右一次请他，一定请他作国王，请了有一次、二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，甚至六次、七次来请，无论如何请他出来作国王。你说怎么样啊？这时候他就跑了！跑到深山穷谷，人看不见、找不著他的地方。一天吃点树叶子，或者吃点草根，在这个地方和野兽在一起，就这么样子来修行。

以后他又到狮子国，大约就是现在的锡兰，以前叫狮子国，到那儿去参学，又到那地方去弘扬佛法。在当时一般的人都知道这位法师，已经证圣果了。他对一切的众生都有一种的感动力，无论谁一看见他就发菩提心了。

以后他到一个国家叫闍婆国，在他没到闍婆国以前，国王的母亲就作了一个梦。什么梦呢？就看见一隻飞船，在那海里飞来一隻船，船上坐著一位沙门。第二天，果然求那跋摩法师就来了。国王的母亲就非常相信，“哦，我昨天晚间作了那个梦，就是这一位法师来了！我在梦中所看和这位法师差不多这个样子。”于是乎就很相信这位法师了，跟著这位法师学习佛法，受五戒修行。这一修行，修行的时间久了，学了很多道理。

有一天，国王的母亲就对国王说：“我和你很有缘的，所以你作我的儿子，我作你的妈妈，这是很不错啦！可是现在我信佛了，你不信佛，这个因果就不同了，恐怕将来再没有这么好的因果囉！因为我们两个所行的道路都不同了。”国王一听，妈妈信佛说这个话，也是欢喜他信佛，虽然没有一定

勉强他来信佛，但是言语之间的意思，已经表现出来了是欢喜他信佛。于是乎就对他妈妈说：“那好，我也受戒囉！”于是乎就勉勉强强地也跟著求那跋摩法师受了五戒：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。国王受了五戒，一开始的时候本来对佛法没有什么兴趣，以后时间一久了，因为求那跋摩法师是已经证初果的圣人了，所以讲的道理都很圆满的。久而久之，国王也就生了信心，说：“这个佛法真是妙不可言啊！太好了，我怎么不早一点研究佛法呢？”就对佛法生大信心，说：“真是幸亏我得到一位好的妈妈，我妈妈信佛，她度得我也信佛了，真好！”非常高兴。

正在高兴的时候，啊，有了麻烦了！什么麻烦呢？邻国就来和他作战了。这国王你说怎么办？就来求他这位师父说：“哎呀！信佛就有人欺负了，恶的人就有人怕，善的人就有人欺负。我以前没有信佛的时候，他不敢来和我作战。我现在信佛了，他来打我，我要是用兵和他去作战呢，就会杀死很多众生；要不战呢，我这国家就亡了。请问师父这怎么办？”这是要给他advice（忠告）。求那跋摩法师就说：“邻国来侵略你，你可以用军力来对付他，但是应该生慈悲心。你受过五戒了，要发一种慈悲心、怜悯心来对他作战，不要生瞋恨心。”国王听师父这样子告诉他，就这样去作，告诉所有的军队，都念“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”，都要可怜对方那个军队，不要以杀生为主题，要可怜他。

那么所有的军队就都念“南无观世音菩萨”，一边作战，一边念观世音菩萨。果然和敌人一作战，敌人就不战而退，没有打就跑了，被他这边这种的威德给吓住，吓得跑了。可是这国王也受伤了，被箭把脚给射坏了。打一胜仗回来，国王虽然受伤了，回来也很高兴。求那跋摩法师就用〈大悲咒〉加持水，洗他这个伤。用咒水给他一洗伤，过了三、五天好了，没有事，也不痛了。国王对这位法师就更相信了，信得很诚恳地。闍婆国王和邻国作战得到胜利，国王知道这真是佛法无边，于是乎就天天研究佛法，研究了一个时期，就得到一点觉悟，说：“作国王啊，很多麻烦的事情，这个事情也问国王，那个事情也问国王。莫如出家作一个僧人，没有这么多麻烦，人生在世何必这么放不下呢？”

这么样一想，国王就召集所有的文武百官，向他们来宣佈他要出家作僧人，不作国王了。这个文武百官一听，国王要作僧人了，就都跪在他的面前来请求，叫他不要推辞国王的地位，还是请他作国王。这一些个文武百官都痛哭流涕地请他作国王。在这个时候，他说：“可以，你们如果一定要请我作国王，我有三个条件，你们要依照我这三个条件嘛，我就不出家了；要不依照我这三个条件，我一定就出家作僧人，不作国王了。”这些文武百官说：“三个条件？什么条件？您讲一讲啦！”阇婆国王说：“第一个条件，凡是在我所管的国境之内，所有的地方都要恭敬三宝、供养三宝、皈依三宝，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这样子。”这个文武百官一想，说：“这事情我们可以作得到的，这可以的！第一个条件我们一定依教奉行。请问国王，第二个条件呢？”

“第二个条件，凡是我所管境内的老百姓，都要受五戒修十善。五戒就是戒杀、盗、淫、妄、酒；十善就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绮语，不妄语、不恶口、不两舌。老百姓都要受五戒，行十善，也就是统统都断宰杀，全国都要吃斋，不吃肉。”你看！这一位法师度了他母亲不吃肉了，现在又度他这位国王的徒弟、全国的人都影响得不吃肉了。他这位国王的徒弟这么样子一要求，这些文武百官说：“这个条件我们也可以接受。那么第二个条件没有问题了，请问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呢？”

国王说：“第三个条件，把仓库里边所有的财宝都拿出来赈济贫民，赈济有病的人，所有的这一些个鳏寡孤独，都散给他们。”“老而无妻曰鳏”，老年人没有太太的，就叫鳏夫，很苦的。“老而无子曰独”，老年的人没有儿子了，这叫独，也是很苦的。“幼而无父曰孤”，小孩子的时候就没有父亲了，这叫孤，这孤儿也很苦的。“老而无夫曰寡”，老年的女人没有丈夫了，这叫寡妇；年轻的要没有丈夫，这也是寡妇。年轻的人没有了太太，也叫鳏夫。不一定就是老了才叫鳏夫、寡妇。孟子那时候所订的“老而无妻曰鳏，老而无夫曰寡，幼而无父曰孤，老而无子曰独”，照他这个老啊，大约也都是三十岁以后的样子。“鳏寡孤独这四种的人都要用国家的财宝来帮助他们，维持他们的生活。”这个文武百官一听第三个条件说：“那也好！

这第三个条件我们也都答应您，没有问题。”所以闍婆国王又作国王。

国王就给师父造一个精舍。他说：“给我师父造精舍，一定要我自己去作工。我虽然是国王，但是我要亲身去作工，造这个精舍。”那么还有其他工人，当然他是其中工人的一份子。以国王的身分去给造精舍，很勤奋的，也不懒惰，在那地方给钉钉子啊，修理这个地方，修理那个地方。有一次，正在作工的时候，脚就被木头给砸坏了，啊，砸得肿得很厉害！那么回来又找师父，说：“师父！我今天作工把脚砸坏了！”师父说：“你尽自己没有事情找事情干，为什么要你自己去作工呢？”他说：“这表示我对师父的诚心啊！”这位师父说：“你表示对师父的诚心，就要受多一点痛苦啊！”于是乎就又用咒给他加持，哦，即刻就好了！所以他对于师父这个信心又很特别地有进步了。

在这个时候，中国南京那个地方的宋朝（刘宋），有位觉贤法师，他徒弟里有个叫慧观的，就听说求那跋摩法师的神通妙用不可思议，他在印度一带弘扬佛法，人人都相信他、供养他、恭敬他。慧观法师说：“我们一定要把这位法师请到我们国家来弘扬佛法啊！”于是乎写信奏明宋文帝，派交趾刺史，就是越南那个地方官去迎请这位法师到中国来。慧观法师等又派法长、道冲、道儁这些法师去迎请求那跋摩法师。正当在迎请还没有到那儿的时候，他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小国弘法，不是到中国。但是很奇怪的，就被大风把这位法师给吹到广州来了，所以宋朝又派人去迎接他。

闍婆国王啊，本来捨不得叫他师父离开国境，离开他的人。但是又一想，人不应该自私，他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，中国是个大的国家，应该让他师父到中国这个大国来教化众生。所以在几位中国的沙门没有到达闍婆国的时候，求那跋摩法师已经坐船到一个小国里去预备弘法，但是就因为顺风，坐的船遇到很大的风，一颳就把他颳到中国广东来了。

他到了广东之后，就到始兴。始兴是广东的一个县，这个县里头有座山，他看见这座山和印度灵鹫山是差不多的样子，所以把山的名字也就改成灵鹫山，他就在这山上造了一座庙。这座山有很多老虎，有人到山那地方就被

老虎给吃了。有的时候，他走路遇著老虎，就用拄杖 stick 按在老虎头上给虎说法，说完了虎也就走了。有过这么几次后，老虎见人也不咬人了。

他到这座山上造了庙，就有很多出家人在这住。他自己住的地方，离这个庙大约有一里路这么远，打引磬是听不见的。但是每逢一打引磬的时候，他就来了！正打引磬，或者上供啊，或者作什么佛事啊，他一定来！

怎么说他是证初果的圣人？证果的圣人行动和人不同的，他走路是离开地，有一寸这么高，他不走陆地，在空中走。别人看他是在地上走，但是他是在空中走。就是下雨天，他那个鞋的底下也不沾泥土，所以一般人认为这是圣人。

他在山上大约住了一两年，以后宋文帝坚持请他去南京，他就去了。到了南京，宋文帝对他讲：“我也想吃斋，但在作皇帝的环境之下却不可能。这情形很複杂的，不许可我吃斋，怎么办呢？”他对宋文帝说：“皇帝的修行和老百姓的修行是不同的，老百姓没有什么威德，不能作什么好事。你作皇帝的，不须要一定自己吃斋，你只要作种种的好事，令一切百姓得到好处，就是修行。譬如你发政施仁，命令百姓少杀生，就能救很多的生命，不是你在一顿饭不吃一众生，才算功德。你教百姓都不杀生，无形中就是你吃斋；你叫百姓都孝顺父母，就是你孝顺父母；你令百姓都改恶向善，也就是你自己修行。所以你不必说，我少吃一点肉或者少喝一点酒，才是修行。作皇帝只要能令百姓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这就是你自己修行了。”

文帝歎说：“一般的沙门都迷缘，一般的儒者都迷经。迷缘呢，就讲因果循环报应不爽；迷经呢，就执著文章典籍。今天我和法师这一谈论，这真可以了然天人的大道，天人的这种关係！”于是给这位法师造了一个祇洹寺，寺造成后，很多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在这修行。

有一天就在吃饭的时候，功德铠法师只吃了几口，饭没吃完就走了，回到方丈室里去，结上双跏趺坐，偃然而化，就往生了。等侍者跟著去一看，功德铠法师已经圆寂了。

这位法师在没圆寂以前，有很多灵异的事情，什么灵异事情呢？他坐静室常常一坐就一天，也不出来。吃饭的时候他也不吃，到什么时候他也不来，一班的沙门就派沙弥去看他。到他那一看，哦，满屋子里边都是青莲花，在他这个门口就有狮子在那儿！这位沙弥就喊起了，一喊，旁人到那一看，什么也没有！好像这种事情很多很多的。

他圆寂的时候是六十五岁。在没圆寂之前，他写了一篇文章，有三十六首偈颂，这个偈颂是说他自己这一生的经过。他一生怎么样修行呢？修死尸观，就看这个死尸，人死了尸首过几天就变了，由青色慢慢变得生出一种脓，烂了，然后生出虫来，把所有的血肉都给吃了，就剩一堆白骨头。这么样子观来观去，观这个死尸，他就明白，“啊，再美貌的女人，再美貌的男人，死了，这个尸首也是这样子，有什么可留念的呢？”就这么观，观来观去，他就得大自在了，得大快乐。在坐禅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那么好了啊！

他在得大自在，得大安乐之后，证得初果。以后又修行，就有很多人来供养他，这个人也供养，那个人也供养，一看这是圣人啦，人都争著来供养。他讨厌得不得了，这么多麻烦！于是乎就跑到深山里边去不见人，然后又从阇婆国证二果。他不是在大城市证的二果，是在一个乡下，这个乡下很幽静的，在那修行证二果。以后为了弘扬大乘佛教到中国来，来弘扬一个时期，他的因缘已经了了，所以自己就走了。这位法师来去自由，这是真真正正地自由！你看，吃吃饭自己就走了；到后边坐著，就圆寂了。他告诉徒弟他在哪一天圆寂，自己都预先知道，所以这一位法师境界是不可思议的。

在他圆寂之后，依照佛教的仪式要用火烧了。因为一般人对于这位法师信仰得很真诚，所以就用很多檀香来焚他这个肉身。正焚他肉身的时候，这一般人看见所烧的烟，都变成莲花的样子；又有一条龙，也在烟雾里边飞到虚空里去。所以在当时，这位法师所翻译的经典一般人都很相信的。

这一位法师在佛教来讲，功德很大的。我们学佛法的人应该学大德高僧，知道过去的高僧怎么样修行，我们也应该学习来修行。切记不要懒惰，不要以为多休息一个时候就是好处，必须要精进用功，人人都应该要快一点了

生死。出家的人应该修行用功；在家的人呢，也一样应该修行用功。

求那跋陀罗法师 / 刘宋

高僧传—百日禅系列（二）

上宣下化老和尚开示于1970年11月15日~1971年4月14日

求那跋陀罗法师

南朝·刘宋·京师中兴寺

◎宣化上人1970年12月22、23日讲于三藩市佛教讲堂

这位法师通达三藏——经律论，一心修禅习定，得到甚深的禅定三昧。 他礼忏拜佛，请佛开智慧，好会说中国话，果然满愿了。

今天讲一讲求那跋陀罗法师，这一位法师是印度人，你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不是中国人。但是他和中国人最有缘，跑到中国来弘法，一定要度中国人。他发愿从印度跑到中国，来教化中国的众生。这一位法师生来不太聪明，但是以后他学佛法，就开了大智慧，所以又比任何人都聪明。他通达三藏——经律论，一心修禅习定，得到甚深的禅定三昧。

他的家庭本来是个外道，为什么他那么愚痴呢？就因为他家里原来是外道，爸爸是个外道，妈妈也是个外道。外道外到什么程度呢？不准家里所有的人看和尚，不准家里所有的人接近比丘，信仰沙门。要看见比丘来了，就形容比丘比老虎还厉害，比毒蛇还恶，说这个近不得，你一近就没命了，你无论如何不能接近沙门。因为他家里有这种规矩，所以小孩子很愚痴，生出的小孩子，所谓“四六不懂”，不懂得四，也不懂得什么叫六。四、六他不懂，四个也不知道，六个也不知道，就是不识数。

那么求那法师，他怎么又聪明了呢？这个因缘很特别的。他有一次就见著一部《阿毘昙杂心论》，他一看《阿毘昙杂心论》就开了悟，说：“喔，这个佛教太妙了，佛法是太高了。”于是乎就从家里逃跑了，从外道这个门

里边鑽到门外边，鑽出去，就去访善知识。

他的因缘也不错，一到外边，他们平常所谓的老虎、毒蛇啊，他就遇著了！

遇著比丘了，这比丘就给他说法，“说是出家不容易的，不要说你自己出家，就是你看见出家人，这都是有善根，才能见著出家人”。你看，你们美国现在这些青年人都是有善根的，才能见著出家人。比你们老一辈的人见著出家人很少很少的；除非跑到国外去，尽作很多的holiday, vacation（度假）或者见到过比丘，在美国本国里很少见到的。或者有些见著是在picture（图片）、在book（书上）看见比丘的样子。真正亲近比丘是很少的，这我可以下断言。现在你们这些个青年人善根都成熟了，所以这个国家就有了比丘、比丘尼了。这位比丘就对求那法师说：“你见到三宝是很不容易的，你若是能出家作比丘，那更是不可思议了！”求那跋陀罗法师于是乎就把头剃了，当然是先作沙弥，以后才能受戒作比丘。

“求那跋陀罗”翻译过来意思是“功德贤”。本来在《六祖坛经》上有达摩蜜多，又有求那跋陀罗。果逸曾经问过我，说是：“达摩蜜多是不是六祖的尊证和尚？”这个没有法子考证，我可以这么样说，有两个达摩蜜多法师，因为同名字的印度人和西方人差不多，好像Steve我们这就有好几个，Steve Lovett，Steve…，又Steve…很多。当时印度人也是这样子，名字很多是重複的，大约和英文的名字差不多，所以就很多同名字的。尤其他或者有一个字、两个字不同，但是梵文翻到中文，中国人有的时候犯这种毛病，就说差不多可以了，差一点点不要紧，说叫Steve…就Steve了，不要叫那个…，就这么样子。因为这是刘宋（南北朝），宋代到唐朝已经一百多年了，那么一百多年以前的古人，不能再活到一百多年以后，还作六祖大师的尊证。所以求那跋陀罗和达摩蜜多，你可以说他是两个，不单单两个，你可以说他几百几千都可以的。不要一定追究是怎么回事，这些不关重要的，就是一个人的名字嘛！所以不需要在这个地方来用太多的功夫，费很多时间。

那考古的人简直地都是没有事情找事情来干的。考古就是查一查历史怎么样怎么样，这个人是什么时候，那个人是什么时候，这就吃饱饭了没有工作，他就那儿来弄这种没有意义的事情。愈考愈麻烦，说：“哦，这是假的，那个是真的！”世界有什么真的？有什么假的？没有的！你认为是假的就是假的，你认为是真的就是真的。好像现在，某一个国家说有个总统，你若没见到，可以说：“哦，那是假的。”就有，你也可以说是假的。若没有，你也可以说是真的。没有什么一定的定义。所以这位法师呀，本来他愚痴来著，他又聪明了，你说有什么一定的，是不是？都是那个人，以前信外道就愚痴，以后信佛就聪明了。所以这没有什么一定的。

这位法师在印度，到各处弘扬禅宗的道理，他在印度弘扬佛法很多年，就打了一个妄想，说：“中国大乘的根性已经成熟了，我应该到中国去教化众生。”可是他知道到中国教化众生是一件最难的事情，第一点言语不通，第二点路程非常遥远。于是乎他就想一个不费力的方法，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到中国去，要跑路，万里跋涉这太辛苦了，我就坐船好了。在船上可以天天不跑路，慢慢就到中国了，没有那么辛苦。”他想这么个方法，你说是不是聪明啊？若不聪明，你看他应该跑路，他就不跑路了，就因为他聪明——坐船。

你说坐船，但是也不一定就会到中国。他坐这艘船，走到一个海的中间，船就停在一个岛。本来是海，但是船走到这个地方，水都降下去了，就把这船放到海里边一个岛。这个岛是在海里边的，不是在海外边的；船在乾地上，船很大，人也抬不动，没有法子把它再搬到海里头去。这一些个人都认为在这个地方一定会死了，那时候不是像现在船那么多，很少的，不四通八达。求那法师想这个方法，却遇到这么一个魔障，这艘船不走了，他怎么样也想不到有这一种的困难。

但是这位法师聪明就是聪明，他也不著急，也不慌，他说：“我教你们在这船上的人，我们皈命十方三宝，皈命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大家都念观音菩萨，念十方佛。”于是乎大家都合起掌来，“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僧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”，念著念著，观音菩萨

在那儿大约就坐不住了，说是我得要去救这一班人去。所以观音菩萨就到这里，又有雨下了，这一下雨把海里的水又都涨起来，把这艘船漂著走了。漂走了还不算，顺风不知不觉地就把它颳到中国来了。所以说这位法师是很聪明的，他在那种困难的环境下，也不慌张，也不著急，还是一样相信十方佛，果然十方佛就把他送到中国来。

在刘宋有一个丞相，这位丞相信佛，就对他特别好。有一次就想要请他讲《华严经》。因为这位法师出家的时候，在印度有这么一个规矩，这么一种仪式——谁要出家了，就要抽一条籤，在籤上写的是经的名字，你抽到哪一部经的名字，就学哪一部经。这一位法师出家的时候，一抽就抽到《华严经》，所以他师父说：“你跟大乘佛法太有缘了，应该学《华严经》。”那么他就学习讲《华严经》、念《华严经》，时时刻刻都想著《华严经》的道理；所以到中国这位丞相就要请他讲《华严经》。

他讲几句中国话，好像早安、晚安啦，这些个good morning, good afternoon, good evening这几句常用的话他是会讲；但是要讲经呢，就不会讲了。要人翻译，大约当时的环境，中国人也没有人会梵语。他就礼忏拜佛，意思就请佛开智慧，好会说中国话，发这种心。拜了大约有一年多，有一天他好像在定中，又好像在梦中，就看见一位穿白衣服的人，手里拿著一把刀，另一个手拎著一个人头，这个人头是中国人的相貌，对他说：“你忧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唉，我因为从印度来，有人请我讲《华严经》，我也不会中国的方言，所以请佛帮助我，就是这一点！”这位白衣服的人说：“那不要紧，我现在给你换一个头，你就会说中国话了。你愿不愿意啊？我把这个脑袋换给你，把你的脑袋割下来？”他说：“如果你认为可以就可以囉！”这个人拿刀就把他头给砍下来，把手里拎著的头给他换上了，说：“你痛不痛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不觉得痛。”之后醒了，也不知道什么道理，所有的中国话他都会讲了，于是乎就开讲《华严经》。

求那跋陀罗翻译过来叫功德贤，又有一个名字叫什么呢？叫“摩诃衍”，就是大乘法。在荆州这个地方，谯王是宋朝的丞相，请他讲《华严经》，一讲就讲了三年。三年之后，这位丞相就常常有一种的恶梦，就问摩诃衍法

师是什么道理？摩诃衍法师告诉他，恐怕在一年之内，在宋朝里边就会有谋逆的事情发生。谋逆就是有人想要造反，果然在一年里边就发生了。因为以后这一位丞相也想要作皇帝，于是乎想造反。这个时候，摩诃衍法师忧形于色，面上现出来一种很忧虑的样子，可是他也没有讲。

丞相谯王就问他："你是个修道的人，近来为什么这么忧愁的样子呢？"于是乎功德贤禅师就痛哭流涕，劝这位丞相不要造反，说你造反是不会成功的。但是丞相不听他的话，就一定要造反，还一定要带著他一起去。为什么要带著他呢？因为一般人对于摩诃衍禅师非常地信仰，如果他在军中，一般的军人、老百姓，都会相信这件事情会成功的，于是乎就一起去。从荆州到南京，中间经过一个叫梁山的地方，在这儿两军就打起仗来了，一作战谯王这个兵就战败了！

在这个时候，他这艘船在长江里边，离岸很远很远的。这位法师想一定会被军人杀了，于是乎就拿著一根竹杖，跳到江里去。这个水仅仅到他膝盖，可是他用竹杖再往水里一试呢，竹杖又搆不著底，到不了水底下。这时候离两岸很远的，他想这回一定会死了。虽然水只到膝盖这个地方，但是离江岸太远，没有法子渡过江去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从后边来一个小孩子，大约有十二岁这么样子，拉著他往前走。他说："你这个小孩子，怎么可以渡得了我呢？"这么讲就觉得走了十几步远，到了江岸上。到岸上，他想把他所穿的衣服脱下来送给这个小孩子，来谢谢他。但是脱下来一看，这个小孩子没有了，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因为他在江里头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，他知道一定是观世音菩萨派善财童子来救他，把这种危险的事情就过去了。

到了江岸上，对岸还是有兵，就被兵给捉住。宋世祖一发兵去平谯王的时候，已经吩咐军队的人，说你们无论谁要得到摩诃衍禅师，一定要好好待他，把他送到京里来。现在把他逮著了，于是乎就送他去见皇帝。皇帝就召见他，同他讲话，说："我仰慕你很久很久了，很想见一见你，但是机缘没有成熟。到今天机缘成熟了，才能见著你。"摩诃衍说："我是一种业缘，才遇著这么个情形。现在皇帝你不杀我，我已经就非常的感激了。"于是皇帝把他送到祇洹寺去，在那儿住，又供养他很丰厚，常常在皇宫里边请他吃

斋供养。一般作官的也都皈依他，拜功德贤禅师来作师父。

有一次皇帝又请他到宫里头供养，这位法师因为时间的关係，没有剃鬍子，也没有剃头，他头髮也白了，鬍子也都白了。到宫里来的时候，宋朝皇帝就对这些官讲了，说是：“摩诃衍他智慧、辩才是人不能比的，并且也善晓人意。你问他什么，他一定很巧妙地答覆你。现在我问一问他，看看他怎么样？”于是乎皇帝和这一些个官就迎接他。皇帝说：“摩诃衍、摩诃衍，你是很远来的，但是现在唯有一件事情存在。”皇帝也没有说是什么事，这位法师就讲了，说是：“老僧从很远的地方来亲近皇帝，已经三十年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只有一个死在。”本来皇帝说“但唯有一在”，也就是说一个死在。他就这样给答覆了，所以皇帝很高兴，就叫摩诃衍坐到他旁边，喔，这些个官也高兴了，都特别注意这位法师！

在这儿住，这儿有个地方叫凤凰楼，在凤凰楼的西边给造了一个寺院。庙造成了，有很多的比丘来到庙上住，但是到半夜的时候，就常常有人来叫门。譬如这位比丘在他自己的房里睡，就有人来叫他的门，这人出去一看，又没有人。常常这样子，众人都认为是有魔鬼了，在这儿搅闹道场。摩诃衍法师听见一班人这么样讲，就点著香来祝愿，说：“你们各位在这儿住得很久了，与这儿很有缘的。现在我造这个庙，你们若是能在这儿住，就作庙上的护法善神；若不能在这儿住呢，就请你们各自随便，不要在这给修道的人添麻烦。”他祝愿完了之后，就有出家人、在家人十几个，在同一晚间都作了一样的梦，梦什么呢？梦见不知有多少鬼呀，都担著行李，拿著他的东西，都搬家了。由此之后，再没有人来叫门了。

有一年正月间，摩诃衍法师觉得身体有一点毛病，就向宋朝的皇帝和这一些个官员告辞。告假完了之后，结上跏趺坐，就入了涅槃，这个时候他七十五岁。

这位法师本来是个外道家庭的儿子，但是他出家之后，把父亲、母亲都度得皈依三宝了。因为他父亲、母亲知道他出家了，就常常叫他回到家里去见一见面。这时候他已经受了比丘戒，受了菩萨戒。他写封信给父亲、母亲

说：“你们如果还是守著外道的法，我就是回到家去见你们也没有什么益处；你们若能皈依三宝，那么我们时时都可以相见。”他父亲、母亲听见他这么样一讲，于是乎也就很受感动，改邪归正，外道法不修了，皈依三宝作了佛教徒。你们想一想，这位法师以前没有什么智慧，以后修行就开智慧了。又能把父亲、母亲都度得信佛，把外道的知见都改变了，所以是很值得我们每个人向他学习的。

我们修道的人都应该自己找一个榜样。要找一个好的榜样，我们照这个好的榜样去学习。那不好的呢，我们就当作戒师；好的我们就要效法他。所以我们看哪一个大德高僧，是我最欢喜、最崇拜，就学那一位。不是听完就没有事了，所以要特别注意。孔子说过：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。”这就是善者可以为法，不善者可以为戒。我们见到好样子的，就要向他看齐，和他一样；那个不好的样子呢，就不要和他一样。所以修行，在没有明白佛法以前，可以随随便便的，什么都可以作。明白佛法之后，就不可以太随便了，时时刻刻都要很小心、很谨慎的，“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”，就好像到深的水里边去，如果你不小心哪，就会淹死；又好像在薄冰上走，你错迈一步，就会掉到水里去。我们修行就是要这个样子。

这个高僧，高僧是从矮的地方走到高的地方去，不是他一出家就是个高僧，他是一点一点修行成功的。我们修道的人也都要这样子，要一点一点地往上修，不要任自己的性，说我欢喜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那不可以！必须要常常反求诸己，常常迴光反照，常常问问自己，我今天怎么样？早晨起来要发一个愿，说我今天要不懒惰、不任性，要没有贪心、没有瞋心、没有痴心。一早起发这个愿，到晚间呢？要算一算这个账，说：“喔，我今天一早起发的愿，是不是照这个愿去作来著呢？是不是我发愿要不贪心，这个贪心还更大？要没有瞋心，这脾气也更多？没有痴心，作一点什么事情糊涂就都来了？”要算一算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时时克己复礼，时时管著自己。所谓“摩诃萨不管他”，这个大菩萨不是管人家的，是管自己的。“弥陀佛各顾各”，我自己把自己照顾好了没有？总而言之，你若想往真了作，那菩萨会帮助你的。你若不想往真的作，往真的修行，那菩萨也不管你。

今年这一年就快过完了，今天是二十三，明天就二十四了。这一年过完了，又有一个新年来了，我们新年是要作一个新人，把那个旧的都放下。那么作一个新人，也就是作一个新修行的人。在中国叫老修行，老修行这个修行啊，都修行老了。我们这回要叫新修行，新修行永远都不老，作一个新修道者，就是作一个修行之中的第一个。那么第一个修行，在哪儿来说呢？是在这美国来讲，第一个先开悟的，第一个先成道的，这都叫新修行。说是法师你昨天讲修道不要有第一。这个第一不是你自己有的，是旁人给你的，你若自己想得到第一，那是妄想；旁人说你是第一，那就是真正第一了。想要作一个新修道的人，就要改变自己一切恶劣的习气，过去的那个人就像死了似的，等明年这个人就新活过来，作个新的。不要学这个小孩子（当时一个小孩在哭闹），这个小孩子就会磨妈妈。要学一个大人，大人不单不磨妈妈，也不磨爸爸，是很守规矩的。

所以我们听了之后，都要照戒律去修行，戒律是教人诸恶不作，众善奉行，也就是以前的种种譬如昨日死，以后的种种譬如今日生，改过自新，改恶向善，这样子才没有白信佛一回，一定能得到你所希望的利益。方才所谓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，什么是贤呢？什么又是不贤呢？贤人就没有私欲；不贤的，就只有私欲。贤人是想利益其他的人，不贤的人就是想利益自己。贤人就是大公无私；不贤人就是最自私，他不公只有私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地省察一下，特别地注意一点。我们若是能不自私，就是圣贤；我们若是只有自私，就不是圣贤。所以圣贤和凡夫只在一念间，你这一念的转移就是圣人，一念的不明理就是凡夫。所以你想作圣贤也是在你自己，你想作凡夫也是在你自己。

作圣贤和凡夫既然在你自己，那若想作佛呢？也是在自己，在你自己的一念心，你自己想作什么就可以作什么。作圣贤是容易，作凡夫也容易，甚至于作畜生、作饿鬼、堕地狱也都很容易的。你若想堕落三涂去，那是最容易不过的，你只要不守规矩，就和三涂接近了。你若尽作好事，这就和三善道接近了。所以佛才说：“若人欲了知，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一切唯心造。”你若想明白三世诸佛怎么成的，你就应该观看观看十法界这种变化

的性，一切一切都是从每一个人的心里所造成的。